

顏習齋集卷三

●四存編

存學

一

由道

聖人學教，治皆一致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孔子明言千聖百王，持世成法，守之則易簡而有功，失之徒繁難而寡效；故罕言命，自處也；性道不可得聞，教人也；立法魯民歌怨，爲治也。他如「予欲無言，無行不與，莫我知」諸章，何莫非此意哉？當時及門，皆望孔子以言；孔子惟率之以下學而上達。非吝也，學教之成法固如是也。道不可以言傳也，言傳者，有先於言者也。顏曾守此不失，子思時異端將盛，或亦逆知天地氣薄，自此將不生孔子其人，勢必失性學治本旨，不得已而作中庸，直指性天已近太瀉，故孟子承之，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斷不爲拙工改廢繩墨。離婁方員深造諸章，尤於

先王成法致意焉。至宋而程朱出，乃動談性命相推，發先儒所未發。以僕觀之，何曾出中庸分毫，但見支離分裂，參於釋老，徒令異端輕視吾道耳。若是者，何也？以程朱失堯舜以來學教之成法也。何不觀精一旨，惟堯禹得聞天下所可見者，命九宮十二牧所爲而已。陰陽秘旨，文周寄之於易，天下所可見者，主政制禮，作樂而已。一貫之治，惟曾賜得聞，及門與天下所見者，詩書六藝而已。烏得以天道性命窮畢諸口而人人語之哉？是以當日談天論性，聰明者如打諢猜拳，愚濁者如捉風騎夢。但彷彿口角，各自以爲孔顏復出矣。至於靖康之濟，戶比肩靡，皆主敬習靜之人，而朝陸彌場，無片鱗寸積之十。朱子乃獨具隻眼，指其一二碩德，程子所許爲後身者，曰此皆禪也。而未知二程之所以教之者，實近禪。故徒見其弊，無能易其轍，以致朱學之末流，尤之程學末流矣。以致後世之程朱，皆如右學朱學之末流矣。長此不返，乾坤尙與賴哉？或曰：佛氏託於明心見性，程朱欲救人而擯之，不得不抉精奧以示人。余曰：噫，程子所見，已稍浸入釋氏分界，故稱其彌近理而大亂真。若以不肯論之，只以君子之道四一節指示，雖釋迦惡魁，亦當垂頭下淚，並不必及性命以上也。然則如之何？曰：彼以空言亂真，若以不肯論之，只以君子之道四一節指示，雖釋迦惡魁，亦當垂頭下臣，並不必及性命以上也。然則如之何？曰：彼以其虛，我以其實。程朱當遠宗孔子，近師安定，以六德六行六藝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類教其

門人成就數千百通儒。朝廷大政，天下所不能辦，吾門人皆辦之；險重繁難，天下所不敢任，吾門人皆任之；吾道自尊顯，釋老自消亡矣！今彼以空言亂天下，吾亦以空言與之角，又不斬其根而反授之柄，我無以深服天下之心而鼓吾黨之氣，是以當日一出，徒以口舌致黨禍。流而後世，全以章句誤乾坤上者，只學先儒講著，稍涉文義，即欲承先啓後。下者但問朝廷科甲，才能揣摩，皆驚富貴利達。浮言之禍，甚於焚坑，吾道何日再見其行哉！友人刁蒙吉翻孟子之言曰：著之而不行焉，察而不習焉，終身知之而不由，其道者衆也。其所慨深矣！吾意上天仁愛，必將篤生聖哲，剷荆棘而興堯舜以來，中庸之道，斷不忍終此元會直如此而已也。

總論諸儒講學

僕妄謂性命之理，不可講也；雖講，人亦不能聽也；雖聽，人亦不能醒也；雖醒，人亦不能行也。所得而共講之，共醒之，共行之者，性命之作用，如詩書六藝而已。即詩書六藝，亦非徒列坐講聽，要惟一講即教習，習至難處來問，方再與講。講之功有限，習之功無已。孔子惟其與弟子今日習禮明日習射，間有可與言性命者，亦因其自悟已深，方與言。蓋性命非可言傳也，不特不講而已也。雖有問子路問鬼神生死兩宮，适向禹稷舜禹者，皆不與答。蓋能理會者，渠自理會；不能者，難講亦無益。自漢唐諸儒傳經

講而宋之周程張朱陸遂羣起角立，亟亟焉以講學爲事。至明而薛陳王馮因之，其一時發明吾道之功，可謂盛矣！其效使見知聞知者知尊慕孔孟，善談名理，不作惡不奉釋老名號，即不肖如僕，亦休澤中之一人矣。然世道之爲叔季自若也，生民之不治自若也，禮樂之不興自若也，異端之日昌而日熾，自若也；以視夫孔子明道而亂臣賊子果懼，孟子明道而楊朱墨果熄，何啻天淵之相懸也？僕氣魄小，志氣卑，自揣在中人以下，不足與於斯道。惟願主盟儒壇者，遠邇孔孟之功如彼，近察諸儒之効如此，而垂意於習之一字，使爲學爲教，用力於講讀者一二，加功於習行者八九，則生民幸甚，吾道幸甚！僕受諸儒生成覆載之恩，非敢入室操戈也。但以人之歲月精神有限，誦說中度一日，便習行中錯一日；紙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試觀朱子晚年，悔枝葉之繁累，則禮樂未明，是在天者千古無窮之憾也。

明親

大學首四句，吾奉爲古聖真傳；所學無二理，亦無二事。祇此仁義禮智之德，子臣弟友之行，詩書禮樂之文，以之修身則爲明德，以之齊治則爲親民。明矣而未親，親矣而未止至善，吾不敢謂之道也；親矣而未明，明矣而未止至善，吾亦不敢謂之道也。親而未明者即爲親，非大學之親也；然用其功於民，皆

再曰親。其親而未明者，漢高帝與唐太宗之類也；其親且明而未止至善者，漢之孝文、光武之流也。凡如此者，皆宋明以來儒者所共見，皆謂之非道者也。其明而未親，且親而未止至善者，則儒者未之言也。非不肯言也，堯舜不作，孔孟不生，人無從證其爲道者。一二聰明特傑者出，於道略有所見，粗有所行，遂自爲真孔孟矣。一時共尊爲孔孟焉。嗣起者，以爲我苟得如先儒足矣。是以或學訓解彙集，或學靜坐讀書，或學直捷頓悟，至所見所爲，彷彿於前人而不大殊，則將就冒認。人已皆以爲大儒矣，可以承先啓後矣。或獨見歧異，恍惚道體，則輒稱發先儒所未發，得孔顏樂處矣。又執知其非「大學之道」乎？此所以皆未之言也。天下人未之言，數百年以來之人未之言，吾獨於程朱陸王之外，別有「大學之道」焉，豈不犯天下之惡而受天下之僇乎？然吾之所懼，有甚於此者。以爲真學不明，則生民將永被毒禍；而終此天地，不得被吾道之澤，異端永爲鼎峙。而終此天地，不能還三代之舊。是以冒死言之，雖有志繼開者之一轉也。夫明而未親，卽所謂明非大學之明，然既用其功於德，皆可曰明。明而未親者，莊周陳搏之類也；其明且親而未止至善者，周程朱陸薛王之儔也。何也？吾道有三盛：君臣於堯舜，父子於文周，師弟於孔孟。堯舜之治，卽其學也；文也；其精一執中，一二人秘受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命九官十二牧所爲耳。禹之治水，非禹一身盡治天下之水，必天下士長於水學者分

治之，而禹總其成。伯夷之司禮，非伯夷一身盡治天之禮；必天下士長於禮學者分司之，而伯夷掌其成。推於九官羣牧成若是，是以能平地成天也。文周之治，亦卽其學也，教也；其陰陽天人之旨，寄之於易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治岐之政，制禮作樂耳。其進秀民而教之者，六德六行六藝，仍本唐虞敷教典樂之法，未之有改。是以太和宇宙也，孔孟之學教，卽其治也。孔子一貫性道之微，傳之顏曾端木而已；其當身之學與教，及門士以待後人私淑者，庸言庸德，兵農禮樂耳。仍本諸唐虞成用之法，未有改；故不惟募月三年五年七年胸藏其具，而且小試於魯，三月大治，暫師於滕，四方歸之；單父武城，亦見分體；是以萬世永遵也。秦漢以降，則著述講論之功多，而實學實教之力少；宋儒惟胡子立經義治事齋，雖分折已差，而其事頗實矣。張子教人以禮，而期行井田；雖未舉用而其志可尙矣。至於周子得二程而教之，二程得楊謝游尹諸人而教之。朱之得蔡黃陳徐諸人而教之，以主敬致和爲宗旨，以靜坐讀書爲工夫，以講論性命天人爲授受，以釋經註傳纂書史爲事業；嗣之者若真西山許魯齋薛敬軒高梁溪，性地各有靜功，皆能著書立言，爲一世宗信乎爲儒者。煌煌大觀，三代後所難得者矣。而問其學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爲者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者乎？此所以自爲得孔子真傳，天下

後世亦皆以真傳歸之。而卒不能服陸王之心者，原以表裏精粗全體大用，誠不能無款也。他不具論，即如朱陸兩先生，倘有一人守孔子下學以成法，而身習夫禮樂射御書數，以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屬而精之。凡弟子遊從者，則令某也學禮，某也學樂，某也兵農，某也水火，某也兼數藝，某也尤精幾藝。則及門皆通儒，進退周旋無非性命也，合內外之道也。如此不惟必有一人虛心以相下，而且君相必實得其用，天下必實被其澤。人才既興，王道次舉，異端可靖，太平可期。正書所謂府修事和，爲吾儒致中和之實地，位育之功，出處皆得致者也。是謂明親一理，大學之道也。以此言學，則與異端判若天淵而不可混，曲學望浩歎而不敢擬。清談之士，不得假魚目之珠，文字之流，不得逞春華之豔。惟其不出於此，故既卑漢唐之訓詁而復事訓詁，斥佛老之虛無而終蹈虛無。以致紙上之性天愈透，而學陸者進支離之識，非譏也，誠支離也。心頭之覺悟愈捷，而宗朱者供近禪之誚，非誚也，誠近禪也。或曰：諸儒勿論，陽明破賊建功，可謂體用兼全，又何弊乎？余曰：不但陽明，朱門不有蔡氏言樂乎？朱子常平倉制，與在朝風度，不皆有可觀乎？但是天資高，隨事就功，非全副力量如周公孔子，專以是學，專以是教，專以是治也。或曰：新建當日韜略，何以知其不爲學教者？余曰：孔子嘗言：「二三子有志於禮者，其於亦乎？」學之如某可治賦，某可爲宰，某達某藝，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王門無此，且其擒宸濠，破

新開，所其事者皆當時官吏偏將，謀弟子皆不與焉。其全書所載，皆其門人旁觀贊服之筆，則可知其非素以是立學教也。是以戚孫微君知統錄說，有陸王效薛論於紫陽之語而敢出狂想。少抑後二千年周程朱陸薛諸先生之學，而伸前二千年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先聖之道。亦竊附效薛論之義，而願持道統者，其深思熟計而決復孔孟之前之成法，勿執平生已成之見解而不肯舍，勿拘平日已高之門面而不肯降，以誤天下後世可也。

上徽君孫鍾元先生書

某髮未燥，已聞容城孫先生名，然第知清節耳。弱冠前，爲俗學枉度歲月，懵懵不知道爲何物。自順治乙未，願厭八股習，稍閱通鑑，性理諸儒語錄，乃知世間有理學一脈。己亥，在易水，得交高弟五修，乃又知先生不止以節著，連年來與高弟介祺，尤屬莫逆。德駕旋容時，已稟老親，全王法乾裝裹出門，將進叩。老親復以滯後不諧路，恐遭楊子之悲，阻之。數年，則聞復南矣。恭祝綬辭，蒙介翁不外，玷賤名其末。迨讀先生歲寒居文集，寄介翁札，不知過聽何人之言而憤之郡賢，列見之不勝惶愧。今在天地間已三十，有六德不加修，學不加進，曾不得大君子一提及之。每一念及，恨不身飛其城旁。茲先大母去世，服闋矣。幸大父猶康健，欲曲求俞允，今歲中一矢道範，未審得遂否也。敝庠耿師，東郡人也，以告林

南歸去先生七十開敢以便略吐愚衷於門下。某靜中猛思宋儒發明氣質之性，似不及孟子之言性善最真。變代氣質之惡，三代聖人，全未道及。將天生一副作聖全體，參雜以習染，謂之有惡，未免不使人去其本無而使人憎其本有。蒙昧先聖盡性之旨，而授世間無志人一口病。又想周公孔子教人以禮樂射御書數。故曰：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故性道不可聞，而某長治賦，某長禮樂，某長足民，一如唐虞之廷，某豐某刑，某禮某樂之舊，未之有爽也。近世言學者，心性之外無餘理，靜敬之外無餘功。細考其氣象，疑與孔門若不相似；然卽有談經濟者，並不過說揚語著種書而已。某不自憚撰有存性存學二編，欲得先生一是之，以挽天下之士習而復孔門之舊。以先生之德望卜之，當易如反掌，則孟子不得專美於前矣！論今天下，朱陸兩派，互相爭辯；先生高見平和，勸解之，不暇，豈可又增一爭端也？但某殊切杞人之憂，以爲雖使朱學勝陸而獨行於天下，或陸學勝朱而獨行於天下，或和解成功，朱陸合一，全行於天下，則終此乾坤，亦只爲當時兩宋之世。終此儒運，亦只如聽話著書之道學而已。豈不堪爲聖道生長歎息乎？粗陳一二，望先生靜眼一辨；及時發明前二千年之故道，以爲後二千年之新軌。則斯道幸甚！斯民幸甚！臨楮南望，不勝想慕戰懼交集之至！某再拜言。

上太倉陸桴亭先生書

葉聞氣機消長，否泰；天地有不能自主，理數使然也。方其消極而長，否極而泰；天地必生一人以主之，亦理數使然也。然粵稽孔孟以前，天地所生以主此氣機者，率皆實文實行實體實用，卒爲天地造實績。而民以安，物以阜，雖不幸而君相之人竟爲布衣，亦必終身盡力於文行體用之實，斷不敢以不堯舜不禹臯者，苟且於一時虛浮之局，高談袖手而委此氣數，置此民物聽此天地於不可知也。亦必終身窮究於文行體用之樂，斷不敢以感異端背先哲者，肆口於百喙爭鳴之日，著書立說而誤此氣數，壞此民物，負此天地於不可爲也。自漢晉泛濫於章句，不知章句所以傳聖賢之道，而非聖賢之道也；競尚乎清談，不知清談所以闡聖賢之學，而非聖賢之學也。因之虛浮日盛，而堯舜三事六府之道，周公孔子六德六行六藝之學，所以實位天地，實育萬物者，幾不見於乾坤中矣！迨於佛老昌熾，或取天地萬物而盡空之，一歸於寂滅；或取天地萬物而盡無之，一歸於陸脫。莫謂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人倫世故，舉爲道外，並已身之耳目口鼻四肢，皆視爲累礙贅餘矣！哀哉！倘於此有堯舜周公，固必回消爲長，轉否爲泰矣。即不然，或如端言卜仲二冉之流，亦庶幾行道脈於不墮，續真宗於不差，而長泰終有日也。奈何趙氏蓬中，紛紛躋孔子廟庭者，皆修輯註解之士，猶然章句也，皆高坐講論之人，

猶然清談也。甚至言孝弟忠信如何教，氣稟本有惡，甚與老氏以禮義爲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鼻爲六賊者，相去幾何也？故僕妄論宋儒，謂是集漢晉釋老之大成者，則可；謂是堯舜周孔之正派，則不可。然宋儒今之堯舜周孔也，韓愈關佛，幾至殺身，况敢議今世之堯舜周孔者乎？季友著審駁程朱之說，發州決杖，况敢議及宋儒之學術品詣者乎？此言一出，身命之虞所必至也。然懼一身之禍而不言，委氣數於終譟，置民物於終誤，聽天地於終負，恐結舌安坐，不撥溝瀆，與強暴橫逆，內人於溝瀆者，其忍心害理，不甚相遠也。某爲此懼，著存學一編，申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大旨明道不在詩書章句，學不在穎悟誦讀，而期如孔門博文約禮，身實學之，身實習之，終身不懈者。存性一編，大旨明理氣俱是天道，性形俱是天命，人之性命氣質，雖各有差等，而俱是此善氣質正性命之作用，而不可謂有惡。其所謂惡者，乃由引蔽習染四字爲之祟也。期使人知爲絲毫之惡，皆自玷其光瑩之本體，極神聖之善，始自充其固有之形骸。但孔孟沒後二十年，無人道此理，而某獨異又惛惛焉，恐涉偏私自是，誹謗先儒，將舍所見以苟就近世之學。而仰觀三代聖賢，又不如此。二念交鬱，罔所取正。一日遊祁，在故友刁文孝座，聞先生有佳錄，復明孔子六藝之學，門人姜姓，在州守幕實筭之。儼然如久旱之聞雷，甚渴之聞溪，恨不卽沐甘霖而飲甘泉也。曲致三四，曾不得出。然亦幸三千里外有注

張此學者矣！猶未知論性之相左也。既而刁翁出南方諸儒手書，有云：此間有梓亭者，才爲有用之才，學爲有用之學，但把氣質許多駁惡雜入天命說，一般是善，其性善圖說中，有「人之性善正在氣質，氣質之外無性」等語，殊新奇駭乎。乃知先生不惟得孔孟學宗，兼悟孔孟性旨，已先得我心矣！當今之時，承儒道矯派者，非先生其誰手？所恨家貧親老，不長操杖親灸進身門下之末，茲乘彭使之便，奉尺楮請教，所以所著並高弟執長禮樂執長射書執爲體用兼優，不惜示下，使瞽瞍之子，得有所景仰。尊奉倘有寸進，真一時千載也！山河隔越，不能多寄，僅以性學編各一紙，日記第十卷中摘一頁呈正。不勝南望愷切想慕之至！

學辨一

性亦須有辯，因吾友法乾王子一言，徹底無纖毫齟齬，莫有能發吾意者，遂有待今存學之說，將借吾黨身習而實踐之。易靜坐用口耳之習，爲手足頻拮据之業，非存性空談之比，雖賢者不能無顧惜故窠，憚於變革之意。幸相舉辯難，不厭反復，予撮其大略如左。病中亦多遺脫，不能盡述也。

己酉十一月二十六日，子抱病，復患足瘡，不能赴學，惟坐臥榻，謄存學稿。聞王子來會，乃強步至齋，出

所慮以實王子甫閱一葉遽置之几。盛爲多讀書之辯。子曰：「人之精神無多，恐誦讀消耗，無歲月作實功也。倘禮樂爛習，但略閱經書數本，亦自足否？」王子曰：「誦讀不多，出門不能引經據傳，何以服人？」子曰：「堯舜諸聖人所據何書？且經傳施行之證，佐紛紛亦奚以爲？今存學之意若行，無論朝廷宗廟，卽明倫堂上，亦將問孰爛周旋？孰諳竹絲？孰射賢？孰算勝？非猶是稱章比句之乾坤矣！且吾儕自視雖陋，倘置身朝堂，但憂無措置耳，引經據傳，非所憂也。」王子曰：「射御之類，有司事不足學，須當如三公坐論。」子曰：「人皆三公，孰爲有司？學正是學作有司耳。辟之於醫，黃帝素問金匱玉函，所以明醫理也；而療疾救世，則必診脈製藥針灸摩砭爲之力也。今有妄人者，止務覽醫書千百卷，熟讀詳說，以爲予國手矣；視診脈製藥針灸摩砭，以爲術家之粗，不足學也。書日博，識日精，一人倡之，舉世效之，岐黃登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可謂明醫乎？愚以爲從事方脈藥餌針灸摩砭療疾救世者，所以爲醫也；讀書取以明此也。若讀盡醫書，而鄙視方脈藥餌針灸摩砭，妄人也！不惟非岐黃，並非醫也。尙不如習一科驗一方者之爲醫也。讀盡天下書，而不習行六府六藝，文人也！非儒也。尙不如行一節精一藝者之爲儒也。」王子曰：「棟梁材自別，豈必爲棟樑哉？」子曰：「棟梁亦自拱把尺寸長成，成時亦有皮幹枝葉，世豈有渾成棟梁哉？」王子曰：「藝學到精熟後，自見上面，幼學豈能有所見？」

「余曰：『幼學但使習之耳，必欲渠見何爲哉？』」王子曰：『不見上面，何與心性？』余曰：『不然。卽如夫子使關黨童子將命，使之觀賓主接見之禮，有下於夫子，客至則見，客求教，尊長儉敬氣象，有班於夫子，或尊於夫子，客至則見，夫子溫良恭儉讓，侃侃聞闈氣象，此是治童子耳目乎？治童子心性乎？故六藝之學，不待後日融會一片，乃自童齡卽身心道藝一致加功也。且旣令渠習見無限和敬詳密之理，豈得謂無所見？但隨所至爲淺深耳。講家解一貫章，有謂曾子平日用功，皆是貫中之一，今日夫子教以從一而貫，夫用功於貫中之一，是夫子所以教三千人者也，豈得曰六藝非心性也？』王子曰：『禮樂自宜學，射御粗下人事。』余曰：『賢者但美禮樂名目，遂謂宜學，未必見到宜學處也；若見到，自不分精粗。喜精惡粗，是後世所以誤蒼生也。』王子曰：『弟見不足爲，若爲自是易事。』余曰：『此正夫子所謂「智者過之」。』且昔朱子謂要補填實是難，今賢弟又謂易要之，非主難亦非主易，總是要斷盡實學不去爲耳。』王子大笑。子曰：『李晦翁年踰五旬，勤力下學，日與弟子拈矢彎弓，甚可欽也。』王子曰：『晦夫叔嘗言射爲男事，何可不習？』余曰：『宋元來儒者，卻習成婦女態，甚可羞！無事補手談心性，隨危一死報君王。』卽爲上品矣！豈若眞學，一復戶有經濟，使乾坤中永享治安之澤乎？』王子曰：『六藝之學，誠有功於乾坤。』子曰：『不但爾也。子產云：「歷事久，取精多，則魂魄強。」今

於禮樂兵農無不嫻，卽終身莫之用，而沒以體用兼全之氣於天地是謂盡人道而死。故君子曰終。故曰學者學成其人而已，非外求也。」王子又笑。子曰：「此學終無行日矣！以賢弟之有志，且深信子，又入朱學未深，似無可戀惜，而猶難挽回如此，况彼已立崖岸者乎？」因復取首級篤進曰：「幸終觀之！」王子閱畢，喟然曰：「孔子是教天下人爲臣爲子，若都袖手高坐作君父，天下事叫誰辦哉？」撫卷歎息久之。余曰：「某急就三存編，以爲天生某，使復明此學而已，非身之材也。欲進之孫徵君，借以回天下。」王子曰：「人自爲耳，何必伊？」子曰：「天生材自別。伊尹聖之任，夏季之民，如在水火，何不出而延攬豪傑自爲奉天救民之舉，必待成湯之三聘乎？張良志復韓仇，亦嘗聚衆百餘，何不決於自爲，而終屬沛公乎？蓋天生王者氣，其爲主持世統之氣，乃足繫屬天下，非其人不與也。儒者教世，何獨不然？是其人也，天下附之，非其人也，學卽過人而師宗不立。如龍所至則氣聚成雲，否則不可強也。况愚之庸陋不足數乎？自料則可作名教中一董三老耳。」王子辭行。越十日，予病痊，往會王子，因論風言。復閏十二月有諸王子曰：「此間亦頗聞。」子曰：「噫！豈非學術不明，吾儒誤於空言無能定國是者乎？使吾黨習諸歷象，何以狐疑如此？因言帝堯命羲和教以欽天授時，及考驗推步之法，堯蓋極精於歷。因言帝王設官分職，未有不授以成法者。堯命司徒授以匡直勞來等法，舜命士師授以五刑五

臆五流五宅等法，命典樂授以直溫寬柔等理，及依永和聲無相奪倫等法。成王置農官，授以鉞鎛耒艾耨耨等法；觀命官之典，釐成之詩，是君父亦未有不知六府六藝之學者。則袖手高坐，徒事誦讀，固非所以爲臣子，亦豈所以作君父哉！

學辨二

又越句，王子來會，復曰：「周公制禮作樂，且以文武之聖開之，成康之賢繼之，太召、君陳、輩、左右之，亦不百年而穆王亂，迨東遷而周不可問矣。漢唐、宋明，不拘古法，亦定數百年之天下，何歎於三代哉？」予曰：「漢唐後之治道，較之三代，蓋星淵不可語也。吾弟未之思耳。吾弟但見穆平之衰，而未實按其列國情勢、民風也。吾茲不與賢弟論三代盛時，且以春秋之末，其爲周七百年矣，只義姑存魯，展禽拒齊二事，風俗之美，人材之盛，魯可尚也。齊乃以婦人而旋師，聞先王命而罷戰，由此以思，當日風俗人心，豈漢唐後所可彷彿哉？」王子曰：「終見善學粗，奈何？」予曰：「此乃不知止耳。觀大學言明親，即言止至善，見道爲粗，是不知至善之止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王子乃權忻鼓舞曰：「予子虛一段，已深憐我心，自今日當務精此學，更無疑矣！」因述乃父命計田數不清。予曰：「計畝人以爲瑣事矣，然父命而不清，非不能爲子之一乎？」王子曰：「無大無小，無不習熟，固也。弟昨言棟梁材，兄不

以爲然，恐天下自有可大不可小之材。如龐士元非百里材，曾子教孟敬子持大體非乎？子曰：「孔子乘田委吏，無不可爲；若位不稱材，便酣睡廢事。此自豪士之態，非君子之常也。孟敬子當時已與魯政，乃好理瑣小。故曾子教以所貴道三，豈可以此言便謂籩豆之事不宜學乎？况當時學術未失，家臣庶士，無不能理事者；第憂世肯驕浮，不能持大體耳。能持大體，凡事自可就也。」王子曰：「博學乃古人第一義。易云：『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可見古人讀書誦讀亦何可全廢？」子曰：「周公之法，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豈可全不讀書？但古人是讀之以爲學，如蕭琴譜以學琴，讀禮經以學禮。博學之，是學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事也。只以多讀爲博學，是第一義已誤，又何暇計問思辯行也？」王子行越一日，予過其齋。王子曰：「連日思樂能滌人滓渣，只靜敬以求懲忿窒慾，便覺忿慾全無，不時卻又發動；不如心比聲律，私欲自化也。」余曰：「禮得之矣！某謂「心上思過，口上講過，書上見過，都不得力，臨事時依舊是所習者出。」正此意也。夫禮樂，君子所以交天地萬物者也；位育著落，端在於此。古人制舞而民腫消，造琴而陰風至，可深思也。」王子又問：「道問學之功，卽六藝乎？」子曰：「然。」又問：「如何是尊德性？」予未答。又問：「如何是「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蓋用一程朱好語上。王子欲證語上之爲是也。子曰：「離下無上。明德，親民，尊德性，

道問學，只是此事。語上人皆上，語下人皆下。如灑掃應對，下也；若以語上，人便見出。教誨指畫，下也；若以語上，人便見出。和某昨「童子將命」一段，正是道藝一致耳。目性情一湊做也。「王子慍然曰：『至言』」子曰：「此亦就賢弟之問爲言耳。其實上有上，下有下，上下精粗，皆盡力求全，是謂盡學之極致矣。不及此者，甯爲一節之實，無爲全體大用之虛。如六藝不能兼，終身止精一藝可也；如一藝不能全，數人共學一藝。如習禮者，某冠昏，某喪祭，某宗廟，某會同一可也。夫吾輩委質，未必是中人以上，而從程朱倒學，先見上面，必視下學爲粗，不肯用力矣。」王子曰：「下學而上達。」孔子定法，烏容委乎哉？」

二

性理評

程子曰：「邢昺叔明辯有才氣，其於世務練習，善美才也。晚溺於佛所謂「日月至焉而已者。」豈不惜哉！」

朱子云：程子死後，其高弟皆流於禪。豈知程子在時已如此乎？蓋吾儒起手便與禪異者，正在做始

繳終，總是體用一致耳。故孟子便令學樂舞勺。夫勺之義大矣。豈孟子所宜歌聖人者曰：自灑掃應對以至參贊化育，固無高奇理，亦無卑瑣事。故上智如顏回，自幼爲之不厭其淺而叛道；粗疏如陳亢，終身習之亦不至畏其難而廢學。今明叔才氣明辯，練達世務，誠爲美才，但因程子不以六藝爲教，初時既不能令明叔認取，其練習世務，莫非心後又性，無由進於位育，實具不見儒道。結果因視所長者不足戀，前望所求者無所得，便覺無意味無來由，烏得不莫之禦而入於禪也？猶吾所謂明帝之好佛，非明帝之罪，而李躬桓榮之罪也。

夫日月至焉，乃吾夫子論諸賢不能純仁分寸也。當時曾子子貢之流俱在其中，乃以此明叔之濶佛，程子不亦易言乎？

明道謂謝顯道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與口不相應。查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因先生只說話，故弟子只學說話，心口且不相應，况身乎？况家國天下乎？措之事業，其不相應者多矣。吾嘗談天道性命，若無甚扞格，一著手算九九數，輒差。王子講冠禮若甚易，一習初祝便差。以此知心中醒，口中說，紙上作，不從身上習過，皆無用也。責及門不行，彼既請問，正好教之，習禮習業，卻

只云且靜坐。」二程亦復如是。噫！雖曰不禪，吾不信也！

武夷胡氏曰：「龜山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而鄙吝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趨，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又曰：「先生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筵，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

無論其他，只「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一語，非大賢以上能之乎？其中之果純粹與否宏深與否，非使所知，然朱子則已藏其入於禪矣。禪則必不能純粹宏深，純粹宏深則必不禪也。至混迹同塵氣象，五經論孟中未之見，非孟子所謂「同流合污」者。平充此局，以想夷曠簡易平淡和樂可觀諸語，恐或皆孟子所狀鄉原光景也。

陳氏澗曰：「伊川自洛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教；獨龜山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異端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嘗觀孔子歿，弟子如喪父母，哀慟無以加矣；又爲之備禮營葬送路，無以加矣；又皆廬其墓三年，捲

繼無以加矣。餘情復見於同門友之不忍離，相向而哭，皆失聲。其師弟情之篤而義之重，蓋如此也。迨後有宋程朱兩門，以師弟著於乾坤，不惟自任以爲真繼孔子之統，雖當時及門，亦以爲今之孔子矣。後世景仰，亦謂庶幾孔門師弟矣。而其致也，不過一祭一贊，他無聞焉。僕存此疑於心久矣。亦謂生榮死哀之狀，必別有記載，寡陋末之見耳。殊不知伊川生時，及門已如此其相負也。涪之別也，日月幾何？而遽學者凋落相率而從於佛也，又孰知所稱楊謝不變者，下此亦流於禪也。然則真承程子之統者誰也？非因二程失古聖教人成法，空言相結之不固，不如實學之相交者深乎？仰程門弟子之從佛，或亦其師夙昔之爲教者，去佛不遠也。程子關佛之言曰：「彌近理而大亂真。」愚以爲非佛之近理，乃程子之理近佛也。試觀佛氏立教，與吾儒之理，遠若天淵，判若黑白，反若冰炭，其不相遠也，如適燕適越之異其轅。安在其彌近理也？孟子曰：「治人不治，反其智。」伊川於此，徒歎學者之流於異端，而不知由己失孔子之教，亦欠自反矣！

問龜山晚年出是不可曉，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亦無大建白。朱子曰：「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當時無大建白；若自己處之，不知當時所當建白者何事？或云不過擇將相爲念，曰：也只爲說擇將相固是急。然不知當時有甚人可做當時將？只說神師道，相只說李伯紀，然固皆嘗用之矣。又况自家言之，彼

勢未必見聽。據當時事勢，亦無可爲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材，何如耳！

當時所稱大儒如龜山者，既自無將相材，又無所保舉；異世後追論，亦無可信之人。不過神學二公而已。然則周程張邵，棺木尙新，其所成之人材皆安在哉？世有但能談天說性講學著書而不可爲將相之聖賢乎？

或言擇將相爲急。何不曰當時龜山便是好將相，惜未信用？乃但云「也只好說擇將相」，蓋身分亦有所不容誣也。噫！儒者不能將不能相，只會擇將相；將相皆令何人做乎？未又云「當時事勢亦無可爲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材何如耳？」是明將經濟時勢讓與聖賢做，尙得謂之道學乎？至於李公字行，种公名呼，比朱子重文輕武不自覺處，其道風至今日，衣冠之士，差與武夫齒。秀才挾弓矢出，鄉人皆驚；甚至子弟騎射武裝，父兄便以不才目之。長此不返，四海潰窮，何有已時乎？獨不觀孔門無事之時，弓矢劍佩，不去於身也；武舞干戚，不離於學也。身爲何寇，墮三都，會夾谷，無不備武事也。子路戰於衛，冉奕戰於齊，其餘諸賢，氣象皆可想也。學喪道晦，至此甚矣！孔門實學，亦可以復矣！

龜山當時何以出來？曰：「龜山做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故亂就之。」云云。聞或者疑龜山爲無補於世，徒爾紛紛，或以爲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事？」

到他地位，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

余嘗謂宋儒是理學之時文也，看朱子前面說：「龜山做人苟且，未免祿仕，故亂就之。」此三語，抑楊氏於鄉黨，自好者以下矣！後面或人說：「大賢出處不可議。」又引胡氏之言，比之柳下惠，且曰：「極好。」又何遽推之以聖人哉？蓋講學先生，只好說體面話，非如三代聖賢，一身之出處，一言之抑揚，皆有定見。龜山之就召也，正如燕雀處堂，全不見汴京亡，徽欽虜，直待梁折棟焚，而後知金人之入宋也。朱子之論龜山，正如戲局斷獄，亦不管望賢成法，只是隨口臧否。駁倒龜山以伸吾識可也，救出龜山以全講學體面，亦可也。

上蔡爲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已復禮，日有課程。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行於世。

要推算上蔡，便言其克已復禮，日有課程，後面要說程門諸人，見皆不親切之故。又言是無頭無尾，不會盡心，毋乃自相矛盾乎？此處殊令人疑。

上蔡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

朱子稱「上蔡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最得明道教人綱領。」僕以爲此四字，正諸先生所以由衷而自諉者也。何也？「窮理居敬」四字，以文觀之甚美，以實考之，則以讀書爲窮理功力，以

敬道體爲窮理精妙；以講解著述爲窮理事業；儼然靜坐爲居敬容貌；主一無適爲居敬工夫；舒徐安重爲居敬作用。觀世人之醉生夢死，奔忙放蕩者，誠可謂大儒氣象矣。但觀之孔門，則以讀書爲「我知」中之一事；且書亦非徒佔畢讀之也，曰爲周南召南，曰學詩學禮，曰學易，執禮是讀之而卽行之也。曰「博學於文」，蓋詩書六藝以及兵農水火，在天地間燦著者皆文也，皆所當學之也。曰「約之以禮」，蓋冠婚喪祭宗廟會同，以及升降周旋衣服飲食，莫不有禮也，莫非約我者也。凡理必求精熟之至，是謂窮理；凡事必求謹慎之周，是爲居敬。上蔡雖賢，恐其未得此綱領也；不然，豈有居敬窮理之人，而流入於禪者哉？

明道以上蔡誦讀多記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鬪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差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己爲人之分。

謝良佐記聞甚博，明道謂之曰：「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良佐身汗面赤。明道曰：「此便是惻隱之心。」可見大程學教，猶不靠定書本；僕掀開至此，悚然起敬。以爲此正明道優於伊川紫陽處，又未嘗不愛謝公之有志也。使朱子讀此，亦爲之汗身赤面爲善矣。乃曲爲之說，謂渠是誇多鬪靡，不是理會道理；又引程子看史事證之，總是不欲說壞記誦一道，恐於已讀盡天下書之志有

妨也。不知道理不專在書本上理會，貪記許多以求理會道理，便會喪志不得，以程子看史一字不差相混也。

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梢頭低，只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因無所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說得偏了，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爲欲得正容謹節，這是自好，如何廢這個得？如專去理會刑名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個也不得。」

宋儒胡子外，惟橫渠之志行井田，教人以禮，爲得孔孟正宗。謝氏偏與說壞，譏其門人下梢頭低，溺於刑名度數；以爲橫渠以禮教人之流弊。然則教人不當以禮乎？謝氏之入禪，於此可見。二程平昔之所以教楊謝諸公者，於此可想矣。玩「行得來因無所見」一語，橫渠之教法，真可欽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此聖賢百世不易之成法也。雖周公孔子，亦只能使人行，不能使人有所見；功候未到，卽強使有所見，亦無用也。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道者，衆也。」此固歎知道之少，而吾正於此服周公孔子流澤之遠也。布三重以教人，使天下世世守之。後世有賢如孟子者，得由行習而著察；卽愚不肖者，亦相與行習於吾道之中。正中庸所謂行而世爲天下法，歷八百年而猶在，幾百餘年而未衰。此周公孔子之下梢頭，

原如是其低也。而其上梢頭，亦未嘗高。制禮作業，遵行備天下，而周公之心，雖觀賢之召公，不盡知也。博文約禮，厚習通三千，而一貫之秘，雖聰穎之端木，未之聞也。相隨半生，尙以多學而謙。夫子然則未聞性道之前，端木子與三千人，不同以文禮爲道乎？則橫渠之門人，即使曾說刑名度數爲道，何害也？朱子既見謝氏之偏，而知橫渠之是，卽宜考古稽今，與門人講而習之，使人接節文，家行典禮，乃其所也。奈何盡力誦讀著述，就延歲月，迨老而好禮，又只要著家禮一書，屢易業始成，其後又多自嫌不妥，未及改正而沒。其門人楊氏，固嘗代爲致憾矣。考其實，及門諸公，不知式型與否，而朱子家祠喪禮，已多行之未當，失周公孔子之遺意者矣。豈非言易而行難哉？

伊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思好也。有病蓋且養他氣質，洵深去了那許多不好底意思。如學記所謂「未卜禱，不視學，遊其志也。」之意。此意思固好。然也有病者，蓋天下有多少書，若半年間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所以彥明終竟後來工夫少了。

伊川雖失孔子學教成法，猶知不可遽語人以高深，猶知不全靠書冊，故過半年方與門人大學西銘看。至朱子則必欲人讀天下許多書，是將道全看書上，將學全看書上，其學教之法，又不逮伊川矣。吾謂大學可卽與看，若西銘雖姿性聰敏者，再遲數年與看，未爲晚也。

和靖洛州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背其師則有之，有益於師則未也。」因言：「學者只守得某言語已自不見，少間又自轉移了。」

吾讀甲申殉難錄，至「愧無半策匡時難，惟餘一死報君恩。」未嘗不悽然一泣下也。至覽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師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二語，又不覺廢卷浩歎，爲生民憤愴久之。夫周孔以六藝教人，載在經傳。子罕言「仁命不語神，性道不可得聞，予欲無言，博文學禮」等語，出之孔子之言。及諸實所記者，昭然可考；而宋儒若未之見也，專肆力於講讀，發明性命，閉心靜敬，著述書史。伊川明見其及門皆入於禪而不悟，和靖自覺其無益於世而不悟；甚至求一守言語者亦不可得，其弊不大可見哉？至於朱子追述，似有憾於和靖，而亦不悟也。然則吾道之不行，豈非氣數使之乎？

問：「伊川門人如此其衆，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遊楊亦不久親炙。」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稟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合下直到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得解。」

伊川門人甚衆，後更無一人見之親切，非因伊川所教，諸人所學，俱失孔子實學之故乎？朱子乃云：

「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會盡心在上面。」試觀游揚謝尹諸公，果是無頭無尾不會盡心者乎？又云：「各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透。康節極終身之力，而後有得；茂叔亦去仕宦，只他資稟高，合下直到。」然則必欲人不仕宦不作事，終身只在書室中，方可得道乎？

與叔文集，終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騰伉壯，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自是說得透。龜山文字，卻怯弱，似是合下會得。易遊楊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卻似別一家。謝氏發明得較精彩，然多不穩貼和精語，卻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龜山語錄，與自作文不相似；其文大段照管不到，前面說如此，後面又都反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皆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綱立得腳來，健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有壽，必然進游定夫學，無人傳，無語錄。

如何只論人文字言語長短，語錄有無，非失聖門學宗，不實用功於明親，故無實事可稱舉乎？今有人議諸先生專在文字言語用功，或云只在言語文字論人品，必至羣相譁之曰：「彼大儒不止是也。」乃考其實，則竟如此。較歐蘇諸公，但多講論性道之語，內地靜敬之功耳。試想三代前君臣獎贊師弟敘述，或後人論斷前聖賢，曾有此口吻比例否？噫！恐不啻冰玉之相懸也！
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的見解。

于於程朱陸王兩派學宗正如是。

龜山未見伊川時，先看莊列等文字，後來雖見伊川，然而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游定夫尤甚，羅仲素時復亦有此意。

聖人教人六藝，正使之習熟天理，不然，雖諄諄說與無限道理，至吃緊處，依舊發出習慣俗雜念頭。一日論伊川門人云：「多流入釋老。」陳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龜山輩不如此。」曰：「只論語序便可見。」

朱子論游楊入釋老處，不知何指？但既廢堯舜，周孔六府六藝之學，則其所謂不入釋老者，又果何指也？僕嘗論漢人不識儒，如萬石君家法，真三代遺風，不以儒目之，則其所謂儒，只是訓詁辭章之流耳。今觀朱門師弟，一生肆力文字光景，恐或不免爲游楊所不屑也。

看道理不可不仔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梢，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聽見上截，少下面著實功夫，故流弊至此。

僕意朱子未覺程門教法之失，既覺而復蹈之，何也？倘因此便返於實學，豈非吾道之幸哉？下面著實功夫，是何物乎？將謂是靜敬乎？程門諸子，固已力行之矣，將謂是禮樂射御書數之屬乎？

朱子云補填難，姑不爲之矣。將謂是庸德庸言乎？恐禮樂射御書數，所以盡子臣弟友之職者，既不爲，又何者是其不敢不勉者乎？考其與及其門日征月邁者，則惟訓解經傳，纂書史，死生以之，或某所願下面著實功夫者，未必是孔子所云下學也。

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爲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向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者貴公聽並觀，求一箇是當處，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孔門諸子，只除顏曾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

平日講學生變化氣質，此處卻云「其爲學也只就資質所向處添些小好而已。」蓋諸先生認氣質有惡，不得不說變化；此處要說諸賢各得其性之所近，故又說「氣質已定，只添些小好。」且下云：「學貴公聽並觀，求一箇是當。」如果有此妙法，而諸賢徒執己見求之，固可憾矣！乃吾夫子亦不爲之一指點也。何朱先生之大智，而聖門師弟之大愚乎？朱子所見之道，與所謂之學，所行之教，與聖門別是一家明矣。至於求諸賢之短，又何不著實體驗諸賢之造詣，何如？吾輩較之何如？乃只論其說話有病無病乎？僕謂不惟七十子之品詣非可輕議，便是二千九百餘人，既經聖賢陶冶，亦不易言也。自戰國橫議後，重以秦人之焚坑，漢儒之訓詁，魏晉之清談，歷代之佛老，宋元之講讀，

而七十子之身分，久不明於世矣。吾嘗謂孔子如太陽當空，不惟散宿衆星不顯其光，即明月五星亦不出色。若當下旬之夜，一行星洞照，四國仰之，如太陽然矣。故孔子奠禮後，羣推有子爲聖人，西河又推卜子爲聖。常時七十子身通六藝，日月至仁，綸有一人出於後世，皆是倡學一代，使人望爲聖人，非周程以下諸先生所可比也。近法乾王子有言：「後儒稍有不純，議廟典者，勸言黜退聖門。如再求之聚斂，宰予之短喪，何可從祀？」予曰：「賢弟未之思耳，冉有固有虧欠處，其學卻實如此。案即缺一角，仍是有用之巨器，豈可舍也？故聖門一推政事之科，一在言語之列，不比後人虛言標榜，書本上見完全也。」王子曰：「然！」

延年李氏曰：「羅先生性明而修，行全而潔，充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

又是一聖人，未固多聖人乎？

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李公侗傳其學，公歿之後，既無子孫及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遵堯錄八卷，進之於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創爲功利之圖，浸致邊疆之侮，是其

賦敵不忘君之心，豈若祖溺羣「索隱行怪」之比耶？」

元佑元豐之獄，迄無公論。要之，荆公之欲強宋，本是而術未盡善。苟安者，就爲敵。洪水罔積，遂咎崇伯。然使即任濂洛羣哲，恐亦如四嶽羣牧，無如洪水何。未是神禹也。

周氏坦曰：「觀先生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切實若此。」

原來是用此功，豈不令孔子哀之乎？但凡從靜坐讀書中討來識見議論，便如望梅畫餅，蠶之饑食，渴飲不得。

朱子曰：「李延平先生屏居山里，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四十餘年，簞瓢屢空，怡然自得。」

試觀孔子前有謝絕世故之道學乎？」

先生從羅仲素學，講讀之餘，危坐終日，以驗未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也。

昔孔門固有誦誦，乃誦其所學，講其所學。如誦三代之禮，講三代之禮以學禮；誦樂章，講樂器樂音，藥理，以學樂。未有專以誦誦爲學者。至於危坐終日，以驗未發氣象爲求中之功，尤孔子以前千聖百王所未聞也。今宋家諸先生講讀之餘，繼以靜坐，更無別功。遂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噫！果天

下之大本耶？果天下之理無不自是出耶？何孔門師弟之多事耶？先生稟資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純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開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可否。及其應酬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時，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行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與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合二段觀之，則延平先生真一孔子矣！夫聞惡而信，聞善而疑者，小人也；僕即不肖，何忍以小人自居乎？但似唐虞三代之盛，亦數百年而後出一大聖；不過數人輔翼之。若堯舜之得禹臯，孔子之得顏曾，直如彼其難；而出必爲天地建平成之業，處亦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或身教三千以成天下之材，斷無有聖人而空生之者。况秦漢後千餘年間，氣數乖薄，求如仲弓、子路之輩不可多得。何獨以偏缺微弱，兄於契丹，臣於金元之宋？前之居汴也，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後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而乃前有數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兩

以二番界金，以汴京與豫秦，後有數十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兩以手步帝付海，以玉璽與元矣！多聖多賢之世，而乃如此乎噫！

先生少年憂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問先生如何養？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他涵養得自是別異，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

孔子但遇可憫可敬，便勃然變色；忽而久，忽而速，似爲事物所勝，乃是聖人。釋氏父子兄弟亦不動心，可謂不爲事物所勝，卻是異端。

由太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個是如此，尋常人叫一人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不加於前也。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必行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又如坐廳，壁間有字，某每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看之，其不爲事物所勝，大率如此。

行遽不加急，叫人不至，聲不加大，坐處有字，必不坐看，天地間豈有此理乎？真謂可以遽則速可以久，則氣之孔子，不如此，雖伯夷柳下惠，亦斷非如此氣象。

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

只「不作費力事」五字，不惟贊延平，將有宋一代大儒，皆狀出矣！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天下事皆吾儒分內事，儒者不費力誰費力乎？試觀吾夫子生知與行之聖，自兒童趨戲時，卽督俎豆升降，稍長，卽多能鄙事。既成師望，與諸弟子揖讓進退，鼓瑟習羽籥干戚弓矢會計。一切洒掃心性經濟生民者，蓋無所不爲也。及其周遊列國，席不暇煖而輒遷，其作費力事如此；然布衣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身爲上公者也，而亦多材多藝，吐哺握髮以接士，制禮作樂以教民。其一生作費力事，又如此。此所以身當國鈞，開八百之祚於宗周；其人材至末流，猶堪爲五霸之用。雖爲布衣，布散三千人於天下，維二百年之國脈，其士風之塌壞，猶足供七雄之用。故曰：「儒者天地之元氣。」以其在上在下皆能造就人材以輔世澤，民參贊化育故也。若夫講讀著述以明理，靜坐主敬以養性，不肯作一費力事，雖曰口談仁義，稱述孔孟，其與釋老之相去也者幾何？先生廳屋書室，整齊灑洒，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嘗爲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全顏如也。真得龜山法門。

常斯世而身任教授，焉得無甚異同乎？又焉得以顏如也爲德容乎？其與龜山之混迹同塵一矣！宜朱子稱爲真得龜山法門也。

聞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的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功夫處，亦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個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靜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看朱子前日所言，絲毫未隱，皆不難自駁倒；若有人以不肖性辯及孔子教法，進必豁然改悟。恨吾生也晚，不獲及門矣！

靜極生覺，是釋氏所謂至精至妙者；而其實洞照萬象處，皆是鏡花水月，只可虛中玩弄光景。若以之照臨折載，則不得也。吾聞一管姓者，與吾友汪魁楚之伯，同學仙於秦山中，止語三年，注之離家十七年。其子往覓之，管能預知，以手畫字曰：「注師今日有子。」未既而果然。未幾其兄呼還，則與鄉人同也。吾遊北京，遇一僧敬軒，不識字，坐禪數月，能作詩，既而出關，則仍一無知人也。蓋鏡中花水中月，去鏡水，則花月無有也。即使其靜功綿延，一生不息，其光景愈妙，虛幻愈深；正如人終日不離鏡水，玩弄其花月。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何與於吾性廣大親明之體哉？故子論明親，有云而未親，即謂之明，非大學之明也。蓋無用之體，不惟無真用，並非真體也。有宋諸先生，吾固未敢量；但以

靜極有覺，爲孔子學宗，則斷不敢隨聲相和也。

同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後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亦是此意。」又問：「此與楊氏於未發前體驗者異同何如？」曰：「這個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個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是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意是以不觀觀之。」

觀此及前節，則宋儒之不爲禪者鮮矣！而方且攻人曰：「近有假佛老之似以亂孔孟之真者。」愚謂充此段之意，乃是假佛老之真，以亂孔孟之似耳！

某舊見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會去學禪。先生云：「如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而前事卻又理會不得。道亦無奇妙，只在日用間者，實用工夫處理會，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

原來朱子亦會學禪，宜其盥洗不淨者，自貽伊戚矣！延平謂之曰：「汝懸空理會許多，面前卻理會不得；理會面前者，惟周公孔子之道。朱子自言不至無理會，以今觀之，日用間還欠理會。蓋二先生之所謂面前事，較釋氏之懸空而言耳。若二先生得見孔而見之，其所以告之者，必仍如李先生之

告宋先生也。」

倚歎先生果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秘神彰，風雲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至，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渾全。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灑講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裘邱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

前資稟勁特二段，已極推崇；此祭文中寫狀尤極酣濃，不遺餘力。延平雖實，恐未能書之。昔吾寄書於友人任熙宇，因其長力筆事：「內有蕭曹之才，兼慕孔孟之道。」二語。任答書云：「凡舉人失實，卽是自己離道；僕之驚下，輕譏以蕭曹，卽道兄須臾之離道。」予當時讀至此，悚然若魂飛，驚愧無地。自謂與任老相交，得力於此書者不淺也。朱子何其見游揚諸公之明，而推其師之侈也。抑篤服之初，不覺其過情歟？乃於靜坐之說，亦明不以爲然，又可疑也。

朱子曰：「胡文定曰：『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好！」

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多矣！有宋諸先生，便謂還是見理不明，只教人明理。孔子則只教人習事，這見理於事，則已徹上徹下矣。此孔子之學，與程朱之學，所由分也。二論家語中明明記載，豈可混

哉！

三

性理評

延平謂朱子曰：「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源頭體認來，所以爲說話。」

從源頭體認宋儒之誤也，故講說多而踐履少，經濟事業則更少。若宗孔子「下學而上達」，則反是矣。

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功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

朱子雖逃禪歸儒，惜當時指其差誤，猶有未盡處；只以補填禮樂射御書數爲難，謂待理會道理通透，意正心後方理會，此等便是差誤。夫藝學古人，自八歲後即習行，反以爲難；道理通透，誠意正心，乃大學之純功，反以爲易。而先之辨不亦顛倒矣乎？况舍置道理之材具，心意之作用，斷無真通真透誠正之理；即使強以其鏡花水月者，命之爲通透誠正，其後亦必不能理會六藝。蓋有三故焉：

一者，辭思高遠，自以爲道明德立，不屑作瑣繁事；一者，略一講習，卽謂已得未精，而遽以爲精；一者，既廣藝學，則其理會道理誠意正心者，必用靜坐讀書之功，且非猝時所能奏效。及其壯衰已養成，煢煢之體矣，烏能勞筋骨，費氣力，作六藝事哉？吾嘗日擊而身膏之，知其爲害之鉅也。吾友張石鼎，博極羣書，自謂秦漢以降，二千年書史，殆無遺覽。爲諸少年發書義，至力竭，偃息牀上，喘息久之，復起講力竭，復偃息，可謂勞之甚矣。不惟有傷於已，卒未見成起一才；此其時欲學六藝，何以堪也？邪？
陽刁蒙吉致力於靜坐讀書之學，晝誦夜思，著書百卷，遺精痰嗽，無虛日。將卒之三月前，已出言無聲。元氏一士子，勤讀喪明，吾與法乾年二三十，又無諸公之博洽病，亦病無虛日。雖今頗加憤恨，期易轍而崇實，亦憊憊恐其終不能勝任也。况今天下兀坐書齋人，無一不羸弱爲武士農夫所笑者，此豈男子態乎？差毫釐而謬千里，不知誰爲之崇也！噓！

勉齋黃氏曰：「先生年十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

今世爲學，須不見一奇異之書；但讀孔門所有經傳，卽從之學其所學，習其所習，庶幾不遠於道。雖程朱陸三諸先生語錄，亦不可輕看，否則鮮不以流之濁而謀其源之清也。朱子少時，因誤用功於

釋老，遂沾其氣味；而吾五百年有功於聖道之大儒，不能憐此歧途之穢，豈非宋元來學者之不
哉？余細玩朱子語錄，亦有恍悟性學本旨處，但無如曾孟者；從旁一指，終不是判然出彼入此，糊糊
塗塗，又仍歸周程所說。或曰：悟學宗如是其難，吾子天資猶夫人也，而謂獨明孔子學宗，吾滋惑矣！
予曰：蓋有由也。吾自弱冠遭家難，頗志於學；兼讀朱陸兩派語錄，後以心疾無所得而萎塌。至甲辰
年三十，得交王子助子，遂專程朱之學。乙巳丙午，稍有日進之勢。丁未，就辛里館，日與童子輩講課，
時文學遂退。至戊申，遭先恩祖妣大故，哀毀廬中，廢業幾年；忽知予不宜承重，哀稍殺，既不讀書文，
不接人，坐臥地炕，猛一冷眼，覺程朱季友之罪，而有存性存學之說，爲後二千年先儒救參雜之小
失，爲前二千年聖賢揭晦沒之本源。倘非丁未廢歇，戊申遭喪，將日征月邁，望程朱而惠其不及，又
焉暇問其誤否哉？

聖者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
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營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喚，側辟
罔陋，自以爲悟。

此朱子極詆陸門之失處。然由孔門觀之，則除捐棄經典猖狂叫喚外，其他失處，恐亦朱門所不能

盡免也。

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意，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慎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誡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諸生問辨，則脫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握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辭之傳，流及海外。

可惜先生苦心苦功，此半幅述之悉矣。試問如孔門七十子者，成就幾人？天下被治平者幾世？明行吾道而異端頓熄者幾分？我夫子承周末文勝之際，洞見道之不興，不在文之不詳，而在實之不修；奮筆刪定繁文，存今所有經書，取足以明道而學教。專在六藝，務期實用；其與端木言卜諸子以下最少言語。至於天道性命之言尤少，是以學者用功省而成就多；五季之世，武臣胡先生獨知教弊之道，在實學不在空言。其主教太學也，立經義治事齋，可謂深契孔子之心矣。晦菴先生所宜教正程門未流之失，而獨宗孔子之經典，以六藝及兵農水大錢穀工虞之類，訓迪門人，使通儒濟濟，澤被蒼生，佛老熄滅，乃其能事也。而區區章句如此，謂之何哉？

至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嘗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

天文地志律歷兵機數者，若洞究淵微，皆須日夜講習之力，數年歷驗之功，非此理會文字，可坐而獲也。先生既得其淵微，奈何門人錄記言行之詳，未見其爲如何用功也。况語及國勢之不振，感慨以至泣下，亦悲憤之至矣。則當時所急，孰有過於兵機者乎！正宜誘掖及門，成就數士，使得如子路，再有樊遲者，相與共事，則楚囚對泣之態可免矣。乃其居恆，傳心靜坐，主敬之外，無餘理；日獨勤勞，解書修史之外，無餘功。在朝蒞政，正心誠意之外，無餘言。以至乘肩輿而出，輕浮之子，遮路而進，厭聞之誦，雖未當要路，而歷仕四朝，在外九考，立朝四旬，其所建白，可概見也。莫爲孔孟之暫效，魯滕可爲子游子賤子路之宰邑，光景否。故三代聖賢，躬行政績多實徵；近今道學，學問德行多虛語。則所謂天文地志律歷兵機洞究淵微者，恐亦是作文字理會而已。

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

揚子雲曰：古者操墨舉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韓子駁之云：夫操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

亡滅壞爛所謂存什一於千百，安在其能耶如也。夫孟子謂楊墨而楊墨熄，尊孔氏而孔氏尊，崇仁義，貴王賤霸，而仁義果崇，王果貴，霸果賤之。大經大法，如班鮮班祿井田學校，王道所必舉者，明則明，行則行，非後世空言之。此正子貢所稱賢者識其大者。子雲贊之一語，頗易文公歲之。今朱子出而氣質之性，參雜於荀揚靜坐之學，出入於佛老，調詁繁於西漢，標榜溢於東京，禮樂之不明，自若也；王道之不舉，自若也；人材之不興，自若也；佛之日昌而日熾，自若也；實學不明，言難精，雖備於世，何功於道？何補於道？然賴其講解，朝廷猶以四書五經取士，周孔之文，不至盡沒。有志於學者，承襲其迹，以主敬靜坐求道，不至盡奉釋道名號，與二家鼎峙而已。若問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則絕傳久矣。黃氏遂謂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豈惟不足俟聖人於百世，恐後世有文人之雄如韓子者，亦不免其誡也。

吳齊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域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敬也云云，內則無二無道，寂然不動；外則儼然肅然，若對神明云云，其窮理也云云，字求其訓，句索其旨云云，始以熟讀，使其言皆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出於吾之心。自表而達裏，自流而溯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節

目，若數一二云云。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云云。以爲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云云。及其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云云。入而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生以治民，則必以堯舜其民。

李氏此贊，體用兼該矣。僕不必詳辨，但願學者取朱子之主敬窮理，於孔門一質對；取朱子之事業，與堯舜一質對，則其學宗之稍異判然矣。總之，於有宋諸先生非敢苛求。但以甯使天下無學，不可有參雜佛老章句之學；甯使百世無聖，不可有將就冒認標榜之聖。庶幾學則真學，聖則真聖云爾。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分之所布，皆可爲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依據循守，以入堯舜之道。此其動烈之尤彰明盛大者。

「考諸先聖而不謬」等語，何其大，而乃歸之訂正羣書乎？夫朱子所以盡力於此，與當時後世所以篤服於此者，皆以孔子刪述故也。不知孔子是學成內聚外王之德，教成一班治世之材，魯人不能片，又不能薦之周天子，乃出而周遊，周遊是學教後不得意處；及將老而道不行，乃歸而刪述以

傳世；周遊又周遊後不得已處。戰國說客置學教而學周遊，是不知孔子之周遊爲孔子之不得已也。宋儒又置學教及行道當時而自幼壯，卽學周遊教弟子，亦不過是雖講究禮樂，亦只欲著書垂世，不是欲於吾身親見之，是又不知孔子之周遊爲孔子之尤不得已也。况孔子之周遊，是刪去繁亂而僅取是以明道，正恐後人馳逐虛繁，失其實際也。宋儒乃多爲註解，遽相增益，不幾決孔子之提防而導汎濫之流乎？此書之所以益盛而道之所以益衰也。

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

先生昭明書旨，備勞心力，然所明只是書旨，未可謂得吾身之道也。蓋四書諸經羣史百氏之書所載者，原是窮理之文，處事之道。然但以讀經史訂羣書爲窮理處事以求道之功，則相隔千里；以讀經史訂羣書爲窮理處事，曰道在是焉，則相隔萬里矣。茲李氏以先生解書得聖人之本旨，遂謂示斯道之標的，以先生使學者讀書有序，遂謂將無理不可精，無事不可處。噫！宋元來效先生之彙別區分，妙得聖人之本旨者，不已十餘人乎？遵先生讀書之序，先大學，次語孟，次中庸，次窮諸經，訂

羣史，以及百氏，不已家家伊吾，戶戶講究乎？而果無理不可精，無事不可處否也。譬之學琴然，詩書猶琴譜也，爛熟琴譜，講解分明，可謂學琴乎？曰：以講讀爲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譜曰：是卽琴也，辯音律，協聲韻，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譜果琴乎？故曰：以書爲道，相隔萬里也。千里萬里，何言之遠也。亦譬以學琴然，歌得其詞，撫爛其指，絃求中音，徵求中節，擊求協律，是謂之學琴矣，未爲習琴也。手隨心，音隨手，清濁疾徐，有常規，鼓有常功，奏有常樂，是之謂習琴矣，未爲能琴也。絃器可手製也，音律可耳審也，詩歌惟其所欲也，心與手忘，手與絃忘，私欲不作於心，太和常在於室，感應陰陽，化物達天，於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手不彈，心不會，但以講讀琴譜爲學琴，是澆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日不觀，耳不聞，但以譜爲琴，是指薊北而談雲南也，故曰：萬里也。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乃孔門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實功，明德親民，百世不易之成法也。但孔門曰：「博文約禮。」程朱亦曰：「博文約禮。」此殊令人不敢辯。然實有不待辯而判者：如孔門之博學，學禮學樂學射學御學書數，以至易書，莫不曰學也；周南召南曰爲也，言學言爲，旣非後世讀講所可認，禮樂射御書數，又非後世章句所可託。况於及門之所稱贊，當時之所推服，師弟之所商

禮；若多學而議不試故藝，博學而無所成名，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文不在茲，辟於藝如或知爾，可使從政諸章，皆可接也。此孔門之文，孔門之學也。程朱之文，程朱之博學，則李氏已詳言之，不必贅矣。孔門之約禮，大而冠婚喪祭宗廟會同，小而飲食起居衣服男女間，老聃習大樹下，公西赤曲禮，皆熟，夫子遜其能，可謂禮聖。言皆諸賢，識微必謹，以此約身，卽以此約心，出卽以此約天下，故曰「齊之以禮」。此千聖體道之作用，百世入道之賢功。故中庸大聖人之道，至於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序君子之功，備着尊德性道問學，而其中只指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且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顯是以三千三百爲至道。倘外此而別有率性，別有篤恭，子思亦得罪聖門矣。此孔門之禮，孔門之約也。程朱之約禮，則惟曰內而無二無適，寂然不動，外而儼然肅然，若對神明而已。其博約操至與否，未敢易言，願學者先辨其文與禮焉可也。

朱子言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人心者惟有書，則宜退求其一切養德之具，而亟亟與同人講習之，以經書爲佐證可也。而乃惟孜孜攻苦於書，其餘不甚重焉。且李氏亦知春秋時患在諸書，煩亂而禮樂散亡，孔子刪定萬世道德之宗，乃朱子適丁文墨浩繁之時，而不能刪削其煩亂，反從而訓之增之何也？夫朱子之所欲學者孔子也，而願未得孔子之心，未盡合孔子

學教之法，吾爲五百年之士子惜其不得爲會孟，爲五百年之世道惜其不得爲殷周，爲五百年之生民惜其不得蒙教養，故深惜朱子之未得爲孔子！

吳氏曰：「先生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語。」

經史子集，已情其過用精神，况記錄雜說乎？

北溪陳氏曰：「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溫潤，清巧的實。」云云。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毫無渣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先生一人而已。

試觀「道巍德尊，義精仁熟」二語，雖孔子不是過，而下面實指處，卻只是立言之辭約理盡旨明。味深而已。言其心度澄朗，工夫縝密，亦不外於辭氣想見之。蓋朱子身分原是如此，黃李吳陳諸公，亦但能於虛字間崇獎，不能於實際上增潤，及總贊主盟斯世一語，尤是不覺道出本色。蓋王者不作，五霸疊興，相繼主盟，假仁義以明王章，聖賢亦不得已而取之。故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孟子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秦漢而降，聖人不生，楊韓王周程朱陸薛王馮高諸子，相繼興與，主盟儒壇。兩詩書以明聖道，天下靡然向風，自好之士，多出其內。故五霸者，實德未修；

雖天下服之而不敬，帝不敢王，名之曰靈而已。諸儒者實學未至，雖天下宗之而不敬，靈不敢實，潭之曰靈而已。其身分正嗣。迄今大儒相繼登壇於東林者，猶皆稱主盟，其取義確矣。

鶴由魏氏曰：「國朝之盛，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世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隨陋，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若洗河之問，大寐之醒。至於朱文公先生，始以蘊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先生，遇蘇如將弗勝，於是敘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潭，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內外，兼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示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闡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定，惟先生巍然獨在，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追屈伸之文，周程張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燦然中興。」

天命陰陽鬼神等，僕之愚未見與議，但以大半屬聖人所罕言不諱者，而必毫分縷析，如示諸掌，何爲也哉？至於推明古人之經書，論著先正之前言往行，此自吾儒學成後餘事。學成矣，則用於世以行之，如不用於世，亦可完吾性分以還天地。不著述，可也；觀其時果有大理未明，大害未除，不得已

面有所著述，以望後世之明之除之，亦可也。若文人之文，書生之書解之論之，則不必矣。乃今以此等推演論著之既明，遂爲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燦然中興，不其誣歟！無實功於道統，既不免堯舜孔孟在天者之歎息，又無實徵於身世，豈能服當日之人心乎？徒以空言相推，駕一世之上，而動擬帝王聖賢，此爲學之名所從來也！僕嘗妄議宋代諸先儒，明末諸君子，使生唐虞三代之世，其學問氣節必更別。若只如此，恐亦不免僞學之禁門黨之誅也。但宋明朝廷既無真將相，草野既無真學術，則正宜用稱說詩書標榜清流者，不可廢崇儒重道之典，而悲天憫人，儒者宜存返己自罪之心。故天下有弑君之臣，殺父之子，無與於孔子也；而孔子懼，天下有無父之墨，無君之楊，非孟子爲之也，而孟子懼。蓋儒者之憫天下而厚自責如此，况真失學宗以誤斯人，則近代之禍，吾儒焉得辭其責哉？

朱子曰：「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個，故他門人敏底祇學得他說話，資質不逮，依舊無着摸。某則性鋒，讀書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爲高遠之論。蓋爲是身曾親經歷過，故不敢以是責人耳。學記日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

朱子與南軒一派師友，原只是說話讀書度日。較王何清談，頗用力於身心；較歐歐文字，猶規於理性。自盡詩酒，斷不能傲其矜持；佛老空虛，又全不及其讀講。三代後近於儒之學，疏薄氣運中不易得之疑難也。然而身分如此，無能強增，故推將處或規貼以聖賢道統躬行經濟之語，至其比長就短較實指事，或推人或自見，則皆在言詞讀作之中，而無他也。且其病南軒者，恐亦朱子所以自狀。但其爲失有淺深，遂自以爲得中耳。愚嘗上書刁文孝，其答書亦不問人之疑與否，只自己說盡。想刁公亦非矜情自見，蓋素日所學，原是說話作文，更無他物與人耳。况講讀之學，教卽循循有序，亦與學記之言時孫者不同。夫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所謂不學操縵不能安杖，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難服不能安禮，不與其藝不能樂學。苟躁速引進而不顧其安，是教人躐等而不誠也。不時不孫也。故法乾上會，謂其子九數已熟甚悅。予曰：「且勿令知有乘歸法，使之小息得一受用，方可再進。」正此意也。學者觀孟子深造之以道，教者必以規矩，諸章豈誦讀講說之學所可託哉？

「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略。」云云。伯恭說道理與作爲自是兩件事。如云仁義道德與度數刑名介然爲兩途，不可相通。

朱子說禮樂射御書數補填難，且理會道理。詩書非是看道理，詩書與禮樂射御書數介然爲兩途。

乎？只是不肯說明耳。古人云：「不知其人，視其友。」觀此益信。

東萊自不合做這大事記，他那時自感疾了，一日要做一年，若不死，自漢武五季，只千來年，他三年自可了此文字。人多云其解題煞有工夫，其實他當初作題目，卻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解題只現成，檢令諸生寫。伯恭病後，免人事應接，免出做官，若不死，大段做得文字。

可惜一派師友，都是以作文字度日，死生以之！

朱子於南軒伯恭皆不諱其短，交友之和而不同如此，豈惡聞異己之言哉？至今仕學，皆先立黨，此所以道愈微，世愈衰！

問子諱不喜人論性，曰：怕只是自己理會不會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

不喜人論性，本爲不是，但少下學耳。朱子好論性，又教人商量性，謂卽此是學，則誤矣！故陸子對語時，每不與說者中不取也。不取朱子，而不思我所見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朱子此等貶斥，尤不取陸子，不取陸子而亦不思我所言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子曰：「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兩先生豈未用此功歟？

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

朱子之學，全不覺其病，只由不知氣稟之善以爲學，可不自六藝入。不知六藝卽氣質之作用，所以藏形而盡性也。

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家所謂「鴛鴦」，難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禪家自愛如此。」

禪家無鴛鴦也，不繡鴛鴦，焉得鴛鴦與人看？

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段，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爲存養，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還鄉，但與說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又如脾胃受傷，不能飲食之人，卻硬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吃得吃不得，若是一頓便理會的，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要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會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

陸子說「良知良能」，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爲存養，非是言不用修爲存養，乃認孟子「先立乎其

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二句稍呆。又不足朱子之誦讀訓詁，故立言過激，卒致朱子輕之。蓋先立其大，原是根本，而維持壅培之無具，大亦豈易言立也？朱子旅寓人傷脾胃人二喻，誠中陸子之病，但又是乎持路程本當資送，口說健脾和胃方當開胃進食，即是終年持說，依然旅寓者不能回鄉，傷脾胃者不能下咽也。此所以亦爲陸子所笑，而學宗遂不歸一矣！豈若周公孔子三物之學，真旅寓者之饑糧車馬，傷脾胃者之參朮縮砂也哉？

既知夫子不說破，前乃譏陸子不說破是禪家自愛，何也？

子靜之說無定，大抵他只是要拗。

細檢之，講學先生，多是拗；只有多少耳。吾儒之道，有一定不易之理，何用拗？只因實學既失，二千年來只在口頭取勝，紙上爭長，此拗之所從來也。

問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無？」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在做去。云云。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聖賢教人，原無象山當下便是等語。試看聖賢，可曾有先生之學否？「學而時習之，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孔門是學靜坐訓解否？

便有靈寶之言，可以引路。

有靈寶之言，可以引路。今乃不走路，只效靈寶言，便當走路。每代引路之首增爾意多，卒之傷爾

道。上鮮見其人也。詩云：「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此之謂矣！

關說子靜云：這個只爭些子才差了，便如此他，只是差過了。更有一項卻是不及，若是過底揚轉來，卻好，不及底揚向上去，便好。只緣他纔高了，便不肯下，纔不及了，便不肯向上過的。便道只是就過裏面，求個中不及的，也道只就不及裏面，求個中；初間只差了些子，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又曰：某者近日學問，高者便說做天地之外去，卑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於佛老，卑者必入於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

看朱子歎息他人，真是自以爲中居之不疑矣。若以吾門相較，朱子知行竟判爲兩途；知似過，行似不及。其實行不及，知亦不及。又歎近日學者，高入佛老，卑入管商。恐以爲當時沒有真佛老，必更歎朱子之誦讀訓解爲耗神粗跡；有真管商，必更歎朱子之靜坐主敬爲寂守無用，恐不能出其上，而令兩項人受憐也。若吾夫子，中庸之道，舉其心性，可以使釋道哭，言其作用，可以使管商慚。儻朱子而幸遊其門，見其天高地厚，又豈敢遽自以爲是乎？不得孔子而師，顏曾而友，此朱子之大不幸也。

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明，只是虛更無底，思而不學，則殆正而無底，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慮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纔到退時，便如墮千仞之淵。

朱子指陸門流弊處，亦所以自狀。但朱子會說，又加會解會著，是以聳動愈多，頗有底。或問讀講著述，雖是靠書本，然畢竟經傳是把握，故頗有底。否？予曰：亦是讀講經書，身心有所依據，不至縱放，但亦耗費有用精神，不如陸王精神不損，臨事尚有用也。吾所謂頗有底者，蓋如講著此一書，若全不依此書行，不惟無以服人，已心亦難以安。故必略有所行，此處稍有底，只因原以講解爲學，而以行爲規貼，終不免掛一漏二。卽所行者亦不純熟，不如學而時習，用全副精神，身心道藝，一滾加功，進銳不得，亦退速不得；卽此爲學，卽此爲行，卽此爲教，舉而措之，卽此爲治。真堯舜宗子，文周功臣，萬世聖賢之規矩也。雖聰明如顏賜，焉得不歎循循善誘欲罷不能也哉？焉得不初疑爲多學而識，後乃歎性天不可聞也哉？難退法如冉求，安得不悅之而終成其藝也哉？儒入程朱之門，七十子皆流於禪林，二千九百人皆習爲訓詁矣！嗚呼！吾安得一聖門徒棄之末而師之也哉！或問來書掛一漏二，所行不熟，何處見？予曰：如朱子著家禮一書，家中亦行禮，至斬喪墨衰出入，則半禮等。

係。既廢正祭，乃又於俗節墨衰行事，此相失周公本意。至於婦人，便不與著喪服杖衽之制；祭時婦人亦不辨祭殺，至求一監視而亦若不得者。此何說乎？商人尙香，周人尙臭，皆窮究陰陽之祿，祭祀之要典也。諸儒語錄，講薰蒿悽愴等語，亦痛切，似知鬼神情狀者。至於集禮，乃將笙磬脂肆等皆削去之，如此類不可勝述，不可見哉！

邵菴虞氏曰：「孟子沒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夫子。」云云。程門學者，篤信師說，各有所奮力以張皇斯道；奈何世運衰微，民生寡祐，而亂亡隨之矣！悲夫！

許多聖賢張皇斯道下，卻繼之曰：「而亂亡隨之矣！」是何緣故？何其言而不思如此！

草廬吳先生繼許文正公爲祭酒，云館諸生，以次授業，書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問業；先生懇懇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道誘掖之。云云。一時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嘗與人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之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云云。真豪傑之士哉！至於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孰能與於斯？又百年至朱子，集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

懲懲循循，講論不倦，每至夜半，且寒暑不廢，其功可謂勤且苦矣！果有益於世乎？果成起一班人材乎？至其自負，亦不過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已。朱子曰：「此道不拚生盡死理會，終不解。」是其立志成功，已不過如此。但朱子眼頗高，不肯明以自任，元儒識更下，故直出口而不覺，不足異也。所可異者，所見日小，而以爲孟子亦只如此，則亦淺之乎言豪傑易言道統矣！

四

性理評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人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鏖銷，便有甚天理。」
既知少時缺習善之功，長時又習於穢惡，則爲學之要在變化其習染，而乃云變化氣質，何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

所歷事皆不忘，乃不教之歷事何也？

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待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

不淨，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然，而湧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先生倡明道學，病天下之空寂而尚浮文也，乃廢周公孔子六藝而貴靜坐讀書，不幾扑其升堂又食於堂乎？雖日捷而求其不空寂浮文，何可得也？養正之功，或不若是。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爲孝弟忠信者。」

既言此何不學古人而身見之？要之孔門稱古昔，程朱兩門亦稱古昔，其所以稱者，則不同也。孔門是身作古人，故曰：「吾從周。」二先生是讓與古人，故曰：「是難。」孔門講禮樂，程朱兩門亦講禮樂，其所以講者，則不同也。孔門是欲當前能此，故曰：「禮樂君子不斯須去身。」二先生是僅欲人知有此，故曰：「姑使知之。」

古人自入小學時，己自知許多事了；至入大學時，只要做此功夫。今人全未曾知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於渣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會。

朱子教人全未曾知，恐朱子亦未知之，如渴飲鹹食。如所云：「古人入小學，已知許多事；入大學只此功。」何其真切也？而下文「古人心上理會，今人事上理會」之語，又與上文自相混亂矣！

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費學，便只理會致知窮理功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莊敬篤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漸漸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也是合當理會的，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己甚事？

○「要補填」三字，見之大快；下卻云「難」，是朱子學教之誤。其初只是畏難而苟安。

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會本領，只去理會許多問骨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

既如此，何故說上段話？可怪！可怪！

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歲工夫；到二十時，聖人資質已自有二三分。

此周公以人治人，使天下共盡其性之道；所以聖賢接踵太和，在成周宇宙開者也。朱子知之而不學之，豈不可惜？然愚於此二段，深幸存學之不獲罪於朱子矣！

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為主收斂身心，卻方可下工夫。或云敬當不得小學，某嘗來小學都未嘗得敬。

敬字字面好看，卻是隱壞於禪學處。古人教灑掃即灑掃主敬，教應對進退即應對進退主敬，教禮樂射御書數即度數音律審固審控點畫乘除莫不主敬。故曰：執事敬，故曰：敬其事，故曰：行篤敬。皆身心一致加功，無往非敬也。若將古人成法皆含置，專向靜坐收攝徐行緩語處言主敬，乃是以吾儒虛字面做釋氏實工夫，去道遠矣。或云：敬當不得小學，真朱子益友，惜其未能愛善也。

嘗謂其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趨步，務要凝重，不可僥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閒話，恐廢光陰；勿看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檢點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佚放，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先生爲學得力處，備見訓子一書，故詳錄之。充此氣象，原有非俗儒文士所可及者。然孔門學者，果如斯而已乎？是在有志實學者自辨之。

問小學載樂一段，不知今日能用得否？曰：「姑使知之。」古人自小卽以樂教之，乃是人執手提誨，到得大來，涵養已就，稍能自立，便可。今人既無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

孟子曰：「我知言。」蓋言者，心聲也；故一言而覘其終身，不可掩也。况朱子大儒，亦不自掩，固昭然

可見者。如人問小學載樂，不知今日能用之否？何不答曰：書上所有，都是要用；不用，載之何爲？而乃曰：姑使知之。然則平日講學，亦不過使人知之而已，亦不過使人謂我知之而已。

因論小學曰：古者教必以樂，後世不復然。問：此是作樂使之聽，或其自作。曰：自作自理會不得，人作何益？古者國君備樂，士無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無時不備於前。

言之親切如此，只不肯自做主意，作後世引路人，不作前聖接迹人。豈知歷代相接，都作引路人哉。此人人說引路之言，而聖人之正路益荒也。

前賢之言，都是佩服躬行，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說過不濟事。

不知是自悔語，是責人語。但將博學之改爲博讀，書博作文，便不似聖門。佩服躬行，舊傳受朱子數，則知之真矣，而不行何哉？

東萊呂氏曰：「教小兒先以恭謹，不輕忽，不躡等，讀書乃餘事。」

先生輩，何爲只作餘事？

臨川吳氏曰：「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言。欲其有別也，而教之異處；欲其有躡也，

讀教之優長。因其良知良能而導之，而未及乎讀誦也。教之數，教之方，教之日，與夫學書計學幼儀，則既辨名物矣，而不非事乎讀誦也。弟子之職，曰孝，曰弟，曰謹，曰信，曰愛，曰親，行之有餘力而後學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過教以讀誦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

軍庶教古教法兩言，非事讀誦。又曰，今世童子，不過教以讀誦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其言一若甚厭夫讀誦之習者。五季之餘，武臣司政，民久不見儒生之治世，久不聞詩書之聲。積廢之極而氣數一運，周程張朱適逢其會，以誦讀詩書，講解義理爲倡。又粗文以道德之行，真不啻周公孔子復出矣。此所以一樹赤幟而四海望之，一登高呼而數世應之。嗚呼盛哉！而流不可返，讓不可救之禍，實伏於此。吳氏亦猶行朱儒之道者，而出言不覺。至是蓋誦讀之焰已熾，而舉世罔覺，又不客不露其幾也。而吾所甚懼，正在此幾也。文盛之極則必衰，文衰之返則有二：一是文衰而返於實，則天下厭文之心必轉而爲喜實之心，乾坤棄其福矣；途而在上，則爲三代，即窮而在下，如周末文衰，孔子轉之以實，雖教之未盡全勝，猶稍延二百年吾儒之厭。不然，焚隳之禍，豈待秦政之時哉！一是文衰而返於野，則天下厭文之心，必激而爲滅文之念，吾儒與斯民，淪胥以亡矣。如有宋程朱黨僞之禁，大將時東林之建獄，嚴讀末獻忠之焚毀，恐猶未已其禍也。而今不知此幾之何向也。吳曰：「知

幾其神乎？余曰：「知得其權乎！」

程子曰：「解義理者一向尋章劄，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誤，兼亦誤人！」

真結！

古之學者，優柔臆飲，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卻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

知及此矣，其教及門，乃亦未見古人先後次序，又不作話說一場而已哉！

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卻總是實。

程子雖失聖門成法，而胸中所見猶實，故其言如此。朱子去此則又遠矣！

問：如何學可謂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誠實。」

程朱言學至肯綮處，若特避六藝六府之學者，何也？如此段言，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可謂透宗語矣！
下何不云得者須履中蹈和躬習實踐，深造以六藝之道，乃自得之也。乃云須默識心通，不仍是知之乎！

遺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理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人都無，只

有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

學之患，莫大於以理義讓古人做。程朱動言古人如何，今人都無不思，我行之即有矣。雖古制不獲盡傳，只今日可得而知者，盡習行之，亦自足以養人。况因偏求全，即小推大，古制亦無不可追者乎？若只憑口中所談，紙上所見，心內所思之理義，養人恐養之不深且固也。

學貴乎成，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業，用而不能行其學，則非學矣。

程子論學頗實，然未行其言也。夫教者之身，即所以教也；其首傳所教者，即教者之身也。試觀程門學成其業乎？用行其學乎？孔子攝相而魯治，再樊爲將而齊北，二程在朝而宋不加治，龜山就徵而金人入汴，謂之學成用行，吾不信也。

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訓詁，惑於異端；苟無此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

可歎三弊誤此乾坤！先生濯洗，亦本甚淨，故其流遠而益差也！向嘗謂程朱與孔孟各是一家，細觀之，程與朱亦各是一家。

張子曰：「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粗入精也。」又曰：「若始求甚深，恐自茲愈遠。」又曰：「但掃拂去舊日所爲，使動作皆合於禮。」

張子以禮爲重，習而行之，以爲教；便加宋儒一等。

既學而有先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便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所學既失其宗，又將古人成法說壞；武觀「大學之道」，纔言「明德」，卽言「親民」，焉得云無意於功業？且入學卽是要作大匠，烏得謂之代大匠斲？僕教幼學道藝，或阻之曰：「不可，今世不如此。」予曰：「但抱書入學，便是作轉世人，不是作世轉人，但不可有者，躁進干祿，非位謀政之心耳。」

上蔡謝氏曰：「學須是熟講。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時人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仁亦在夫熟而已。子云：『學之不講，是博學矣；又當審問慎思明辨以講之。』若非已學，將執何者以講乎？今徒講而不學，誤矣！」

顏子工夫，真百世規範，舍是更無入路，無住宅。極是！

龜山楊氏曰：「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會著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云云。若是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慈，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

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開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彷彿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學以博通古今爲文章，或志於忠信廉潔，不爲非義而已。不知須是開道。

諸先生自負開道矣，越以爲責之以古聖賢之道，亦未盡彷彿也。卽如先生當汴京垂亡之際，輕身一出，其所措置，徒見荆公配饗，說道學話而已。

雖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爲無用之文，微律科名而已。果何益哉？

僕謂爲學者與此較，則陋矣！何不與堯舜伊周孔孟較。

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亦未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多識自不可廢，博學乃只多讀書乎？

顏淵請問其目。學也，請事斯語則習矣。學而不習，徒學也。嘗之學射而至於戲，則知所學矣；若夫承庭

閉目不睜，貫竅而縣不絕，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

顏子請問何仍是問，未可謂之學，請事斯語。學也欲罷不進而不止，乃習矣。龜山一字之設，未爲甚差；但說學必宜習之理最透，而未見其習者無他，習其所習，非孔門所謂習也。

延平李氏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所見，雖一毫私欲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功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試觀孔孟，曾有靜坐澄心，體認天理等語否？然吾亦非謂全屏此功也。若不失周孔六藝之學，即用此功於無事時亦無妨；但專用力於此以爲學問根本，而又以講說爲枝葉，則全誤矣！

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磋；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

何不思孔門「羣居終日」是作何事？何不思性天不可聞，是何主意？乃動思過子貢以上耶？以孔子之道律之，恐有宋諸先生不免爲智者過之一流。

朱子曰：「今之爲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都是從頭起；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寄存個大學大事。得道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開闔去，向來小時做得道理，存其中正，似一個極相似。」

余謂何難之有？只不爲耳！即將藝之小者，令子弟之幼者習之；藝之大者，令子弟之長者習之。此是整飭身體涵養性情實務。正心誠意非精，府修事和非粗，乃諸先生只懸空說，存養而不躬習其事，卻說難。卻說今日小學全失，無人習，如此而言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虛面無據矣！然則豈惟小學廢，大學不亦亡乎？而乃集小學也，註大學也，何爲也哉？

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煨然，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卻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着力，子細窮究，後來卻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朱子論學，只是論讀書，但他處多入理會道理窮理致知等字面，不肯如此分明說。試看此處直言之如此十分精彩，十分有味，蓋由其得力全在此也。夫讀書乃學中之一事，何如全副精神用在簡策乎？

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閒事上時多。於義理卻生，於閒事卻熟。只因廢失六藝，無以習熟義理，不由人不習熟閒事也。今若一復孔門之舊，不惟好色好貨，一切私欲無從發，博奕詩酒等自不爲，即誦讀訓詁著述文字等事亦自無暇。蓋聖人知人不習義理，便習閒事，所以就義理作用處，如六藝使人日習熟之。若只在書本上覓義理，雖亦竊廣此心，不思別

事。但放卻書本，卽無理會。若直靜坐勁使此心熟於義理，又是甚難；况亦依舊無用也。

或問爲學如何？僖工夫曰：「不過是切己便的當。此事自有大綱，亦有節目。」云云。然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不是安排此一件爲先，此一件爲後，此一件爲大，此一件爲小，隨人所爲，先其易者，闕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理會。且如讀書二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且放下未要理會，亦得如詩書，直是不可不先理會。」云云。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人自學不至耳！

或問：爲學如何做工夫？又問：如何是倫序？皆最切之問。朱子乃只左支右吾說皮面語，大綱節目數，竊可敷衍；至於不是安排此一件爲先，此一件爲後，此一件爲大，此一件爲小，便是糊混。夫古人教法，某年舞勺，某年舞象，某年習幼儀，某年學禮，何嘗不是安排一定，孰先孰後孰大孰小哉？「知所先後」，大學又明言矣。糊混幾句已，又說歸讀書，讀書又不教人理會制度等事。姑教避難取易。夫理會制度，已畏其難矣；况取其所謂制度者，而身習之，身精之乎？此等語皆出他人口，朱子必灼見其弊而力非之，師望既高，信口說去，不自覺如此。卻說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夫聖賢言語，雖曾誤天下後世，其誤天下後世者，乃是不從聖賢語耳。夫學而時習之，是魯論第一言，尙且不從，况其餘乎？嘗閱左傳，至簡子鑄刑鼎，孔子歎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以爲晉之亡在任刑威。

耳，而下文乃曰：「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之守？蓋其失不在刑書，而在鑄刑書於鼎。夫法度操於上，則民知範，吾功罪者，吾上也；司吾生死者，吾上也；時而出入輕重以爲平允者，皆吾上也。天下懷王，一國懷君，一獄懷吏，士農工商罔敢愆於職中，逸於職外者，惟吾上是神是勝也；而上下定賤辨矣，賢德彰矣，今銘在鼎，則國人必將以鼎爲依據，而不知受法於天者王，守法者君，序守者鼎矣！貴大夫百執事，是使之忽人而重鼎，民不見所尊，必將不遵其度；不遵其度，必不守其業。故曰：「何以尊貴，何業之守」也。貴賤無序，何以爲國？嗟乎！簡子但以刑書鑄於鼎，而孔子知其亡；况漢宋之儒，全以道法奉於書，至使天下不知尊人，不尙德，不貴才，而曰「宰相必用讀書人」，不幾以守鼎吏爲政乎？其所亡又豈止一晉乎？是以至此極也，非孔子至聖孰能見鑄鼎之弊乎？吾願天下急思孔子之旨，吾願上天急生孔子之人也。

存性

駁氣質性惡

程子云：「論性論氣二之則不是。」又曰：「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朱子曰：「纔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而又曰：「既是此理，如何惡？所謂惡者，氣也。」可借二先生之高明，隱爲佛氏六賊之說浸亂，一口兩舌而不自覺。若謂氣惡，則理亦惡；若謂理善，則氣亦善。蓋氣卽理之氣，理卽氣之理，烏得謂理純一善而氣質偏有惡哉？譬之目矣，眶、胞、睛、氣質也，其中光明能見物者，性也。將謂光明之理專視正色，眶、胞、睛乃視邪色乎？余謂光明之理，固是天命；眶、胞、睛，皆是天命。更不必分何者天命之性，何者是氣質之性，只宜言天命。人以目之性光明，能視卽目之性善；其視之也，則情之善。其視之詳略遠近，則才之強弱，皆不可以惡言。蓋詳且遠者，固善；卽略且近，亦第善不精耳。惡於何加？惟固有邪色，引動障蔽其明，然後有淫視而惡始名焉。然其爲之引動者，性之咎乎？氣質之咎乎？若歸咎於氣質，是必無此目而後可全目之性矣。非釋氏六賊之說，而何孔孟性旨湮沒至此，是以妄爲七圖以明之，非好辯也，不得已也。

明明德

朱子原亦識性，但爲佛氏所染，爲世人惡習所混；若無程張氣質之論，當必求性情才及引蔽習染七

字之分界。而性情才之皆善，與後日惡之所從來判然矣。惟先儒既開此論，遂以惡歸之氣質，而求變化之。豈不思氣質即二氣四德所結聚者，烏得謂之惡？其惡者，引蔽習染也。惟如孔門求仁，孟子存心養性，則明吾性之善，而耳目口鼻皆奉令而盡職。故大學之道曰：「明明德。」尙書贊舜首曰：「欽明。」舜曰：「濬哲。」文曰：「克明。」中庸曰：「尊德性。」既尊且明，則無所不照。譬之居高肆望，指揮大衆，當惻隱者則惻隱，當羞惡者即羞惡。仁不足以恃者，即以義濟之；義不足以恃者，即以仁濟之；或用三德並濟一德，或行一德兼成四德。當視即視，當聽即聽，不當即否。使氣質皆如其天則之正，一切邪色淫聲自不得引蔽，又何習於惡染於惡之足患乎？是吾性以尊明而得其中正也。六行乃吾性設施，六藝乃吾性材具，九容乃吾性發現，九德乃吾性成就。制禮作樂，燮理陰陽，裁成天地，乃吾性舒張，萬物咸若，地平天成，太和宇宙，乃吾性結果。故謂變化氣質如養性之效則可，如「德潤身」「醉面盎背」「施於四體」之類是也。謂變化氣質之惡以復性之效則不可。以其間罪於兵而責染於絲也。知此，則宋儒之言性氣皆不親切。惟吾友張石牋曰：「性即是氣質之性，堯舜氣質，即有堯舜之性；呆獸氣質，即有呆獸之性，而究不可謂性有惡。」其言甚是。但又云：「人決不能如堯舜，則輕矣！吾未得與之辨明，而石牋物故，深可惜也！」

棉桃喻性

諸儒多以水喻性，以土喻氣，以濁喻惡；將天地予人，至尊至貴，至有用之氣，氣，反似爲性之異者。然不知若無氣質，理將安附？且去此氣質，則性反爲兩間無作用之虛理矣。孟子一生苦心，見人即言性善，言性善必取才情故迹一一指示，而直指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明乎人不能作聖，皆負此形也；人至聖人，乃充滿此形也。此形非他，氣質之謂也；以作聖人之具，而謂其有惡，人必將賤惡吾氣質，程朱敬身之訓，又誰肯信而行之乎？因思一喻曰：天道渾淪，譬之棉桃，殼包棉，陰陽也；四瓣，元亨利貞也；軋彈紡織，二氣四德流行以化生物也；成布而裁之爲衣，生人也；領袖襟裾，四肢五官百骸也；性之氣質也，領可護項，袖可藏手，襟裾可蔽前後，即目能視，耳能聽，子能孝，臣能忠之屬也。其情其才皆此物，此物豈有他哉，不得謂棉桃中四瓣是棉，軋彈紡織是棉，而至製成衣衫即非棉也；又不得謂正幅直縫綸斜幅旁殺即非棉也。如是則氣質與性是一是二，而可謂性本善，氣質偏有惡乎？然則惡何以生也？則如衣之著塵觸污，人見其失本色，其厭觀也，命之曰污衣，其實乃外染所成，有成衣即被污者，有久而後污者，有染一二污者，有三四分以至什百全污不可知其本色者。然只須煩擗澣滌，以去其染著之塵污已耳，而乃謂繞去其襟裾也，豈理也哉？是則不特成衣不可謂之污，雖極垢敝以

不可爲衣本汚，但外染有淺深，則潤澤有難易。若百倍其功，縱積穢可以復潔，如莫爲之力，即蠹點不能復素。則大學「明德」之道，「日新」之功，可不急講歟？

借水喻性

程朱因孟子借水喻性，故亦借水喻者甚多，但主意不全，所以將孟子語皆費棄合來就己說。今就水明之，則有目者可共見，有心者可共解矣。程子云：「清濁雖不全，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此非正以善惡雖不全，然不可以惡者不爲性乎？非正以惡知氣質之性乎？請問濁是水之氣質否？吾恐澄灑者，水之氣質，甚濁之者，乃雜入水性本無之土，正猶吾言性之有引蔽習染也，其濁之有遠近多少，正猶引蔽習染之有輕重淺深也。若謂濁是水之氣質，則濁水有氣質，清水無氣質矣。如之何其可也！

性理評

朱子曰：「孟子道性善，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

此語可能！「性善」二字，如何分輕重？雖說是對言，若必分輕重，則孟子時人競言性，但不知性善耳。孟子道之之意，似更重善字。

朱子述伊川曰：「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薄其性矣。」

「情既熾」句，是歸罪於情矣。非王子曰：程子之言，似不非熾便是惡。子曰：孝子之情濃，忠臣之情盛，熾亦何惡？賢者又盛於莊周矣！

又曰：「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無中節之間耳。

以不中節爲非亦可，但以爲惡妄則不可。彼忠義士不中節者，豈少哉？

朱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此亦未嘗不善。至於物至知誘，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方是惡。故聖賢說得惡字煞遲。」

此段精確，句句不紊層次。吾之七圖，亦適以發明朱子之意云爾。而乃他處多亂何也？以此知朱子識詣之高，而未免惑於他人之見耳！按朱子此段是因樂記語而釋之，可見漢儒見道，猶勝宋儒。

又述韓子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

先生輩亦雜佛老矣！

張南軒答人曰：「程子之言，謂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繼之曰：「凡人說

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

玩程子云：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蓋以易繼善句，作已落人身言，謂落人身便不是性耳。夫性字從生心，正指人生以後而言；若人生而靜以上，則天道矣！何以謂之性哉？

朱子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只是偏塞。」

人亦有偏塞，如天墜天閹是也。物亦有明暗，如沐猴可教人戲，鸚鵡可教人言，是也。

程子曰：「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揚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噫！楚越椒始生，而知其必滅若敖，晉揚食我始生，而知其必滅羊舌，是後世言性惡者以為明證者也。亦言氣質之惡者以為定案者也。試問二子方生，其心欲弑父與君乎？欲亂倫敗類乎？吾知其不然也。子文問母不過察聲容之不平，而知其氣稟之甚偏，他日易於為惡耳。今即氣稟偏而即命之曰惡，是指刀而坐以殺人也。庸知刀之能利用殺賊乎？程子云：「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可為善論。而惜乎不知氣無惡也！

朱子曰：「氣有不存，而理卻常在。」又曰：「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此理。」

後言不但以己矛刺己盾乎？

孔孟言性之異，略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全而曰近。蓋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所習之遠耳。

愚謂識得孔孟言性原不異，方可與言性。孟子明言爲不善，非才之罪，非天之降才爾殊，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又曰：形色，天性也，何嘗專言理？况曰：「性善」，謂聖凡之性全是善耳，亦未嘗謂全無差等。觀言「人皆可以爲堯舜」，將生安學利困勉無不在內，非言當前皆與堯舜全也。宋儒強命之曰「孟子專以理言」，冤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二語，乃自罕言中偶一言之，遂爲千古言性之準；性之相近，如真金，輕重多寡雖不全，其爲金俱相者也。惟其有差等，故不曰全，惟其全一善，故曰近。將天下聖賢豪傑常人不一之善性，皆於「性相近」一言包括，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將世人引蔽習染好色好貨以至弑君弑文無窮之罪惡，皆於「習相遠」一句定案。故曰：「非才之罪也，非天之降材爾殊也。」孔孟之旨一也。昔太甲顛覆典刑，如程朱作阿衡，必將曰此氣質之惡，而伊尹則曰：茲乃不善，習與性成。大約孔孟而前，實之習，使人去其所本無；程朱以後，責之氣，使人情其所本有。是以人多以氣質自誇，竟有「山河易改，本性難移」之謬矣。其誤世豈淺

說？

此理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實發明之，其說甚詳。

以聖賢所罕言而詳詳言之，至於何年習數、何年習禮、何年學樂，則孔子與天下共見者，而反後之，便是禪宗。

邵浩問曰：「趙書記嘗問浩：『如何是性？』浩對以伊川云：『孟子言性善，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趙云：『安得有兩樣？只有中庸說：『天命之謂性。』自分明白，公當初不曾問他。既謂之善，固無兩般；纔說相近，須有兩樣。』」

善哉書記！認性真確，朱子不如，大舜舍己從人矣！殊不思夫子言相近，正謂善相近也；若有惡，則如黑白冰炭，何近之有？

孟子言性，只說得本然底，論才亦然。荀揚韓諸人，雖是論性，其實只說得氣不本然，便不是性。

問：氣質之說，起自何人？曰：此起於程張。某以為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

程張際為佛氏所惑，又不解惡人所從來之故，遂杜撰氣質一說，誣吾心性。而乃謂有功聖門，有補

來學，誤甚！

程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

玩「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語，則程子本意，亦未嘗謂氣質之性有惡；凡某所謂善惡者，猶言偏全純駁清濁厚薄焉耳。但不宜輕出一惡字，馴至有氣質惡爲吾性害之說，立言可不慎乎？「流於惡」流字有病，是將謂源善而流惡，或上流善而下流惡矣。不知源善者流亦善，上流無惡者下流亦無惡；其所爲惡者，乃是他途岐路，別有點染。譬如水出泉，若皆行石路，雖自西海達於東海，毫不加濁；其有濁者，乃屬土染之，不可謂水本清而流濁也。知濁者爲土所染，非水之氣質，則知惡者是外物染乎性，非人之氣質矣。

問：善固性也；是若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此理本善，因氣而騰突，雖是騰突，然亦是性也。曰：他原頭處都是善，因氣偏這性便偏了；然此處亦是性，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都是惡而無惻隱，這個便是惡的，這個喚做性耶？不是。如墨子之心，本是惻隱，孟子推其弊，到得無父處，這個便是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此段朱子極力剝查氣質之惡，明乎此，則氣質之有惡，照然矣；大明乎此，則氣質之無惡，昭然矣。夫氣質性使偏一言，是程朱氣質性惡本旨也。吾意偏於何物，下文乃曰：「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都是羞惡而無惻隱，便是惡。」嗚呼！世豈有皆惻隱而無羞惡，皆羞惡而無惻隱之人耶？豈有皆惻隱而無羞惡，皆羞惡而無惻隱之性耶？不過偏勝者偏用事耳。今即有人偏勝之甚，一身皆是惻隱，非偏於仁之人乎？其人上焉而學以至之，則爲聖也，當如伊尹；次焉而學不至，亦不失爲屈原一流人。其下頑不知學，則輕者成一姑息好人，重者成一貪濁昧罔之人，然其貪濁昧罔，亦必有外物引之，遂爲所蔽而僻焉。久之相習而成，遂莫辨其爲後起爲本來；此好色好貨，大率偏於仁者爲之也。若當其未有引蔽，未有習染，然指其一身之惻隱曰：此是好色，此是好貨，豈不謬乎？即有人一身皆是羞惡，非偏於義之人乎？其人上焉而學以至之，則爲聖也，當如伯夷；次焉而學不至，亦不失爲海瑞一流人。其下頑不知學，則輕者成一傲岸絕物，重者成很毒殘暴之惡人。然其很毒殘暴，亦必有外物引之，遂爲所蔽而僻焉；久之相習而成，遂莫辨其爲後起爲本來。大率殺人戕物，皆偏於義者爲之也；若當其未有引蔽，未有習染，而指其一身之羞惡者曰：此是殺人，此是戕物，豈不謬乎？墨子之心原偏於惻隱，遂指其偏於惻隱者謂之無父可乎？但彼不明其德，無斷義之功，見此物亦引

變而出見彼物亦引愛而出久之相習即成一兼愛之性。其弊至視父母如路人則惡矣！然亦習之至此非其孩提即如此也。即朱子亦不得不云「孟子推其弊至於無父」一則下句不宜承之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朱子曰：「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質之性，則不出此五者，然氣質底性便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

即云氣質之性，即是四端之性，別無二性，則惡字從何加之？可云惡之性，即善之性乎？蓋周子之言善惡，或亦如言偏全耳！然偏不可謂爲惡也，偏亦命於天者也，難亦命於天者也，惡乃成於習耳。如官然，正印固君命也，副貳獨非君命乎？惟山寨僧僞非君命耳，如生物之本色，然五色兼全，且均勻而有條理者，固本色也，獨黃獨白非本色乎？即色有錯雜，獨非本色乎？惟灰塵汚泥，薰漬點染，非本色耳。今乃舉副貳雜職與僧僞左誅，以偏色錯彩與汚染并厭，是惟正印爲君命，純美爲本色，惟堯舜孔孟爲性善也。烏乎可？周子太極圖原本之道士陳希夷禪僧善涯，豈其論性亦從此觀而諸儒遂皆宗之歟？

嘗若水之就下處，當時只是淺說了，蓋水之就下，便是喻性之善。如孟子所謂「過類在山」，雖不是

願水之性，然不謂之水不得。這便是前面「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說。

竭盡心力，必說性有惡，何爲？ 弑父弑君，亦是人，然非人之性；過類在山，亦是水，然非水之性。

水流至海而不污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如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水流未遠而濁是水，出泉即遇易虧之土，水全無與也，水亦無如何也。人之自幼而惡，是本身氣質偏駁，易於引蔽習染，人與有責也，人可自力也，如何可倫？ 人家牆卑，易於招盜，牆誠有咎也，但責牆曰，汝即盜也，受乎哉？

國昔舊時人嘗裝惠山泉去京師，或時臭了。京師人會洗水，將沙石在笕中，上面傾水從笕中下去；如此十數番，便漸如故。

此正洗水之習染，非洗水之氣質也。

而今講學用心，著力都是用這氣去尋個道理。

然則氣又有用，如此而謂其有惡乎？

或問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全何也？勉齋黃氏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

是以偏爲惡矣！則伯夷之偏清，柳下惠之偏和，亦謂之惡乎？

愚嘗質之先師，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

未發之前，可羨如此，則已發可憎矣？宜乎佛氏之打坐入定空卻一切也。黃氏之言，不意背誕乎？

氣有清濁，譬如著些物，蔽了發不出，如柔弱之人，見義不爲，爲義之意，卻在裏面，只是發不出，如燈火使紙罩了光，依舊在裏面，只是發不出來。拆去了紙，便是光。

此紙原是罩燈火者，欲燈火明，必拆去紙，氣質則然，氣質拘此性，即從此氣質明，此性還用此氣質發用此性，何爲拆去？且何以拆去？拆而去之，又不止孟子之所謂「戕賊人」矣！

以人心言之，未發則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焉。然原其所以爲惡者，亦是此理，而發非是別，有個惡與理不相干也。若別有個惡與理不相干，卻是有性外之物也。

以未發爲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是謂未出土時純是麥，既成苗時即成麻與麥，有是理乎？至爾所

以爲惡，亦自此理而發；是誣吾人氣質，並誣吾人性理。其初尙近韓子「三品」之論，至此竟同荀氏性惡，揚氏善惡混矣！

北溪陳氏曰：「自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爲惡，揚子便以性爲善惡混；韓文公又以爲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東坡蘇氏，又以爲性未有善惡；五峯胡氏，又以爲性無善惡，都只含糊云云。至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質一段，方見得善惡所從來。」又曰：「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

程張於秦論無統之時，獨出氣質之性一論，使荀揚以來，諸家所言，皆有所依歸；而世人無窮之惡，皆有所歸咎。是以其徒如空谷聞音，欣然著論垂世；而天下之爲善者愈阻，曰：「我非無志也，但氣質原不如聖賢耳。」天下之爲惡者愈不懲，曰：「我非樂爲惡也，但氣質無如何耳。」且從其說者，至出辭悖戾而不之覺，如陳氏程子於本性之外，發出氣質一段。噫！氣質乃非本來者乎？本來之外，乃別有性乎？又曰：「方見得善惡所從來。」惡旣從氣稟來，則指滌色者氣質之性也，黷貨者氣質之性也，弑父弑君者氣質之性也；將所謂引蔽習染反置之不問，是不但縱賊殺良，幾於釋盜寇而囚吾兄弟子姪矣。異哉！

潛室陳氏曰：「識氣質之性善惡，方有著落；不然，則惡從何處生？孟子專言義理之性，則思無所歸。是論性不論氣不備，孟子之說爲未備。」

觀告子或人之說，是孟子時已有荀揚韓張程朱諸說矣。但未明言「氣質」二字耳。其未明言者，非其心思不及，乃去聖人之世未遠，見習禮習樂習射習書數，非禮勿視聽言動，皆以氣質用力，卽此爲存心，卽此爲養性。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故曰：養吾浩然之氣。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當時儒者視氣質甚重，故雖異說紛紛，已有隱壞吾氣質誣吾性之意。然終不敢直誣氣質以有惡也。魏晉以來，佛老肆行，乃於形體之外，別狀一空虛幻覺之性靈，禮樂之外，別作一閉目靜坐之存養。佛者曰：入定，儒者曰：吾道亦有入定也；老者曰：內丹，儒者曰：吾道亦有內丹也。借四子五經之數，行楞嚴參全之事，以躬習其事爲粗迹，則自以氣骨血肉爲分外。於是始以性爲精形體爲畧，乃敢以有惡加之氣質，相衍而莫覺其非矣。賢如朱子而有「氣質爲吾性害」之語，他何說乎？噫！孟子於百說紛紛之中，明性善及才情之善，有功萬世；今乃以大賢諄諄，然罷口敝舌，從諸妄說辯出者，復以一言而誣之。曰：孟子之說，原不明不備，原不會拆倒告子。噫！孟子果不明乎？果未備乎？何其自是所見，妄議聖賢，而不知其非也。

問：目視耳聽，此氣質之性也；然視之所以明，聽之所以聰，抑氣質之性耶？抑義理之性耶？曰：目視耳聽，物也；視明聽聰，物之則也。來問可施於物則不可，施於言性若言性，當云好色好聲，氣質之性，正色正聲，義理之性。

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彝德，詳詩與子言物則非性，而何况朱子解物則亦云：「如有父子則有孝慈，有耳目則有聰明」之類；非謂孝慈即父子之性，聰明即耳目之性乎？今陳氏乃云來問可施於物，則不可施於言性，是謂物則非性矣。又云若言性，當云好色好聲，氣質之性，正色正聲，義理之性，是物則非義理之性，並非氣質之志矣。則何者爲物之則乎？大約宋儒認性，大端既差，不惟證之以孔孟之旨不合，即以其說互參之，亦自相矛盾，各相牴牾者多矣。如此之類，當時皆能欺人且以自欺。蓋空談易於藏醜，是以舍古人六府六藝之學而高談性命也。予與友人法乾王子初爲程朱之學談性天，似無齟齬；一旦從事於歸除法，已多艱誤，况禮樂之精繁乎？昔人云：「畫鬼容易畫馬難。」正可喻此。

韓川吳氏曰：「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會分別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

氣質之有濁惡而污壞，其性也，故雖與告子言而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人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也。」

孟子時雖無氣質之說，必有言才不善情不善者。故孟子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人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凡孟子言才情之善，卽所以言氣質之善也；歸惡於才情氣質，是孟子所深惡，是孟子所亟辯也。宋儒所自恃以爲備於孟子者，蓋於孟子發前聖所未發者，不知其蹈告子二或人之故智，爲孟子所詞而闕之者也。顧反謂孟子有未備無分曉，然猶時有回護語，未敢遽處孟子上至于元儒，則公然肆口以如程朱言未備，指孟子之言性而言也。言不明指荀揚世俗之論性者言也，是夷孟子於荀揚世俗矣。明言氣質濁惡污吾性壞吾性，不知耳目鼻手足五臟六腑筋骨血肉毛髮俱秀且備者，人之質也，雖憲猶異於物也；呼吸克周榮潤運用乎五官百骸，粹且靈者，人之氣也，雖憲猶異於物也。故曰：「人爲萬物之靈。」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其靈而能爲者，卽氣質也；非氣質無以爲性，非氣質無以見性也。今乃以本來之氣質而惡之，其勢不混本來之性而一之不已也。以作聖之氣質而視爲污性壞性害性之物，明是禪家六賊之說，其勢不混儒釋而一之不已也。能不爲此懼乎？是以當此普地狂瀾汎濫東奔

之時，不度勢，不量力，駕一葉之舟，而欲挽其流，多見其危也。然而不容已也。觀至「曠與告子」，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嘆曰：吳臨川何其似吾童時之見也？吾十餘歲讀孟子，至義內章，見敬叔敬弟之說，猶之敬兄，酌鄰人也；公都子何據而遽瞭然不復問乎？飲湯飲水之喻，猶之敬叔敬弟也；孟子何見而遂愾然不復辯乎？至「後從長者，雖乎」句悟出，則見句句是義內矣。今觀孟子辯性諸章，皆據人情物理指示，何其痛快明白。告子性甚執不服，必更辯；今既無言，是已折倒也。吳氏乃見爲不足解，惑見爲未折倒告子，是其見即告子之見，而識又出告子下矣！

朱子曰：「孟子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揚之口。」

程朱志爲學者也，卽所見異於孟子，亦當虛心以思，何爲孟子之見如彼？或者我未之至乎？更研求告子荀揚之所以非與孟子之所以是，自當得之。乃竟取諸說統之爲氣質之性，別孟子爲本來之性，自以爲新發之祕，兼全之識，反視孟子爲偏而未備是何也？去聖遠而六藝之學不明也。孟子如明月出於黃昏，太陽之光未遠，專望孔子爲的意見，不以用曲學邪說，不以雜程朱，則如未旬之半夜，偶一明色，燦燦之星出，一時暗星既不足比光，而去日月又遠，卽儼然太陽而明月亦不知覺矣！

又古者學從六藝入，其中涵濡性情，歷練經濟，不得獵等，力之所至，見斯至焉。故聰明如端木子，猶以孔子爲多學而識，直待垂老學深，方得聞性道。一聞夫子以顏子比之，爽然自失，蓋因此學好大，鶩荒不得也。後世誦讀訓詁，主靜致良知之學，極易於身，在家庭，目運天下，想像之久，以虛爲實，遂倏然成一家言而不知其誤也。

吳氏曰：「程子性卽理也。」云云。張子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云云。此言最分曉，而觀者不能解其言，反爲所惑，將謂性有兩種。蓋天命之性，氣質之性，兩性字只是一般，非有兩等性也。

程張原知二之則不是，但爲諸子釋氏世俗所亂，遂至言性有二矣。旣云天地之性，渾是一善；氣質之性，有善有惡。非兩種性而何？可云惡卽理乎？

問：「子罕言命，若仁義禮智信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貴賤死生壽夭之命有不全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稟得精英之氣，便爲聖爲賢，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稟得清明者曰英爽，稟得敦厚者曰溫和，稟得清高者便貴，稟得豐厚者便富，稟得長久者便壽，稟得衰頹薄汚者便爲愚不肖爲貧爲賤爲夭。天有那氣，生一個人出來，便有許多物隨他來；天之所命，固是均一，而氣稟便有不齊，只看其稟得來如何耳。此段甚醇，愚第三圖大意正仿此。」

三代而上，氣敦醇，氣清者必厚必長；故聖賢皆貴且壽，且富且壽，以下反是。

愚謂有回轉氣運法，惟行選舉之舉，則清者自高自厚矣。

程子曰：「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受於天之謂性，稟於氣之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

罪氣因罪才，故曰孟子時人，言才情不善，即氣質之說；程張氣質之性，即告子二成人之見也。

告子所云，固是爲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也。

愚謂程朱即告子之說，猶屬遙度之語。茲程子竟明許告子所言，是且日爲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以憾告子。辭不達意者，不知諸先生正不遇孟子問，故不自知其不是也。

朱子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與才絕相近，但感是遇物而發，路陌曲折，恁的去底，才是有氣力去做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

此段確實，乃有才情惡氣質惡，程子密於孟子之語何也？

伊尹所謂才與孟子說才小異而語意尤密，不可不考。

伊川明言其不善，乃是才也。與孟子之說如冰炭之異性，燕越之異轍矣。尙得謂之小異乎？

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與人說；考之經典，卻有此意。如書云：「人惟萬物之靈，寬聰明作元后。」與夫天乃錫王智勇之說，皆此意也。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辯告子牛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氣質之性」四字，未爲不是，所差者，謂性無惡，氣質偏有惡耳。茲所引經傳，乃正言氣質之性，善者，何嘗如程張之說哉？朱子方惑于其說，遂視經傳皆是彼意矣。若僕曲爲援引，較此更似「道心惟微」義理之性也；「人心惟危」氣質之性也，命也。有性焉，義理之性也；性也，有命焉，氣質之性也，然究不可謂之有惡。

問：天理人欲全體異用之說如何？曰：當然之理，人合恁地底便是體，故仁義禮知爲體；如五峯之說，則仁與不仁，禮與不禮，智與不智，皆是性。如此則性乃一。

個大人欲窺子其說，乃與東坡子由相似。是大鑿脫，非小失也。

以氣質之性爲有善有惡，非仁與不仁禮與不禮皆性乎？非說性是天私欲窺子乎？朱子之言乃所以自駁也。

一一

性圖

竊謂宋儒皆未得孟子「性善」宗旨，故先繪朱子圖於前，而繪惡妄七圖於後，以請正於高明長者。

朱子性圖

性善



惡

惡不可謂從善中直下來，只是

不能善，則偏於一端而為惡。

善

發而中節，

無性不善。

右圖解云：發而中節，無性不善；竊謂雖發而不中節，亦不可謂有性不善也。此言外之弊也。惡字下云：惡不可謂從善中直下來，此語得之矣。則惡字不可與善字相比為圖，此顯然之失也。又云：只是不能善，此三字甚惑，果指何者不能為善也？上只有一性，若以性不能為善，則誣性也；若謂才或情不能為善，則誣才與情也。抑言別有所為而不能為善，則不明也。承此云：則偏於一邊而為惡，但不

知是指性否？若指性則大非「性善」二字，更無脫離。蓋性之未發，善也；雖性之已發而中節，與不中節皆善也。謂之有惡，又誣性之甚也。然則朱子何以圖也？反覆展玩，乃曉然見其意。蓋明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之別。故上二字註之曰：性無不善，謂其所言天命之性也；下二字善惡並列，謂其所時質之性也。噫！氣質非天所命乎？抑天命人以性善，又命人以氣質惡，有此二命乎？然則程張諸儒氣質之性愈分析，孔孟之性愈愈晦蒙矣。此所以敢妄議其不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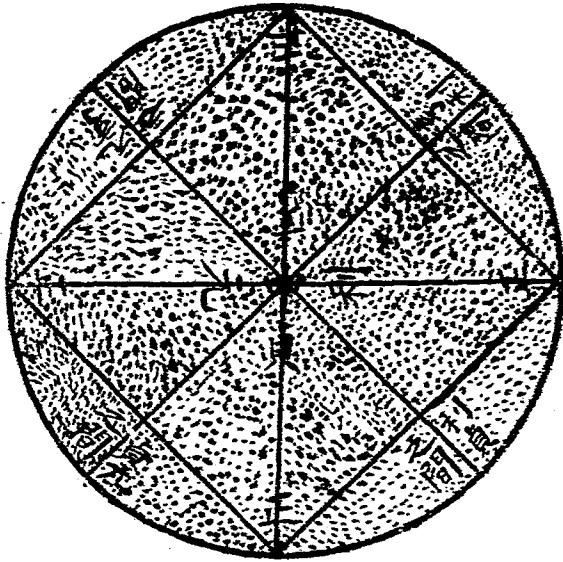
妄見圖凡七

僕自頗知學來讀宋先儒書，以爲諸先正真堯舜孔孟也；故於通書稱其爲二論，後僅見之文，尊周子爲聖人。又謂得太極圖則一以貫之，大程子似顏子於小學稱朱子爲聖人，於家禮尊如神明。曰：「如有用我者，舉此而措之。」蓋全不覺其於三代以前之學，有毫釐之差也。惟至康熙戊申，不幸大故，一一式遵文公家禮，罔敢隕越；身歷之際，微覺有違於性情者，哀毀中亦不能辨也。及讀記中喪禮，始知其多錯誤卒哭。王子法乾來弔，謂之曰：信乎非聖人不可制作，非聖人不可刪定也！朱子之修禮，猶屬僭也；蓋始知其非聖人也。至練後哀相殺，又病不能純哀思，不若於哀不至時略觀嘗。於是檢性理一冊至朱子性圖，反覆不能解；久之，猛思朱子蓋爲氣質之性而圖也。猛思堯舜禹湯

及周孔諸聖，皆未嘗言氣質之性有惡也；狂思孟子性善才情，皆可以爲善之論，誠可以建天地費鬼神。考前王侯百世而諸儒不能及也，乃爲妄見圖凡七，以申明孟子本意。此則其總圖也，大圈，天道統體也；上帝主宰其中，不可以圖也。左陽也，右陰也，合之則陰陽無間也。陰陽流行而爲四德，元亨利貞也；橫豎正畫四德，正氣正理之達也；四角斜畫四德，間氣間理之達也；交斜之畫象交通也；滿面小點，象萬物之化生也；莫不交通，莫不化生也；無須是氣是理也。知理氣融爲一片，則知陰陽二氣天道之良能也；元亨利貞四德，陰陽二氣之良能也；化生萬物元亨利貞四德之良能也。知天道之二氣，二氣之四德，四德之生，萬物莫非良能，則可以觀此圖矣。萬物之性，此理之賦也；萬物之氣質，此氣之凝也。正者，此理此氣也；間者，亦此理此氣也。交雜者，莫非此理此氣也；高明者，此理此氣也；卑暗者，亦此理此氣也；清厚者，此理此氣也；濁薄者，亦此理此氣也；長短偏全通塞，莫非此理此氣也。至於人則尤爲萬物之粹，所謂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二氣四德者，未凝結之人也；人者，已凝結之二氣四德也。存之爲仁義禮智，謂之性者，以在內之元亨利貞名之也；發之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謂之情者，以及物之元亨利貞言之也。才者，性之爲情者也；是元亨利貞之力也。謂情有惡，是謂已發之元亨利貞，非未發之元亨利貞也；謂才有惡，是謂蓄者，元亨利貞能作者，非元亨利貞

也。謂氣質有惡，是元亨利貞之理，謂之天道。元亨利貞之氣，不謂之天道也。噫！天下有無理之氣乎？有無氣之理乎？有二氣四德外之理氣乎？惡其發者，是即惡其存之漸也；惡其力者，是即惡其本之漸也；惡其氣者，是即惡其理之漸也。何也？人之性，即天之道也；以性爲有惡，則必以天道爲有惡矣。以情爲有惡，則必以元亨利貞爲有惡矣；以才爲有惡，則必以天道流行乾乾不息者亦有惡矣。其勢不盡取三才而毀滅之不已也。嗚呼！漢魏以來，異端昌熾，如洪水滔天，吾聖人之道，如病蠶吐絲，迨於五季而倍微。當此時而以惑於異端者誣聖，曰聖人之言性本如是也，必諸先正之所不忍；天道昭布，現前如此。聖經賢傳指示親切如此，而必以惑於世俗者誣天，曰天生之氣質本有惡也，亦必諸先正之所不敢。其爲此論，特如時諺所云：「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耳。是圖也，正就程張朱發明精確者，一推衍之，非敢謂於先儒之見有加也，特不雜於苟揚佛老而已矣。正即氣質之性一門釋之，非謂無氣質之性也，轉不雜以引蔽習染而已矣。意之不能盡者，仍詳說於各圖下，無非欲人共見乎天道之無他，人性之本善，使古聖賢性習之原旨，昭然復明於世。則人知爲絲毫之惡，皆自點其光燄之本體，極神聖之善始，自踐其固有之形骸，而異端重性輕形，因而滅絕倫紀之說，自不得以惑人心喜靜惡動，因而廢棄六藝之妄，自不得以蕪正道。諸先正之英靈，必深喜其偶誤頓洗。

潭天 地間 二氣 四德 化生 萬物 之圖



面大快乎！聖道重光，僕或幸可以告無罪矣。其辭不副意，未足爾天人之祕；或反汨性理者，庸陋亦不敢自保其無也。願長者其賜教焉。陰陽流行而為四德；順者如春德與夏德順也；逆者如春德與秋德逆也；交者二德合或三四合也；通者自一德達一德，或中達正間，正間達中正達間，間達正，正正達間，間達之類也。錯者，陰陽剛柔彼此相對也；綜者，陰陽剛柔上下相穿也。熏者如香之熏物，居此及彼以虛洽，實不必形接而臭至之也；蒸

者如蒸食如天地網緼下漸上也。一發而普遍也，變者化也，有而無也，無而有也，或德相變，或正間斜相變也。如田鼠化鴛，雀化爲蛤之變也；易者，神也，往來也，更代也，治也，陽乘陰，陰承陽也。感者，遙應也；如感月光，感蒼龍，感流星之類是也。觸者，邂逅也，不期遇也；如一流復遇一流，舟行遇山火發，遇雨雲集，遇風之類是也。聚者，理氣結也；一德聚，或二三四德共聚也。散者，散其聚也；舒者，纒長直去也。卷者，迴其舒也；十六者，四德之變也，德惟四而其變十六，十六之變不可勝窮焉。爲運不息也，止有常也；照臨薄食也，燦列流隕進退隱見也，吹噓震盪也，高下平陂土石毛枯也，會分燥濕流止也，穉老彫蓄材灰也，飛潛蠕植不可紀之狀也。至於人清濁厚薄長短高下，或有所清，有所濁；有時厚，有時薄。大長小長，大短小短；時高時下，參差無盡之變，皆四德之妙所爲也。世固有妖氛瘴厲，亦因人物有所激感而成；如人性之有引蔽習染，而非其本然也。或謂旣已感激而成妖瘴，則稟是氣而生者，卽爲惡氣惡質；不知雖極污穢，及其生物仍返其元，猶是純潔精粹二氣四德之人，不卽污穢也。如糞中生九穀瓜蔬，俱成佳品；斷不臭惡穢朽生芝繇映全聖，此其彰明較著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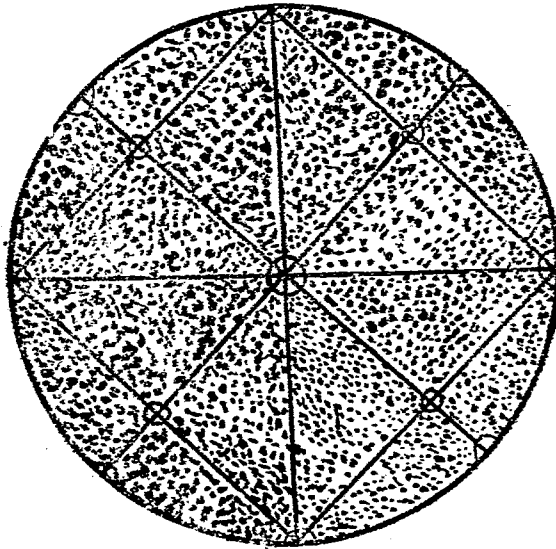
二氣四德
 順逆交通
 錯綜熏蒸
 變易感觸
 聚散卷舒
 以化生萬
 物之圖



以下三圖，即就總
 圖中摘出論之。

四德之理氣，分合交感而生萬物；其稟乎四德之中者，則其性質調和，有大中之中，有正之中，有偏之中，有斜之中，有中之中。其稟乎四德之邊者，則其性質偏僻；有中之邊，有正之邊，有間之邊，斜之邊，邊之邊。其稟乎四德之直者，則性質端果；有中之直，正之直，間之直，斜之直，直之直。其稟乎四德之屈者，則性質曲折；有中之屈，有正之屈，間之屈，斜之屈，屈之屈。其稟乎四德之屈者，則性質板硬；有中之方，正之方，間之方，有斜之方，方之方。其稟乎圓者，則性質通便；有中之圓，正之圓，間之圓，斜之圓，圓之圓。其稟乎四德之衝者，則性質繁華；有中之衝，有正之衝，有間之衝，有斜之衝，有衝之衝。其稟乎僻者，則其性質閒靜；有中之僻，正之僻，間之僻，有斜之僻，有僻之僻。其稟乎四德之齊者，性質漸鈍；稟乎四德之銳者，性質尖巧，亦有中正間斜之分焉。稟乎四德之離者，性質孤疎；稟乎四德之合者，性質親密，亦有中正間斜之分焉。稟乎四德之遠者，則性質奔馳；稟乎四德之近者，則性質拘謹，亦有中正間斜之分焉。其稟乎遠者，性質乖左；稟乎遇者，性質湊濟，亦有中正間斜之分焉。稟乎大者，性質廣闊；稟乎小者，性質狹隘，亦有中正間斜之分焉。至於得其厚者敦龐，得其薄者澆靡，得其清者聰明，得其濁者愚益，得其強者壯往，得其弱者退讓，得其高者尊貴，得其下者卑賤，得其長者壽固，得其短者夭折，得其疾者早速，得其遲者晚滯，得其全者充滿，得其缺者破敗，亦莫不有

萬物化生於
二氣四德中
遠直屈方圓
衡僻齊銳離
合遠近遠遇
大小厚薄清
濁強弱高下
長短疾遲全
缺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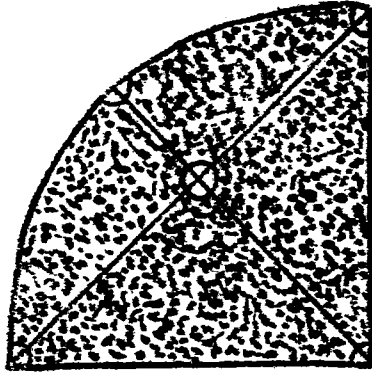
中正間斜之別焉。此三十二類者，又十六變之變也；三十二類之變，又不可勝窮焉。然而不可勝窮者，不外於三十二類也；三十二類，不外於十六變也；十六變，不外於四德不外於二氣，二氣不外於天道也。舉不得以惡言也。昆蟲、艸木、蛇蠍、豺狼，皆此天道之理之氣所爲，而不可以惡言；况所稱受天地之中，得天地之粹者乎？

既有萬物圖，復摘繪其一隅

者，全圖意有所不能盡，復卽一隅以盡其曲折也。此上黑點，亦象萬物姑以人之性實言之，如中角半大點，理氣會其大中，四德全體無不可通，而元亨爲尤盛，得其理氣以生人，則惻隱辭讓多。或裏元而表亨，則中惠貌莊之人也；或裏亨而表元，則中嚴貌順之人也。然以得中也，四宜無不可通也；則有爲聖人者焉，有爲賢人者焉，有爲士者焉。以通元亨之間去利貞之濟遠也，則亦有爲常人者焉，皆行生之自然不可齊也。仁之勝者，聖如伊尹，賢如顏子，士如黃憲，常人如里巷中羣厚之人，禮之勝者，聖如周公，賢如子華，士如樊英，常人如里巷矜持之人。南一邊大點，則偏享用事禮勝可知也；準中之禮盛例，而達乎元者頗難，達乎利貞者尤難。然而可通乎中以及乎貞，可邊通乎元利，可斜通乎利亨之交，可邊通乎亨利之間，而因應乎元貞之間，可邊通乎亨元之間，而因應乎貞利之間，可斜通乎亨元之交。故雖禮勝而四德皆通，無不可爲樊英子華周公也。東邊一大點，則偏元用事，仁勝可知也；準中之仁勝例而達乎亨者難，達乎貞利者更難。然而可通乎中以及於利，可邊通乎貞亨，可斜通乎貞元之交，可邊通乎元貞之間，而因應乎利亨之間，可邊通乎元亨之間，而亦因應乎利貞之間，可斜通乎元亨之交，故雖仁勝而四德皆通，亦無不可爲叔度顏子伊尹也。東南隅一大點，元亨之間也；然直通元亨之斜以達於中，而與貞利之間爲正應，雖間而用力爲之，亦無不

可為黃樊顏西伊周也。隅中一大點，居元亨斜間之交，而似中非中，然斜中透於大中，而遍及貞利，雖圓斜而用力為之，亦無不可為黃樊顏西伊周也。其隅中若干小點，或大或小，或方或圓，或齊或

單繪 一隅 卽元 亨以 見意 之圖



銳，或疎或密，或衝或僻，或近中或近正，或近間或近斜，或近元或近亨，蓋亦莫不以一德或二德總合四德之氣理，而寓一中所關人得天地之中以生也。是故通塞正曲，雖各有不同，而盈宇宙無異氣無異理，苟勉力為之而勿刻以行其側隱，不傲以行其恭敬，亦無不可為黃樊顏西伊周也。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一而全體從可知矣！

非塊然有四件也。既非塊然四件，何由而名為仁義禮智也？以發之者知之也，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也。發者情也；能發而見於事者，才也。則非情才無以見性，非氣質無所為情才，即無所為性。是精

非他，卽性之見也；才非他，卽性之能也；氣質非他，卽性情才之氣質也。一理而異其名也。若謂性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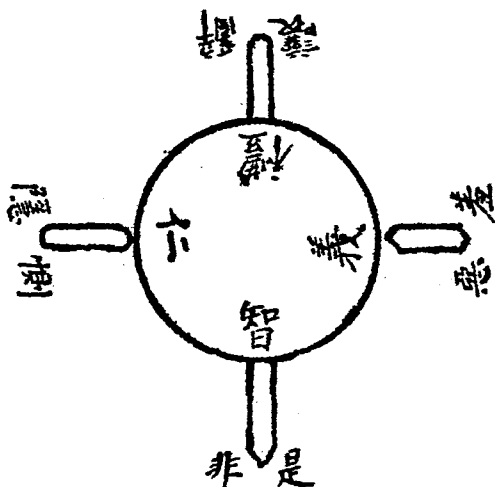
孟子

性情

才皆

善之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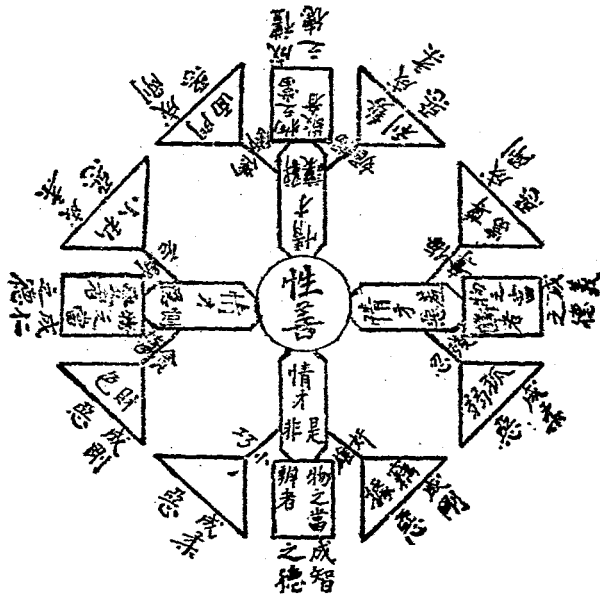
也。見當斷之物，而羞惡能直及之，是性之義；其能羞惡以及物者，才也。見當敬之物，而辭讓能直及

而才情有惡，譬則苗矣，是謂種麻而積實，遂雜麥也；性善而氣質有惡，譬則樹矣，是謂內之神理屬柳，而外之枝幹乃爲槐也。自有天地以來，有是理乎？後儒之言性也，以天道人性攙而言之；後儒之認才情氣質也，以才情氣質與引蔽習染者雜而言之。以天道人性未甚害乎性，以引蔽習染雜才情氣質，則大經乎才情氣質矣！此無他，認接樹作本樹也。嗚呼！此豈樹之情也哉？

中渾然，一性善也。見當愛之物，而情之憫隱能直及之，是性之仁；其能憫隱以及物者，才

之，是性之禮；其能辭讓以及物者，才也。見當辨之物，而是非能直及之，是性之智；其能是非以及物者，才也。不惟聖賢與道爲一，雖常人率性亦皆如此，更無惡之可言。故孟子曰：「性善。」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者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及世味紛乘，貞邪不一，惟聖人稟有全德大中至正順應而不失其則。下此者，財色誘於外，引而之左，則蔽其當愛而不見愛，其所不當愛而貪營之，剛惡出焉；私小據於已，引而之左，則蔽其當愛而不見愛，其所不當愛而鄙否之柔惡出焉。以至差惡被引而爲侮奪殘忍，辭讓被引而爲僞飾諂媚，是非被引而爲奸雄小巧種種之惡所從來也。然種種之惡，非其不學之能，不慮之知，必且進退齟齬，本體時見不純，爲貪營鄙吝諸惡也，猶未與財色等相習而染也。斯時也，惟賢士豪傑稟有大力，或自性覺悟，或師友提撕，知過而善反其天；又下此者，賦稟偏駁，引之既易而反之甚難，引愈頻而蔽愈遠，習漸久而漸深，以至染成貪污鄙否之性之情，而本來之仁不可知矣。染成侮奪殘忍之性之情，而本來之義不可知矣。染成僞飾諂媚之性之情，與奸雄小巧之性之情，而本來之禮智俱不可知矣。嗚呼！禍始引蔽，成於習染。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可爲聖人之身，竟呼之曰禽獸；猶幣帛素色而既污之後，呼之曰赤帛黑帛也。而豈其材之本然哉？然人爲萬物之靈，又非幣帛所可倫也。幣帛既染，雖故質尚在，而驟不能復素；人則極凶大慙，本體自在，止

視反不反力不力之間耳。嘗言盜賊天下之極惡矣；年至八十，染之至深矣；儻乍見孺子入井，亦必有怵惕惻隱之心。但習染重者，不易反也。蠶一吏婦，淫奢無度，已踰四旬，疑其習性成矣；丁亥城破產失歸田，朴素勤儉，一如農家。乃如繫



黜圜數年而出之孔子之堂，又數年亦可復善。吾故曰：不惟有生之物，不可謂氣質有惡；即習染凶極之餘，亦不可謂氣質有惡也。此孟子夜氣之論，所以有功於天下後世也。程朱未識此意，而甚快夜氣之說，則亦依稀之見而已矣！

吾之論引蔽習染也。姑以仁之一端觀之。性之未發則仁，既發則惻隱。順其自然而出父母則愛之，次有兄弟，又次有夫妻，子孫則愛之，又次有宗族戚黨鄉里朋友則愛之。其愛兄弟夫妻子孫，視父母有別矣；愛宗族戚黨鄉里，視兄弟夫妻子孫又有別矣。至於愛百姓又別，愛鳥獸草木又別矣。此乃天地間自然有此倫類，自然有此仁，自然有此差等，不由人造作。不由一人意見。推之義禮智，無不皆然。故曰：渾天地間，一性善也。故曰：無性外之物也。但氣質偏駁者易流。見妻子可愛，反以愛父母者愛之，父母反不愛焉；見鳥獸草木可愛，反以愛人者愛之，人反不愛焉。是謂貪營鄙吝。以亟貪所愛而弑父弑君，吝所愛而殺身喪國，皆非其愛之罪，誤愛之罪也。又不特不仁而已也。至於愛不獲宜而爲不義，愛無節文而爲無禮，愛昏其明而爲不智，皆一誤爲之也。固非仁之罪也，亦豈惻隱之罪哉？使篤愛於父母，則愛妻子非惡也；使篤愛於人，則愛物非惡也。如火烹炮，水淋漓，刀殺賊，何咎？或水灼人，水溺人，刀殺人，非火水刀之罪也，亦非其熱寒利之罪也。手持他人物，足行不正道，非手足之罪也，亦非持行之罪也；耳聽邪聲，目視邪色，非耳目之罪也，亦非視聽之罪也；皆誤也，皆誤用其情也。誤始惡，不誤不惡也，引蔽始誤，不引蔽不誤也。習染始終誤，不習染不終誤也。去其引蔽習染者，則猶是愛之情也，猶是愛之才也，猶是用愛之人之質也。而惻其所當惻，雖其所當憐，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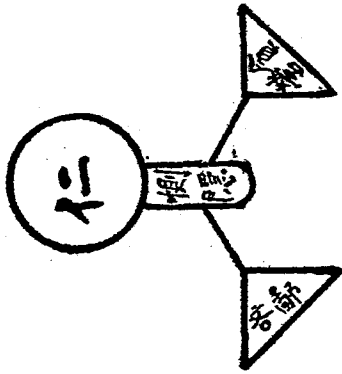
之性復矣。義禮智猶是也。故曰：「率性之謂道」也。故曰：「道不遠人」也。程朱惟見性善不真，反以氣質爲有惡而求變化之，是戕賊人以爲仁義，遠人以爲道矣。然則氣質偏駁者，欲使私欲不能引染，如之何？惟在明明德而已。存養省察，磨勵乎詩書之中，涵濡乎禮樂之場，則孔教人之成法固

因引蔽

習染一

端錯誤

之圖



在也；自治以此治人，卽以此使天下相習於善，而彌遠其引蔽習染；所謂以人治人也。若靜坐闔眼，但可供精神短淺者一時之葆攝；訓詁著述，亦止許承接乘火者一時之補直。如謂此爲主敬，此爲致知，此爲有功名物，僕則不敢爲諸先正黨也。故曰：欲粗之於孔周之道者，大管小管也；欲精之於孔周之道者，大佛小佛也。

又如仁之勝者愛用事，其事亦有別矣：如士庶人卿大夫諸侯天子之愛，親見諸孝經者，仁之中也；有大夫而奉親如士庶者，不及士庶如大夫之奉親者，過而未失乎發之之正也。吾故曰：不中節，亦非惡也。惟堂有父母，而懷甘旨入私室，則憂矣。若舟

皆善也。惟節外生姪，乃惡也。然竹之生姪，能自主裁人，則明德，明而引蔽，自不乘，故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全體者，爲全體之聖賢；偏至者，爲偏至之聖賢；下至椿津之友恭，牛宏之寬恕，皆不可謂非一節之聖。宋儒乃以偏爲惡，不知偏不引蔽，偏亦善也。未可以引蔽之偏，隱偏也。木火一隅，圖中仁勝之說，可玩也。或疑仁勝而無義，則泛濫失宜；將愛父母爲路人，對盜賊而款款，豈不成其不宜之惡乎？仁勝而無禮，則節文不敷，將養父母全犬馬，踰東家樓處子，豈不成其不檢之惡乎？仁勝而不智，則可否無辨，將從井救人，莫知子惡，豈不成其迷惑之惡乎？予以爲此必不知性者之言也。夫性則必如吾前仁之一端之說，斷無天生之仁，而有視父母爲路人，諸惡者。養本性之仁，必寓有義禮智，四德不相離也；但不盡如聖人之全，相濟如攝耳。試觀天下，雖其和厚人，不無能所差惡，無所辭讓，無所是非；但不如聖人之大中相濟適當耳。其有愛父母全路人，對盜賊而款款，等惡者，必其有所引蔽習染，而非赤子之仁也。禮義智，猶是也。熟閱孟子而盡其意，細觀赤子而得其情，則孔孟之性，旨明而心性非精，氣質非粗。不惟氣質非吾性之累害，而且舍氣質無以厚養心性，則吾所謂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學是也。是明明德之學也。卽謂爲變化氣質之功，亦無不

可。有志者，倘實以是爲學爲教，斯孔門之「博文約禮」，孟子之「存心養性」，乃再見於今日而吾儒有學術，天下有治平，異端淨掃，復觀三代乾坤矣！

圖跋

嗟乎！性不可以言傳也，而可以圖寫乎？雖果見孔孟所謂性，且不可言傳圖寫，而况下愚不足聞性道如僕者乎？但偶爾一綫悟機，似有髣髴乎方寸者，此或僕一人之所謂性，尙非孔孟所謂性，未可知也。况僕所見，尙有不能圖盡者乎？語云：「理之不可見者，言以明之；言之不能盡者，圖以示之。」圖之不能盡者，意以會之。」吾願觀者尋其旨於圖間，會其意於圖外，假之以宜自心之性靈，因之以察僕心之愚見，庶不至以佛氏六賊之說誣吾才情氣質，或因此而實見孔孟之所謂性，亦未可知也。若指某圈曰此性也，畫曰此情也，某點曰此氣質也，某形勢曰此性情才質之皆善無惡也，則「膠柱鼓瑟」，而於七圖無往不扞格背戾，且於僕所謂一綫者而不可得，又安望由此以得孔孟所謂性乎？恐此圖之爲性害更有甚於宋儒之說者矣。雖然，即使天下後世，果各出其心意以會乎僕一綫之意，遂因以見乎孔孟之意，猶非區區苦心之所望也。僕所望者，明乎孔孟之性道，而旬揚厲

程張朱釋老之性道可以不言也；明乎孔孟之不欲言性道，而孔孟之性道亦可以不言也；而性道始可明矣。或曰：孔子罕言矣，孟子勸言性善，何言乎不欲言也？曰：有告子二或人之性道，孟子不得已而言性善也；猶今日有荀揚佛老程張之性道，吾不得已而言才情氣質之善也。試觀答告子語人，但取足以折其詞而止，初未嘗言性善所由然之故，猶孔子之罕言也。宋人不解，而反議其不備，誤矣。或曰：吾儒不言性道，將何以體性道盡性道？余曰：吾儒日言性道，而天下不聞也；日體性道，而天下相與也；日盡性道，而天下相忘也。惟言乎性道之作用，則六德六行六藝也；惟各究乎性道之事業，則在下者師若弟，在上者君臣及民，無不相化乎德與行藝，而此外無學教無成平也。如上天不言，而時行物生，而聖人體天立教之意著矣。性情之本然見，氣質之能事畢矣。而吾之七圖亦可，以贊矣；故是編後次之以存學存治云。

附錄 古人語

上谷石卿張氏曰：「性卽是氣質底性，堯舜底氣質，便有堯舜底性；呆默底氣質，便有呆默的性。而究不可謂性惡。」

又曰：「人性無二，不可從宋儒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

先生賜教，在未著存性前，借當時方執程朱之見，與之反覆辯難。及爽中悟性，始思先生言性真確，期服闋入郡相質，而先生竟捐館矣！嗚呼！安得復如先生者而與之言性哉！

督允介祺王氏曰：「氣質卽是這身子，不成孩提之童性善，身子偏有不善？」

又曰：「天生人來，渾脫是個善。」

又曰：「氣質天命，分二不得。」

書後

孟子曰：「性善，」卽魯論之「性相近」也；言本善也。晏子曰：「汨俗移質，習染移性。」卽魯論之「習相遠」也，言惡所由起也。後儒不解，忽曰：氣質有惡而性亂矣，聖賢之言背矣；先生辭而辯之，功豈在禹下哉？特先生性圖入太極五行諸說，則於後儒誤論當時尙有未盡洒者。按後質先生曰：周子太極圖，真元品道家圖也，易有太極兩儀，指撰者言，非謂太極爲一物而生天地萬物也。五行爲六府之五，乃流行於世，以爲民物用者，故質子論姦罪曰：「汨陳其五行。」非謂五行握自帝天，而能生人生物也。生剋乃鄉衍以後方家批說，聖經無有。先生曰：然吾將更之。及先生卒後，披其編，則更者十七而未

及卒業；於是承先生意而滿洗之如右。康熙乙酉三月上浣，藝吾門人李堪書。

存治

唐虞三代，復見於今日乎？吾不得而知也。唐虞三代不復見於今日乎？吾不得而知也。謂復見於今，則漢唐宋明以來，政術風俗，奚爲而日降？謂不復見於今，彼古聖賢之所謂「人定勝天」，「挽回氣運」者，果何物哉？宜吾習齋先生俯仰而三嘆也。七制而後，古法漸湮；至于宋明，徒文具耳！一切教養之政不及古帝王，而其最堪盪腕者，尤在於兵專而弱，士腐而靡，二者之弊，不知其所底。以天下之大，士馬之衆，有一強寇猝發，輒魚爛瓦解，不可收拾。黃巢之起，洗物淘城；李自成、張獻忠如霜風殺草，無當其鋒者。官軍西出，賊已東趨；川、陝、楚、豫，至于數百里，人煙斷絕。三代田賦出甲，民皆習兵；雖承平日久，禍起倉卒，亦斷不至如此其慘也。士子平居誦詩書，工揣摩，閉戶榻首如婦人女子；一旦出仕，兵刑錢穀，渺不知爲何物。

曾俗吏之不如，尙望其長民輔世耶！三物資與之世，學卽所用，用卽所學，雖流弊不至于此，又何怪乎先生之俯仰而三嘆也！先生自幼而壯，孤苦備嘗，隻身幾無棲泊，而心血屏營，則無一刻不流注民物。每酒闌燈灺，抵掌天下事，輒浩歌泣下。一日與璩語，「胞與」淋漓，璩不覺亦墮淚。先生躍起曰：「此仁心也，吾道可傳矣！」是以比年從遊，勤有啓示，璩因得粗知其略，以爲賢君相用之自有潤澤，而大綱所在，足爲萬世開太平者，則百慮不易也。使先生早有爲于世，唐虞三代，于于然而來也，不甯快甚？乃今雙髯頰白，尙託空言，豈天未欲治平耶？抑將用之于衰老時耶？亦使先生開其端而更待夫後人耶？吾復不能知之矣！

王道

昔張橫渠對神宗爲「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然欲法三代，宜何如哉？井田、封建、學校，皆斟酌復之；則無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是之謂王道。不然者，不治。

井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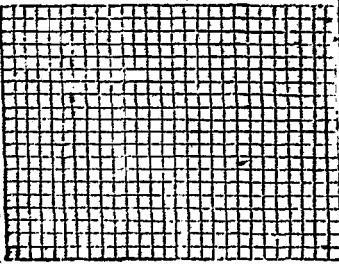
或問於思古人曰：「井田之不宜於世也久矣，子之存治尙何執乎？」曰：噫！此千餘載民之所以不被

狂言不宜者，類爾奪富民田，或謂人乘而地寡耳！豈不思天地間田，宜天地間人共享之。若
 順彼富民之心，如盡萬人之產而給一人所不厭也。王道之順人情固如是乎？况一人而數十百頃，或
 數十百人而不一頃，爲父母者，使一子富而諸子貧，可乎？又或者謂：畫田生亂，無論至公服人情自
 也，即以勢論之，本朝之園占，幾半京桶，誰與爲亂者？且古之民四，而農以一養其三，今之民十，而農以
 一養其九。夫開墾粟於天，食土於地，而民亦不饑死，豈盡人耕之而反不足乎？雖使人餘於田，即減頃
 而十，減十而畝，吾知其上養倍精用自饒也。况今荒廢至十之二三，墾而井之，移流離無告之民，給牛
 種而耕焉，田自更餘耳。故吾每取一縣，約其田丁，知相稱也。嘗妄爲圖以明之，所慮者溝洫之制，經界
 之法，不獲盡傳；北地土散，恆忍損溝，高低墳邑，不便均畫。然因時而措，觸類而通，在乎人耳。溝無定而
 主乎水，可溝則溝，不可則否；井無定而主乎地，可井則井，不可則均。至阡陌廬舍，古雖有之，今但可據
 分章以代阡陌，爲窩舖以代廬舍，橫各井一路，以便田車，中十井一房，以待田晚可也。有墾者出，推
 此意而行之，搜先儒之格議，盡當代之人謀。加嚴乎經界之際，垂意於釐成之時，意斯日也。孟子所謂
 「百姓親睦」，咸於此徵焉。遊頑有歸，而土愛心感；不安本分者無之，爲盜賊者無之，爲乞丐者無之，
 以宣凌貧者無之。學校未興已養而兼教矣，休哉蕩蕩乎！故吾謂教以濟養，養以行教，教者養也，養濟

贊也。非是謂與？

方一里，圖畫界一小區，方十步；每行長算十里，共三百六十里，該十二萬九千六百步，合五百四十畝。

田 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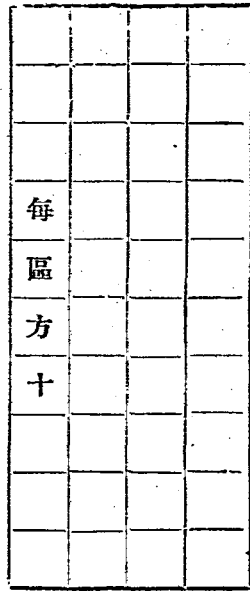
存田	存田	存田
田私	田公	田私
田私	田私	田私
		

經 界 之 圖

			路		田
田私	田私	田私	田私	田私	田私
田私	田公	田私	田私	廬舍 房 田公	田私
田私	田私	田私	田私	田私	田私
			路		田
田私	田私	田私	田私	田私	田私
田私	田公	田私	田私	田公	田私
田私	田私	田私	田私	田私	田私
			路		田

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吾所以明井制必明里制也。周制，三百步爲一里，百步爲一畝，六尺爲一步；每步長今步一尺，則三百步爲里者，即今三百六十步之數也。然考之文，間之獄，又多異說；且謂周尺僅今七寸強，要之不若即以今里今畝今步尺爲準爲甚明。且亦夫子從周之義也。以今理推之，方里之地，合該十二萬九千六百步；周之九百畝，當今五百四十畝，每區六十畝；內公私。若田饒處，除公田內六畝給八家爲場園廡舍，田窄給三畝爲窩鋪，其地亦可桑，又通各井兩端爲田車之路；宜縱者縱，宜橫者橫，隨邑人出入之便。十里一房，以處田賸，不云廳堂者，蓋田賸宜遊井以勸，此直暫息不成其所也。

方 百



每區方十

四面皆百里，伯國之封地也。

里圖

			共	每	里
			計	行	畫
			萬	千	百
			井	井	井

方百里圖說

侯，昔方百里古也，何必圖以古制久湮，人輒謂田少，故圍之以示田足也。一區方十里，當百井；一行方十里者，當千井，共該一萬井也。即除墳邑山川林路，約天下之大勢，或有山川，或無山川者，增補言之，各百里內，亦不減八千井。一井八家，共該六萬四千家。吾知百里內之人民，未二十以下及六十以

上者亦不過六七萬丁而已。卽或人浮於田，一區二夫，一夫受二十七畝，亦足用也。又魏孟_子註徐氏
所識田祿推之，大國之君取三百二十井，卿取三十二井，大夫八，上士四，中士二，下士一，共該三百六
十七井。推之大國，三卿，五下大夫，二十七上士，他官府史悉計之，交隣宗廟優賓禮賢，撫幼養老，柔旅
勸工補春助秋等事，以及邑宰庶人在官，約不至八千井而用足矣。餘則別貯名曰工倉，諸侯不得擅
闕。王巡則以補助慶功大凶，則侯請以賑，三歲一散陳。又十井一長，百井一長，千井一長，二千井
一邑宰，一佐士，宰祿視大夫，佐士視上士，千長視中士，百長視下士，十長無祿。此方百里之大率也。天
子之千里，侯之五十里，俱可推知，第王臣之祿重耳。

治賦

儻自兵農分而中國弱，雖唐有府兵，明有衛制，固欲一之；迨於其衰，頂名應變，皆乞丐滑棍，或一人而
實數糧，支點食銀，人人皆兵，陣陣遇敵，萬人皆散。嗚呼！可謂無兵矣！豈止分之云乎？卽其盛時，明君賢
將理之有法，亦用之一時，非久道也。况兵將不相習，威令所攝，其爲忠勇幾何哉？問論王道，見古聖人
之精意良法，萬善皆備：一學校也，教文卽以務武，一井田也，治農卽以治兵。故井取乎八，而陳亦取乎
八；考之他書，類謂其法創自黃帝，備於成周，而以孔明之八陳實祖之。但帝王之成法，旣不可見，武侯

之遺意，又不得其傳。後世亦焉得享其用哉？竊不自揣，覺於井田法，略有一得，敢詳其治賦之要有九，治賦之便有九：一曰，預養饑饉而責千里，則愚上宜菲供饗，薄稅斂，汰冗費，以足民食。一日，預服嬰兒而役資育，則怒井之賢者爲什，什之賢者爲長，長之賢者爲將，以平民情。一日，預致簡帥儒，申孝弟，崇忠義，以保民情。一日，預練農隙之時，聚之於場，時幸士一較射藝，月千長一較，十日百長一較，同井習之不時。一日，利兵甲，習弓刃，精利器，官賞其半直，較藝賢者慶以器。一日，養馬，每井馬二公養之，彷彿塞餘法，操則習射，閒則便老行，或十百長有役，乘之一日，治衛，每十長一牌刀，率之於前，九人翼之於後。器械之法，具紀效新書。一日，備羨，八家之中，四騎四步，供役不過各二人，餘則爲羨卒，以備病傷或居守。一日，體民心，親老無靠不卒，老弱不卒，出成給耕不稅，傷還給耕不稅，死者官葬，九者，治賦之要也。一日，素練，隴畝皆陳法，民恆習之，不待教而知之矣。一日，親卒，同鄉之人，童友日處，聲氣相喻，情義相結，可共生死。一日，忠上，邑宰千百長無事，則教農教禮教藝爲王父母，有事則執旗鼓執劍爲之將帥，其執不親上死長。一日，無兵耗，有事則兵，無事則民，月糧不之費矣。一日，應卒難，突然有事，隨地卽兵，無徵擬就求援之待。一日，安業，無逃亡反散之虞。一日，齊勇，無老弱頂替之弊。一日，靖奸，無招募異域無憑之疑。一日，禱侯，無專擁重兵要上之患。九者，治賦之便也。至於陳法，八千長率之於前，四邑

將齊之於後；左戰而右翼之，則右正而左奇，右戰而左翼之，則右正而左奇。前後之相應，內外之相接，無非前，無非後，無非左，無非右，無非正，無非奇，如循環，如鬼神，如天地，分張之，可圍敵之弱，合衝之，可破敵之堅。敵攻不之可入，入之不可出。居則爲營，戰則爲陳，亦烏可測其端，烏可窮其用也哉？

八陳圖說

古伯圖，三萬二千，全軍之陳，網目皆井形；表圓象天，裏方象地，中軍象太極，四角象四象，八陳象八卦，旗幟五色象五行。南力火則旗紅，左旗鑲青者，以火之於木相從也；青宜鑲黑而白之者，取易辨之也；黑宜白而紅之者，別於青也。凡千長所率，二千卒每百長，一小旗逆其將。旗中必異色，書長姓，姓同書字，四邑長皆繡絨旗，又各備一方繡旗。一面當敵，則二邑督四路之兵；如四面當敵，則佐士與邑將分督八路之兵。一面當敵，左右者應之，餘則皆否。如天鳥出戰，雲虎卽爲兩翼，風龍地蛇，如安其位是也，戰者戰而守者守；如八表皆戰而八裏不動是也。下此而萬六千，或三千二百，或一千六百，神而明之，在乎人耳。

學校

或問於思古人曰：自漢高致牢闕里，歷代優意疊宮，建教訓之官，有臥碑之設，何嘗不存心學校也？似

不待子許矣。思古人曰：嗟乎！學校之廢久矣！考夏學曰校，教民之義也；今猶有教民者乎？商學曰序，習射之義也；今猶有習射者乎？周學曰庠，養老之義也；今猶有養老者乎？且學所以明倫耳，故古之小學，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大學教以極致誠正之功，修齊治平之務。民舍是無以學，師舍是無以教，君相舍是無以治也。追於魏晉，學校不修；唐宋詩文是尚，其毒流至今日。國家之取士者，文字而已；賢宰師之勸課者，文字而已；父兄之提示朋友之切磋，亦文字而已；不則曰：詩已爲餘事矣。求天下之治，又烏可得哉？有國者，誠痛沈數代之陋，用奮帝王之獻，俾彖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浮文是戒，實行是崇，使天下羣知所向，則人材輩出，而大法行，而天下平矣。故人才王道爲相生，倘仍舊習，將朴鈍者終歸無用，精力困於紙筆，聰明者逞其才華，詩書反資寇糧。無惑乎家讀堯舜孔孟之書，而風俗愈壞；代有彙儒重道之名，而其才不出也。可勝嘆哉！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鄉大夫三年則大比，約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者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辨，鄉者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廡，內史貳之。

邱氏曰：成周盛時，用鄉舉里選之法，以取士。二十五家爲閭，閭有胥，閭胥則書其敬敏任恤者。百家爲族，族有師，族師則書其孝弟睦嫻有學者。五百家爲黨，黨有正，黨正則書其德行道藝。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長，州長則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鄉有大夫，則三年大比，攷其果有六德六行而爲賢，通夫六藝之道而爲能，則是能遵大司徒之教而成材矣。於是鄉耆及鄉大夫，師胥師正長之屬，合閭族州黨之人，行鄉飲之禮，用賓客之儀，以興學之書，其氏名於簡冊之中，獻其所書於天府之上。天子拜而受之，以賢才之生，及上天所遺以培植國家元氣者也。

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封建

或問於思古人曰：世風遽下，人心日澆，以公治之而害伏，以誠御之而奸出，是以漢之大封同姓，亦成周伯叔諸姬之意，而轉目已成反叛。唐之優權藩鎮，僅古人甥舅伯侯之似，而李社即以敗亡。故宋鼎旣定，蜜酒以敬勳臣，明蓮方輿，亦世官而酬汗馬，非故惜茅土也。誠以小則不足藩維，大則適養賊風。

封建之難也，子何道以處之，可使得宜乎？思古人曰：善哉問，此不可以空言論也。先王遺典，封建無單舉之理，大經大法，畢著成張，則禮樂教化自能潛消反側，綱紀名分皆可預杜驕奢，而又經理周密，師古之宜，不必襲古之跡，使十侯而一伯，侯五十里，一縣，二大夫，三士，天子命之，伯百里，一卿，三大夫，六士，卿，與上大夫亦天子命之，侯畜馬二十五，甲士與稱，伯畜馬五十，甲士亦稱，有命乃起田卒焉。邊侯伯士，馬皆倍其畜，有事乃起田卒焉。侯庶不世爵，祿視其臣，而以親爲差，侯臣不世邑，采取公田，而以位計數，伯師不私出，列侯不私會，如此者，有事則一伯所率二十萬之師，足以藩維無事，而所畜士馬，不足併犯，封建亦何患之有？况三代建侯之善，必有博古君子，能傳之者，用時又必有達務王佐，能因而潤澤者，豈余之寡陋所能悉哉？第妄謂非封建不能盡天下人民之治，盡天下人材之用爾。

後世人臣，不敢建言封建，人主亦樂其自私天下也，又幸郡縣易制也，而甘於孤立，使生民社稷，交受其禍，亂亡而不悔，可謂愚矣！如六國之勢，識者嘗言韓魏趙爲燕齊楚之藩蔽，嬴氏蠶食楚齊燕絕不之救，是自壞其藩蔽也。侯國且如此，以天下共主，可無藩蔽耶？層層厚饒，甯不更佳耶？板之詩云：「大邦維屏，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道盡建侯之利，不建侯之害矣。如農家度日，其大鄉多鄰，而我處其中之爲安乎？抑吞隣滅比而孤棲一藁之爲安乎？况此乾坤，乃自堯舜夏商周諸聖君聖相開

物成務，遞爲締造而成者也；人主享有成業，而顧使諸聖人子孫無尺寸之土，魂靈無血食之嗣，天道其能容耶？身爲天子，皆其歷世祖功宗德，上邀天眷，顧不能覃恩九族，大封同姓，而僅僅一支私其富貴，宗廟其無怨恫耶？創興之際，攀龍附鳳，或運帷幄，或功汗馬，主臣同憂勞，共生死，一旦大業旣成，不與之承天分地，爲山河帶礪之盟，勳奮其何勸耶？凡諸大義，皆不遑恤；而君不主，臣不贊，絕意封建者，不過見夏商之亡於諸侯，與漢七國，唐藩鎮之禍而忌言之耳。殊不知三代以封建而亡，正以封建而久；漢唐受分封藩鎮之害，亦獲分封藩鎮之利。使非封建，三代亦烏能享國至二千歲耶？夏以有仍再造，商有西伯率叛服殷，周則桓文盟尊王，周召共和不亂，四百也，六百也，八百也，遞漸益長，是皆服衛疊疊，星環碁布，隱攝海外之覬覦，秘鎮朝闕之奸回，有以輔引王家天祚也。以視後日之一敗塗地，歷數日短者，封建亦何有人國哉？卽以三代敗亡論，受命者猶然我先王之股肱甥舅也；列辟無恙，三恪世修，失天下者，仍以一國封之。是五帝三王有數百年之天下，而仍有千萬年不亡之國也。使各修天子禮樂，事則屬之，喪則拜之，客而不臣，是五帝三王有千萬年不亡之國，卽有千萬年不降之帝王也。猶歎休哉！守此不替，有天下者誰不胥受其福乎？且君非桀紂，誰敢犯天下共主來天下之兵耶？侯非湯武，誰能合千八百國而爲之王耶？君非桀紂，其亡難也；侯非湯武，王之難也，故久而後失之也。卽

君果桀桀而侯果湯武矣。本國之積倉，自足供輜重，無俟掠人箱篋也。一心之虛實，從王之與國，自足以奉天伐暴，無俟挾虜丁壯，因而淫播婦女也。南巢牧野，一戰而天命有歸，無俟於數年數十年之兵爭，而處處戰場也。耕者不斃而市者不止，不至於行人斷絕而百里無煙火也。王畿鼎革，而天下猶有君，不至於閉京城失守，而舉世分崩，千百成羣，自相屠搶，歷數年不能定也。王者綏定萬邦，而屢有豐年，不至於耕種盡廢，九有蕩然，上干天和，水旱相仍，歷三二世不能復也。蓋民生大地，咸沐壽域之澤，無間與亡，皆異於後世如此。而秦人任智力以自雄，收萬方以自私，敢於變百聖之大法，自壞其年世，以遺生民氣運，世世無窮之大禍。祖龍之罪，上通於天矣。文人如柳子厚者，乃反爲公天下自棄始之論，是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可勝嘆哉！

宮刑

或有問於思古人曰：昔漢除宮刑，百世稱其仁。子言王道亦既詳矣，乃並微聞宮刑亦當復，無以不廢。斯爲犯，故峻其法以仁斯民乎？思古人曰：否，不然也。夫謂法不嚴則易犯，暴君酷吏，假辭以飾其惡，其苦刑謂復古刑者，第以宮刑之不可無婦寺勢也，卽理也。倘復封建，則天下之君所需婦寺愈多，而皆執無罪之人當之，胡忍哉？且漢之除宮刑，仁而忍者也。漢能除婦寺，能除萬世之婦寺，能除婦

寺而除宮刑，是不忍宮有罪之人，而忍宮無罪之人矣。說者又謂刷童男女，不於民間，惟以官買，則是任民之願。嗟乎！狙民甚矣！小民何知，惟知利耳；以利誘民而宮之，豈天爲民立君之憲哉？今之貪利爲盜者，惡自民也，上且誅之；若因民之貪誘而宮之，惡自君矣，可勝慨哉！故封建必復宮刑，不封建亦必復宮刑也，惟願爲政者慎用之耳。至肉刑之五，墨辟今猶用之，剕荆二刑，不復可也。

濟時

或曰：若子之言，非王政必不足治天下。顧漢末，非行王道時也；孔明何以出唐葉無行王道事也？邾侯何以相是？必有濟時之策矣。况王政非十年經理，十年聚養，十年決治，不能舉也；倘遇明主賢相，不忍斯民之水火，欲急起拯之，而人材未集，時勢未可，將舍此無道，則所謂「大用之而大效，小用之而小效」者，又何說也？思古人曰：王道無小大，用之者小大之耳。爲今計，莫要於「九典」、「五德」矣。除制藝，重徵舉，均田，重農事，徵本色，輕賦稅，時工役，靜異端，選師儒，是謂九典也；躬勤儉，遠聲色，禮相臣，慎選司，逐佞人，是謂五德也。爲之君者，充五德之行，爲九典之施，庶亦駕文景而上之矣！然不讀聖學，舉聖法，究非所以致位育，追唐虞也，是在爲君者。

重徵舉

嘗讀禮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所以崇禮義，養廉恥也。故女無行媒不相知，名士不爲臣不見。成湯之於伊尹也，三聘羊野文王之於呂尙也，載旋淵濱。下至衰世，猶有光武就見之子陵，昭烈屢顧之諸葛。如四子者，固有以自重，抑其君知所以重之也。近自唐宋，試之以詩，弄之以文，輒上曰選士，曰較士，曰恩額，曰賜第，士則曰赴考，曰赴科，曰赴選，縣而府而京，學而鄉而會。其間問先察貌，索結登年，巡視搜檢，解衣跣足，而名而應，挫辱不可殫言。嗚呼！奴之耶？盜之耶？無論庸庸輩不足有爲，卽有一二傑士，迨於出任，氣喪八九矣！宜道義自好者，不屑就也。而更異其以文取士也。夫言自學問中來者，尙謂有言不必有德，况今之制藝，遞相襲竊，通不知梅棗，便自言酸甜。不特士以此欺人，取士者亦以自欺。彼卿相皆從此孔穿過，豈不見考試之喪氣，浮文之無用乎？願甘以此誣天下也。觀之宋明，深可悲矣！竊嘗謀所以代之，莫若古鄉舉里選之法。倣明舊制，鄉置三老人，勸農平事，正風，六年一舉。縣方一人，如東則東方之三老，視德可敦俗，才堪蒞政者，公議舉之。狀簽某某，深知其才德，兼以事實之。縣令卽以幣車，迎爲六事佐賓。吏人供用三載，經縣令之親試，百姓之實徵，老人復躋堂言曰：某誠賢，則令薦之。府呈簽某令深知其才德，亦兼以事實之，則守以禮徵。至其有顯德懋功者，卽薦之公朝，餘仍留爲佐賓。三載，經府守之親試，州縣之實徵，諸縣令集府言曰：某誠賢，則府守薦之朝廷，呈簽某守深知其才

德亦兼以事實之則命禮官已旌車馬，徵至京。其有顯德懋功者，即因才德受職，不次，餘仍留部辦事。親試之三載。凡經兩舉用不及者，許自辭歸進學。老人令守薦賢者受上賞，薦奸者受上罰，則公論所結，私託不行矣。九載所驗，賢否得真矣。即有一二勉強爲善，盜竊聲譽者，焉能九載不變哉？况九載之間，必重自檢飭，即品行未粹者，亦養而可用矣。爲政者復能九任考最，於九載十二載，或十七八載之後，國家不獲真才，天下不被實惠者，未之有也。

靖異端

古之善靖異端者，莫如孟子。古之善言靖異端者，莫如韓子。韓子之言曰：「人其人，火其書，明先王之道以教之。」善哉，三言盡之矣！愚嘗取而詳推之：目前耕耘，三代之赤子，第自明帝作俑，無恥之民，從而效尤。妄談禍福，侈說仙神，枝連蔓及，焚香講道者，遂紛紛。其實猶然中國之民也，一旦收爲左道之誅，豈不哀哉？考古謀今靖之者有九：一曰，絕由。四邊戒異色，人不許入中國。二曰，去依。令天下毀妖像，禁淫祠。三曰，安業。令僧道尼姑，以年相配，不足者，以妓繼之，俱還族。不能者，入各地籍，許鬻寺觀瓦木，以易宅舍，給香火地或逃戶地，使有恆產。幼者還族，老而無告者入養終院，夷人仍縱之去，皆所謂人其人也。四曰，清藥。有爲異地惑衆者誅。五曰，防後。有窩佛老等經卷，一卷者誅，獻一卷者，賞十兩；許窩

者，黃五十兩。六曰，杜源，令頌儒多著關異之書，深明彼道之妄，皆所謂火其書也。七曰，化尤，取向之各
爵長道，令近正儒受教。八曰，易正，人給四書曲禮少儀內則孝經等，使朝夕誦讀。九曰，明法，既反正之
後，猶其孝行或廉義者，旌表顯揚之；察其愚頑不悟者，責罰誅戮之。皆所謂明先生之道以教之也。如
此，則羣衆不邪惡，家戶有倫理，男女無抑鬱之氣，而天地以和，兆姓無絕嗣之慘，而生齒以廣，徵休召
祥，真有機矣！且儉土木之浪費，杜盜亡之窩巢，驅遊手之無恥，絕張角等之根苗，風淑俗美，仁昌義明，
其益不可殫計。有國者，何憚而不靖異端哉？若惑於禍福之說，則前鑒固甚明也。

書後

先生三存編，存性存學，皆悟聖學後著；獨存治在前，乃壯歲守宋儒學時所作。當是時，仁心布護，身任
民物之重，已如是，其得聖道也，蓋有由矣。遂從遊後，聞而悅之，著瘞忘編，以廣其條件，張鵬舉文升，著
存治編，聚晤考究，歷有年所。及遂出遊四方，辨證益久，謬謂鄉舉里選行之，或亦因時酌略，而大體
真易。井田則開創後土曠人稀之地，招流區畫爲易，而人安口繁，各有定業時行之難。豈可井者井，難
則均田，又難則限田，與先生見亦頗不參差。惟封建以爲不必復古，因封建之書而封建無幾亂，今因
郡縣之書而封建啓份擾。一三代德教已久，育子多賢，尙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况今時執持，易

曠爲淫暴殘忍，而使世居民上，民必殃。二、郡縣卽漢唐小康之運，非數百年不亂；封建則以文武成康之聖賢治之，一傳而昭王南巡，遂已不返。後諸侯漸次離折，各自爲君；六七百年周制所謂削地滅國，皆付空言，未聞彼時以不朝服誅何國也。矧於晚近，雖有良法，豈能運過武周。三、或謂明無封建，故流寇肆毒，遍地邱墟，竊以爲宋明之失在郡縣權輕，若久任而重其權，亦可弭變。且唐立播鎮，卽諸侯也；而黃巢儼然流寇矣，豈關無封建耶？四、或又謂無封建則不能處處皆兵，天下必弱；竊聞民間出兵，處處皆兵，郡縣自可行，不必封建始可行也。五、則封建之殘民，亦恐不下流寇。不觀春秋乎？列國若膠，尙修禮樂，講信睦，然自會盟朝聘，紛然煩費外，侵伐戰取，一歲數見。其不通魯告魯者，殆又倍獲。幸時近古，多交綏而退；若至今日，殺人狼藉，盈野盈城，豈滅流寇？然流寇之盛而諸侯亡，遲則將爲數十年殺運，數百年殺運，而禍更烈矣。唐之藩鎮爲五季，金之河北九公，日尋干戈，人烟斷絕，可寒心也。六、天子世折，諸侯世同，帶大夫獨非伯叔甥舅之裔耶？亦世采，自然之勢也。卽立法曰：「世祿不世官，」必不能久行。周之列國，皆世臣巨室可見矣。夫使天下富貴，數百年皆一姓及數功臣享之，草澤賢士，雖如孔孟，無可誰何。非立賢無方之道也，不公甚。欲治平何由？七、戊寅浙中得陸桴亭封建傳，實不傳子論，蓋卽郡縣久任也；似有當，質之先生，先生曰：「可。而非王道也。」商榷者數年於茲，未及合一，先生

後已作古矣。於戲！此係位育萬物參贊天地之事，非可求異，亦非可強同也。因書於後以待用者。康熙乙酉二月，盡吾門人李楚書於雷城寓署。

存人編

一

喚迷途

第一喚

此篇多爲不識字，與住持雲遊等僧道立說；此項人受惑未深，只爲衣食二字，還好勸他。譬如誤走一條路，先喚那近者回來；我們這裏喚那近的牛聽得，故第一先喚平常僧道。

凡人做僧道者，有數項：一項，是本人貧寒，不能度日；或其父母貧寒，不能度日，難於衣食，便度爲僧道。一項，是禍患迫身，逃走在外，或兵亂離家，無地自容，度爲僧道。一項，是父母生子女不成，信佛道，在寺廟寄名，遂舍入爲徒。一項，是偶因災禍，妄信出家爲脫離苦海；或目觸寺廟傾倒，起心募化，說是立

功果，遂削髮爲僧，或戴髮稱道人。大約是這幾項人，或有不得已，或誤當好事做，不是要惑世誣民，滅倫傷化。便是聖人出世，亦須哀憐而教化之，不忍收爲左道之誅也。但你們知佛是甚麼人否？佛是西域番人，我們是中國好百姓，爲甚麼不做朝廷正經的百姓，却做那西番的弟子？他若是箇好人，還可。他爲子不孝他父母，爲臣不事他君王，不忠不孝，便是禽獸了！我們爲甚麼與他磕頭，爲甚麼做他弟子？他若是箇正神，還可，他是箇西方番鬼，全無功德於我們。我們這房屋，是上古有箇聖人，叫神農氏，教民耕種；又他教人修蓋避風雨虎狼之害，我們於今得住。我們這衣食，是上古有箇聖人，叫神農氏，教民耕種；又有黃帝元妃西陵氏，教人蠶桑，我們於今得吃得穿。我們這田地，是陶唐時有箇聖人，叫神農，把橫流的洪水都治了，疏江淮河漢鑿龍門，通大海，使水有所歸，我們於今得平土上居住。我們這世界，是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合漢唐宋明，歷代帝王聖賢，立禮樂刑罰，治得乾坤太平，我們纔得安穩；所以古之帝王聖賢，廟食千古，今之帝王聖賢，受天下供奉，理之當然。佛何人，有何功德，乃受天下人香火，真可羞也！真可誅也！你們動輒說賴佛穿衣，指佛吃飯；佛若是箇活的，不忠不孝，尚且不當穿天下人的衣，吃天下人的飯。何況佛是箇死番鬼，與中國全無干涉，你們焉能指他吃穿的？語云：「無功食祿，寢食不安。」你們又動輒念經宣卷，神要那西域那官做甚麼？人要那西域那官做

甚麼白白的吃了人家的，活時做箇不安當的人，死了還做箇帶缺欠的鬼。我勸你有產業的僧人，早早積攢些財物，出了寺，娶箇妻，成家生子，無產業的僧人，早早拋了僧帽，做生意工匠，無能者與人傭工，擇箇妻子，成箇人家。上與朝廷添箇好百姓，這便是忠；下與祖父添箇兒孫，這便是孝。使我上兩千百世祖宗有兒孫，下面千百世兒孫有祖父，生作有夫婦，有父子，有宗族親友的好人家，死入祖宗墳墓，各祖宗父兄族人埋在一塊土，做箇享祭祀的鬼。思量到此，莫道是遊食僧道與住持僧道，便是那五臺山京都各寺觀大富貴僧道，也不該貪戀那無意味的財產。你們說那有錢的僧道，像甚麼？就是箇內官家富貴，便是黃金千兩，位享三公，斷了祖父的血脈，絕了天地生機，竟成何用思之！思之！老僧人，老道士，見的明白，你們受苦一生，中甚麼用？無徒弟的，再不消度人了；誤了自己，又誤他人，神明也不佑。有徒弟的，早早教他還人倫，你若十分老，便隨徒弟去度日，若不十分老，也尋法娶妻。便不要妻，也還家，家下有房，屋田產的，固好，雖無田產房屋，尋箇手藝生理的也好。就兩者俱無，難乞食度日，比做僧道也好。好在何處？現有宗族，合他有父兄子姪情分，便病了他直得照管你，便死了，他直得埋殮他，便做鬼，也得趁祖宗享春秋祭祀。豈不是好？若做僧道，莫說遊僧遊道死在路，狼狽狗屎的，便是任持的，若無徒弟也者，雖有徒弟伏侍的，終是異姓人，比不得我兒女，是我骨肉，也比不得我宗族。

第二卷

此篇多爲參禪悟道登高座發偈律的僧人，與談清靜煉丹火希飛陞的道士立說。較前項人聽漸深迷漸遠，喚回頭難。然此等率出聰明靜養之人，聰明人易馳高遠，故惑於異端者多。僕以爲聰明人易惑亦易悟，靜養人善思又善聽，况吾之偈言，如數一二，如辨黑白，如聞鐘鼓，亦易入者。一悟一思而猛然醒，幡然改，同快人倫之樂，豈不美哉？

佛道說真空，仙道說真靜，不惟空也，並空其空。故心經之旨，「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不徒靜也，且靜之又靜。故道德經之旨，「牝矣又玄，玄矣又屯。」吾今以實藥其空，以動濟其靜，爲僧道者不我服也。入之深，惑之固，方且望其空靜而前進之，不暇又焉能聽吾所謂實與動乎？今姑卽佛之所謂空，道之所謂靜者窮之，而後與之言實與動。佛殊不能空也，卽能空之，益無取；道殊不能靜也，卽能靜之，益無取。三才既立，有日月則不能無照臨，有山川則不能無流峙，有耳目則不能無視聽。佛不能使天無日月，不能使地無山川，不能使人無耳目，安在其能空乎？道不能使日月不照臨，不能使山川不流峙，不能使耳目不視聽，安在其能靜乎？佛道之空靜，正如陳仲子之廉，不能充其操者也。卽使取其順而如童子佛者之心，而果入定矣，空之真而覺之大矣，洞照萬衆矣。此正如空室懸一明鏡，並不施之粉

意樂。今之歸倫，何獨不然？僧道有歸人倫而來見吾者，吾必酒食待之，爲之圖謀生理；吾黨有寄尺書口信於吾者，曰：「某處某僧道今歸倫於某府州縣某鄉爲某姓名矣。」吾必不遠百里，具饌往賀之。人之好善，雖不如我，鼓動天下救濟生民同志者共勉之！

你父母生你時，舉家歡喜，門左懸弧，懷喜者，以爲他日奉養口體，承宗繼嗣，有所託矣；一旦爲僧道，生不能養，死不能葬，使父母千萬年無掃墳祭主之人。一思赤子懷抱時，你心安不安？懸弧者，男子生下，當爲朝廷應差應甲，平定禍亂，大而爲將，小而爲兵，射獵四方，生人之義也。一旦爲僧道，便爲世間廢人，與朝廷無干，不但不爲朝廷効戰鬪，並不嘗差納糧以供其上。回思懸弧之義，甯不自愧？

禽有雌雄，獸有牝牡，昆蟲蠅虻，亦有陰陽；豈人爲萬物之靈，而獨無情乎？故男女者，人之大欲也；亦人之真情至性也。你們果不動念乎？想欲歸倫，亦其本心也。拘世人之見，以還俗爲不好耳。今無患矣，我將此理與你們說明了，更不可自己耽誤。細思來，你們爲僧道，也只爲吃碗自在飯，豈不想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有所事，早夜勤勞，你們偏偷安白吃，就如世間倉鼠木蠹一般了！是甚麼好？試看世上各行生理手藝，命中有飯吃，自然餓不着，你何必做僧道？你命中若不好，做僧道也受飢寒。况有一種赴苦做活種地灌園的僧道，一般受苦，爲何廢了人倫？你們都思量思量，不可胡迷到底也。

是我祖宗一派。死了異姓，祭祀也無擾理；况世上那有常常住特的寺院？究竟作無祭薦的野鬼，豈不傷哉？

歸人倫事，最宜蚤圖。第一件，先要知前日由平民做和尙，是朝廷的逃民，是父母的叛子，是玷辱親戚朋友，惡事。古人云：「不忠不孝，削髮而捐君親，遊手游食，易服而逃租稅。」只此四句，斷定和尙不是好人了。今日由和尙做了平民，是朝廷正道百姓，是父母歸宗孝子。是從道有親戚有朋友的好事。古人云：「自新休問昔狂。」伊尹稱成湯，改過不吝，自新便成的君子，改過便做的聖人。我之歸也，不忍我祖宗無後而歸也，不忍我父母無子而歸也，是謂之大仁；不顧天下人皆有夫妻，我獨爲鰥夫而歸也，不顧貴賤賢愚皆爲朝廷効力，我獨爲猾民而歸也，不顧昆蟲草木皆爲天地廣生成，我獨腐朽而歸也，是謂之大義。大仁大義之舉，而世人反以爲不美事，名之曰「還俗」。夫謂之俗，必以爲作僧道是聖果事，而今還於俗凡也；必以由是清雅事，而今還於俗鄙也；必以爲新奇事，而今還於俗常也。嗟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尼父之所大慮也！吾今正其名曰：「歸人倫。」明乎前此迷往他鄉而今歸家也，明乎前此誤入禽獸之夥而今歸人羣也，明乎前此逸出森倫之外而今歸子臣弟友之中也。世人去家鄉數千里，見一本土人，輒涕泣不勝；一旦還鄉，則鄰里皆來看望，心安

此是也。龍溪亦笑以爲曰：「大覺。」曰：「智慧。」曰：「慈悲。」而不施之於子臣弟友，方且顯不厚君父，而以爲累，顯不及自身之耳目心意而以爲賊。天地間亦何用此洞照也？且人人而得此空靈之洞照也，人道滅矣；天地其空設乎？道者之心，而果死灰矣。嗜慾不作，心腎移交，丹侯九轉矣。正如深山中樵徑，並不可以履乘致用；雖長壽，亦爾爾。一壺曰：真人曰：至人曰：太上，而不可推之天下國家，方且盜天地之氣以長存，煉五行之精以自保。乾坤中亦何賴有此太上也？且人人而得此餘蘊之仙果也，人道又絕矣！天地其能容乎？世傳五百年雷震一次，此必然之理；蓋人中妖也，天地之盜也。

龍溪若輩：聰明人乎？愚蒙人乎？果愚蒙人也，宜耕田鑿井以養父母，以受天子之法制；不應妄爲末官，執天下之愚民而立教門。若聰明人也，則以天地粹氣所鍾，宜學爲公卿百執事，以勸民生，以佐王治，以輔扶天地，不宜退而寂滅，以負天地篤生之心。

朝廷設官分職，以爲萬民長，立法定律以防萬民欲；人雖實智，只得遵朝廷法律而行。所謂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也。你們輒敢登高座談禪，使人跪問立聽，輒敢動刑杖，是與天子長吏爭權也；輒敢別定律令，號招士民，謂之受戒，各省直愚民呼朋引類，赴北京五臺受禪師法戒，是與天子爭民也。堂堂皇王之天下，儼然半屬梵玉子之臣民；倘朝廷震怒，或大臣奏參，豈不可懼？狂謔！狂謔！

你們那個是西域香僧？大都是我中國聰明人。欲求道，當求我堯舜周孔之道。堯舜周孔之道，是我們生下來現成的道，此身是父母生的。父母生此身，如樹根長出身幹枝葉，若去父母是樹，斷了根，還成甚麼樹？所以堯舜周孔之道，全在於孝；小而養口體悅心志，大而顯親揚名，再大而嚴父配天。自庶人上至天子，如隨分量，都要完滿，毫釐不盡，便是缺欠，便不可以爲子，不可以爲人。况敢拋卻父母，忍心害理，視爲路人，還了得？此身合兄弟同生，都要相愛；有兄長，又如樹上生的前一節後一節，若離了兄，正如樹枝斷去前截，定後截都壞了。所以堯舜周孔之道，全在於弟；兩坐隨行，尊父母的嫡子，敬之如嚴君，愛父母的遺體，愛之如嬰兒，無貴無賤，如隨分量，都要完滿，分毫不盡，便是缺欠，便不可以爲人。弟，即不可以爲人子。况敢拋卻兄長，忍心害理，視如路人，還了得？父母生下我，我又娶妻，作子孫的父母，他日子孫又長成，作父母。故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有兄弟然後有朋友，有朋友然後有君臣。」故「堯舜之道，造端乎夫婦。」此端字是端倪的端字，如織布帛之有頭緒，如生草木之有萌芽；無頭緒則布帛沒處織，無萌芽則草木沒處生，無夫婦則人何處生？一切倫理都無，世界都無矣。且你們做佛弟子的，那一個不是夫婦生來的？若無夫婦，你們都無，佛向那裏討弟子？佛的父親，若無夫婦，佛且無了，那裏有這一教？說到這裏，你們可知佛是邪教了，是異端了。假佛原是正道，

原行得他；是西域的師，西域的神，我們有我中國的神，中國的神。自己的師長不尊，為甚麼去尊人家師長？自己的父母不孝，為甚麼去孝人家？何況原是邪教，原是異端，由其道，一步行不去，從他做甚？你們最聰明，說到這裏，莫道你們有才料，在世間做的別事，便做個農夫，做個乞丐，也不失為正人。為甚麼上高座闔眼並手，跟番鬼談邪，自欺以欺世也？思之！思之！

佛輕視了此身，說被此身累礙，耳受許多聲，目受許多色，口鼻受許多味，心意受許多事物，不得爽利空的去。所以將自己耳目口鼻都看作賊，充其意，直其死滅了，方不受這形體累礙；所以言「圖寂」言「涅槃」有「九定」「三解脱」諸妄說。總之，是要不生這賊也。總之，是要全其一點幻覺之性也。嗟乎！有生方有性，若如佛教，則天下並性亦無矣，又何覺無所謂昭昭，何所謂暗暗？如佛教並幻亦不可言矣，又何佛怪哉？西域異類，不幸而不生中國，未聞我中國聖人之言性也，未見我中國聖人之盡性也；堯舜居孔之言性也，合身言之，故曰「有物有則」。堯舜性之，湯武身之，堯舜率性而出身之所行皆性也，湯武修身以復性，據性之形以治性也。孔門後惟孟子見及此，故曰「形色天性，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形，性之形也；性，形之性也。舍形則無性矣，舍性亦無形矣。失性者據形求之，盡性者於形盡之，賊其形則賊其性矣。即以耳目論，堯舜「明四目，達四聰」，使吾目明徹四方，天下之形

無蔽焉；使吾耳聽達四境，天下之聲無壅焉；此其所以光被四表也。吾孔子「視思明，聽思聰。」「非禮無視，非禮無聽。」明者，目之性也；聽者，耳之性也。視非禮，則蔽其明，亂吾性矣；聽非禮，則壅吾聰，亦亂吾性矣。絕天下非禮之色，以養吾目，賊在色，不在目也；賊更在非禮之色，不在色也。去非禮之色，則目徹四方之色，適以大吾目性之用；絕天下非禮之聲，不在聲也，去非禮之聲，則耳達四境之聲，正以宣吾耳性之用。推之口鼻手足心意，咸若是；推之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咸若是。教禮樂繽紛，極耳目之娛，而非欲也；位育平成，合三才成一性，而非侈也。彼佛大之空天地君親而不恤，小之視耳目手足爲賊害；惟闔眼內顧，存養一點性靈，猶瞽盲人坐暗室，耳目不接天下之聲色，自心不接天下之人事，而方寸率思無所不妙，可謂妄矣！安在其洞照萬象也哉？且把自身爲賊，絕六親而不愛，可謂殘忍矣！及其大言慈悲，則又苦行雪山，割肉談麀，舍身餒虎，何其顛倒錯亂也哉？

洞照萬象，昔人形容其妙，曰：「鏡花水月。」宋明儒者所謂「悟道」，亦大率類此。吾非謂佛學中無此意也，亦非謂學佛者不能致此也；正謂其洞照者無用之水鏡，其萬象皆無用之花月也。不至於此，徒苦半生如腐朽之枯禪，不幸而至此，自欺更深。何也？人心如水，但一澄定，不濁以泥沙，不激以風石，不必名川巨海之水，能照百態；雖渠溝盆盂之水，皆能照也。今使棘起靜坐，不擾以事爲，不雜以旁念，

瞻者數十日，鏡者三五年，皆能洞照萬象，如鏡花水月。做此功至此，快然自喜，以爲得之矣。嗚呼！未
寒，或那安相感，人物小有微塵，盡隱怪驚人，轉相推服，以爲有道矣。于戊申前，亦嘗從來，僅用靜坐功，
願嘗此味，故身歷而知其爲妄，不足據也。天地間豈有不流動之水？天地間豈有不著地不見泥沙不
見風石之水？一動一著，仍是一物不照矣。故管子道揚，于存學編所引出山，便與常人同也。今玩鏡裏
花水裏月，錯足以娛人心目；若去鏡水，則花月無有矣。即對鏡水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矣；若指水月
以覆照，取鏡花以折佩，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故空靜之理，愈談愈惑；空靜之功，愈妙愈妄。吾願求道者，
盡性而已矣；盡性者，實徵之吾身而已矣；徵身者，動與萬物共見而已矣。吾身之百體，吾性之作用，
一體不盡，則一用不具。天下之萬物，吾性之措施也；一物不稱其情，則措施有累。身世打成一片，一
做功，近自凡庸，遠達民物，下自隣比，上暨廟廊，粗自灑掃，精通變理，至於盡倫定制，陰陽和，位育徵，吾
性之真全矣。以視佛氏空中之洞照，仙家五氣之朝元，腐草之螢耳，何足道哉！

四。御子曰：「談仁義孝弟心性如數家珍，明白愷切，不獨可喚悟道，即吾儒皆當各置一蓮於塵
右。」

此篇是喚醒西域番僧者。我中國人誤走迷途，因昏時之使轉矣；西域番僧，獨非同生同調者乎？他既各具人形，便各有入性。予嘗自謂生遇釋迦，亦使之垂頭下淚，固以其人形必之也。況今番僧，亦不幸而生乎西域，爲其習俗所染，邪教所誤耳！何可不救之使歸人倫耶？你若識中國字，自讀而自思之，若不識字，能解中國語，可求人講與你們聽。

你雖不幸而不生中國，你獨無父母耶？你父母生下你，你便不做人父母生人可乎？是釋迦釋了你，你求人購上兩喚聽，便惺的釋迦是邪說了。你看天地是個大丈夫婦，天若無地，也不能化生萬物；天不能無地，夫豈可無婦？你看見婦人，果漠然不動念乎？這一動念，卻是天理，不容滅絕處；只我中國聖人，就這天理上修了禮義，定就婚姻禮法，使天理有節制以別於禽獸。然禽獸雖無一定配偶，而游牝以時也，是禽獸的天理；若人無配偶，是禽獸的天理也無了，豈非天地父母惡物乎？你們也當從我中國行婚禮，配夫婦，有一定配偶，這便是人道了。力不能回家的，便在中國娶妻，學中國人手藝，做個過活，成個人家；生下子女，萬萬世是你們後代了。力能回家的，將這喚迷途帶去，講解與你國人聽，教他人人知釋迦是邪教，也學我中國聖人的道理，孝弟忠信，你們就是正道的祖師了。你們就是你國的親賢了。與你國添多少人類，添多少親戚，添多少禮義，便是大有功德，天神必加福祿；你們子孫爲官爲宦。

爲帝爲王，都是有的。你們看我中國爲帝爲王的，爲國公侯伯的官宦，多是義農黃帝、舜、禹、周公、孔子、子孫，我教你歸入倫，是慈慈乎？釋迦教你斷子絕孫，做個枯寂的鬼，是慈慈乎？你思量思量！你們凡往中國來的，都不是庸俗人，或奉你本國王命，進來妄說做國師的，或差來納貢的，或差來觀中國虛實的，或彼處豪傑自拔，要到中國顯才能的，或彼國不得志求逞於中國的，大都是聰明人。且說你國也有夫妻否？也有兒女否？也有鄰里鄉人否？也有君臣上下否？夫妻也相配合否？生兒女也愛他否？兒女愛父母否？兒女同生也彼此擡敬否？鄰里鄉人也相交好否？君臣上下也有名分否？吾知其必夫婦相配也，必父子相愛也，必兄弟同生者相敬也，必鄰里相好也，必上下有分也；這便是凡爲人類者自然的天性，必有的道理。我中國聖人，只因人自然之性，教人必有之道。因人有夫妻相配，便教他以禮相合；夫婦必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六禮備而後成，成後還要相敬如賓，相成如友，夫妻婦順。這叫做「夫婦有別」。那佛斷絕夫婦的好，還是「夫婦有別」的好？因父子相愛，便教他父慈子孝。父慈，不但幼時懷抱養育，大時還教他仁義，管他幹正事，子孝，不惟衣食奉養，還要和敬，並盡期望節令，還行參拜禮文，沒後還有許多喪祭道理。這叫做「父子有親」。那佛斷絕父子的好，還是「父子有親」的好？因人兄弟相敬，便教他兄弟恭，無論男兄弟、女兄弟，都是兄愛其弟，弟尊其兄；一

坐一行，都是禮法，不得欺侮，不得僭越。這叫做「長幼有序。」那佛兄弟無情的好，還是「長幼有序」的好？因人鄰里相好，便教他同類相交謂之朋，同志相愛謂之友；以實心相與，以實言相告。這叫做「朋友有信。」那佛棄絕人類，入深山的好，還是「朋友有信」的好？因人上下有分，便教他「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叫做「君臣有義。」那佛斷絕君臣的好，還是「君臣有義」的好？我中國道理，只有這五件：制許多刑法度之文，禮樂兵農之具，水火工虞之事，都是要節宣這個，維持這個。當東漢時，有幾個沙門，傳佛道入中國，釀成無窮大禍；鳩摩羅什等，又翻譯西域經文，傳有許多邪說，以惑中國之民。這都是天地的罪人，你們更不可效尤。若能醒解我的言語，把我中國聖人的道理，傳往西方，將喚迷途番譯成西方的言語，使人都歸人倫，都盡人倫。莫說父盡父道，子盡子道，君盡君道，臣盡臣道，你西方諸國享福無窮；只人也多生幾千萬，豈不是真善果？勉哉！

二

噴迷途

第四喚

蘇三爲曠途途之人已畢。此輩又專爲名儒而心佛者立說。雖在五倫之中，而見涉禪寂，如宋蘇東坡、蘇子瞻之徒，小有聰明，見聞濫博，啓口成辯，舉筆成文，不惟詞壇之權，而無識之人，且尊如儒者。其實邪正不明，得罪名教，一生學力，萬卷文章，只此一誤，舉無足觀。惜哉！

歐陽文忠與蘇文忠，人品學問，俱難軒輊。只佞佛一節，蘇斯下矣！佛之爲邪，易明易見，長公之才，把筆揮毫，力文朝何等風節，到大悲關記、四菩薩記等文，便卑鄙不堪。遂遷如田間村婦語，何其於堯舜周孔之遺教，忘四書五經之理，濶萬里也。必是自幼生長川蜀之地，習見僧人多讀佛書，入地魚肆，不識文字，文人看書，可不慎哉！

蘇文忠，原是文人伎倆，雖好讀孟子，只要討出文法，不是明道。放其夫妻皆佞佛，蓋其聰明子亦誤。其妻不可惜？

蘇文忠於大有過人論，如說聖人教人，性非所先，其說高於程朱一派。蓋聖人教人，只是六德六行，本於夫子所言：「夫子文章可得而聞，性道不可得聞。」程朱一派，好談性道，最起程門時習學。若不識性道，其非。卻說永叔爲說，與矣！如作本論，勝於柳蘇諸人，但他亦是從文章起見，其中一節，文字耳，亦不是其致力道術聖道關頭異端的人。公若向此處做工夫，與子瞻相表裏。

其惑迷而不返也。且與公同在政府，若常... 亦未聞辯論救正之說，固知其非用功... 所謂禮樂者實行之矣，乃亦全不... 子亦真

之理，醫者一急則給其標，緩則治其本。人運轉若若

氣乎，抑急須針，刺洗之方也。傷之害中，人便氣絕生，正如

不飲則立刻癱瘓，火不熄則立刻證窮，痰不吐不下則立刻... 九氣重散風降火吐下類痰之法也。毒之害在一日，則此一日中曾天... 運治一日便多傳染幾人。如暈而實，則解以箱中，斷死於

抑現用防風荆芥以汗之，芩連惡食金銀花之屬以解之，爲... 以解乎？抑現用防風荆芥以汗之，芩連惡食金銀花之屬以解之，爲... 曰：「雖終終曰：「蕩揮戈而逐之，有說而排之。千歲之患，歸於天下，非一人一日所可爲。民之沉疴，入於

舌之可辨，或藉毒本以勝之。嗟乎！公氣氣若此，解本耳，不知都... 之法矣。是與人不生，雖變不與，使任傷之滅，傷之生，固不救乎？不... 知制餅之毒，究

之兒，不至，遂聽瘞疫，天庖之死，喪傳染而不治乎？何以爲醫也？乾坤中揮戈逐佛者，著說排佛者，傅尙書韓吏部胡致堂，其表著者，公亦其一人矣；若非有公輩數人不忠不孝數語，佛骨表原道本論數文在乾坤，更不知何底矣？非一人所可爲，雖千萬人亦一人之倡也；非一日所可爲，雖千百年亦一日之積也。救得一人是一人，轉得一日是一日，正得一分是一分。又曰：民之沉痾骨髓，非口舌所可勝。亦未之思也。積蚊成雷，累畫成冊；吾儒在上者，則興禮樂以化民，在下者，則崇仁義以明道。彼佛何所有哉？徒以口舌簧鼓，轉相惑誘，遂亂天下至此。吾獨不得以口舌救之乎？天相吾道，吾人而在上也；一面興禮樂，謹學校以修其本；一面立法禁施誥命以治其標。天不相吾道，吾人而在下也；一面崇仁義，勵躬行以修其本；一面詳辯論著書說以治其標。夫禮樂明則人才出，而操戈排佛者益衆，此本而標之法也；辯論著則君相悟，而禮樂興，此標而本之法也。庶幾其善賢矣。

愚蒙人爲禿番所欺，固可憐；聰明人未聞堯舜周孔之道，見異而遷，亦無怪；所可惡者，柳富蘇王，以絕世之才，讀孔子之書，有目而不分黑白，有耳而不辯鐘磬。時而堂堂正正，談理如海潮河決；時而靈心昧目，迷惑如村婦牧兒。最足以侈愚僧之口，迷俗人之向。此君子所深爲痛恨者也。紙上雄文，立朝氣節，皆孔子所謂「其餘不足觀者」，功不抵其罪也。明之余州，輩特一文士耳，未必有大君子與之交。

也。柳則友韓矣，富蘇則友歐陽矣，柳富蘇之不虛心受益，韓歐之不極盡規勸，均可憾也。今世而有韓歐乎？遇友人之柳蘇富者，宜極盡其救正，正之不可再，再之不可而三而四，此非小故也。今世而有柳富蘇乎？遇友人之如韓歐者，則宜虛心受益，改轍自新，勿取誅於君子可也。試看賈島一詩僧耳，從昌黎而歸人倫，尙來千古美談；况吾儒中豪傑，而可自誤乎哉？

三代後，唐之昌黎，宋之程朱，明之陽明，皆稱吾儒大君子，然皆有與賊通氣處，有被賊瞞過處，有夷蹠結社處，有逗遛玩寇處。今略摘一二與天下共商之，非過刻也。恐佛氏借口與儒之佞佛者，倚以自解也。昌黎誅佛不遺餘力，死生以之，其儒陣戰將也。惜其貶潮州時，聞老僧太顛，召至州郭，與之盤桓，及其將行也，又留衣服爲別。夫使太顛可教，則一二見可化之歸儒，不可教，則爲不就撫之猾寇，又何久相盤桓留衣相贈乎？不幾夷蹠結社乎？及孟尙書聞其事，貽書致問，又稱太顛頗明識道理。予閱答書至此，大爲驚異，世豈有爲僧之人而識道理者乎？豈有識道理之人而爲僧者乎？則昌黎之所見之道理，必尙有微異於孔孟者矣。則昌黎交太顛，必尙有微爲瞞過者矣。不幾逗遛玩寇乎？周子太極圖說，已多了「無極」二字，極乃房上脊樑，是最上之稱，又加以太字，是就無可名處強指之矣，又何所謂「無極」乎？至其言性，又不合加一「惡」字，故程朱由此皆誤，言氣質有惡，又言氣質爲吾性害。

是卽爲元曉之意，侵過儒道分界矣！朱子盡力與象山辯「無極」二字，是卽爲佛之空，老之無際蔽矣；至程子作詩說：「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又云：「隔斷紅塵三十里，白雲紅葉兩悠悠。」朱子動輒說法門，陽明近禪處尤多；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所謂與曉通氣者此也。

儒之佞佛者，大約是小智慧人，看道未貫上下，或初爲儒者，而功力不加，畏聖道之費力，半途欲廢，又恥於不如人，遂妄談空虛以誇精微者。或貪名利工文字，名爲儒而實不解聖道爲何物，亦如愚民見異端而驚喜者，至惑地獄禍福之說而從之者，民斯爲下矣！何謂小智慧見道未貫上下者？彼多謂佛之上截，與吾儒同；或竟謂佛得其精，吾儒得其粗。此其人學識未大，未能洞見性命之本，及吾道體用之全，見宋明儒者之所謂性無能出乎佛氏之上，一聞禪僧之談心性，遂傾心服之，謂上截儒釋，原不異也。嗟乎！不佞以吾存性編中所云：「根麻而苗麥」乎？天地間豈有此理？有上截本仁而下截不愛父母者乎？有上截本義而下截不敬君上者乎？抑其上截之原非仁義也，吾儒以仁義禮智信爲性，而佛以空虛不着一物爲性。以仁義爲性，故忠孝者仁義之發也，仁義者忠孝之源也；後截之忠孝，與上截之仁義，如樹之根與枝一體也。佛之上截總一空，故爲不忠不孝之教，斷絕倫物；下截亦總一空也，又焉得上截同而下截始異哉！比輩猶能見宋明儒者之性者也。至謂「佛得其精，吾儒得其粗」者，

又並宋明儒之性未之聞，平日徒以章句目儒業，卽粗聞仁民愛物作用，亦第視爲後起事。不知堯舜之「精一」、「執中」、「三事」、「六府」之體也。三事六府，精一執中之用也。周孔之「一以貫之」、「三物四教之體也」、「三物四教一貫之用也」。如樹之根本枝幹，通爲一體，未可以精粗分也。故無根本則無枝葉矣，無枝葉則非根本矣。梧楨之根，藏土千年，與穢腐同讖；彼佛氏固未可以精言也。又何者是其精乎？以腐穢爲精，愚之愚者矣！何爲以初爲儒功，半途而廢，妄談靈空以誇精微者？人性皆善，雖甚惡人必有善念；一動之時，雖甚濁世必有特起作聖之士。但吾儒之道，六歲教名數，七歲教別，八歲教讓，九歲教數，十歲學書，計幼僮，十三歲學樂舞，十五歲入大學，凡六德六行六藝一切明觀止。至善者，俱步步踏實地去做。二十歲尙不許教人，到三四十發揮其幼學者，進見之君民，退式乎風俗。今世全錯了路徑，少小無根本，粗者求之章句，精者求之辭敬。則數年或數十年後，全不見古人充實大化之我取，全體大用之我取，再進無工程之可據，回顧無基本之可恃。又恥於奔竇山半生作空手回之漢，遂放達者如莊周李贄之流，謹飭者作龜山定夫之輩，非以欺世也，略以自塗抹其作聖初心，而不染於禪者鮮矣。不知世降學晦，孔徑久荒，卽虛花無果，前路弗憑，正宜返求之實地。雖六德之一德，六行之一行，六藝之一藝，不自失爲儒也。卽精力已竭，尺寸莫贖，惟當痛自悔恨，如漢武輪臺之詔，亦

自千古其說。何必益爲虛大而叛背於聖道之外哉？君子思之。何以謂名如儒而實不解聖道，亦如愚民之見異而喜者？自幼惟從事做破題掉八股，父兄師友之期許者，入學中舉會試做官而已；自心之悅，父兄師友以矢志成人者，亦惟入學中舉會試做官而已。萬卷詩書，只作名利引子，誰曾知道爲何物，故以官長進士舉人而聽講於村俗僧人，驚道妙而師事者有之；以秀才而信旁門邪說，入焚香會者有之。豈儒者而喪心至此乎？抑原未嘗於儒道參一解行一步也！况秀才而貪利肆行爲，官長而染指負上，中氣必饒，中心必懼，明懼朝廷之法，幽懼鬼神之禍。一聞佛者顛頂之說，烏得不悅？一聞空名利之談，烏得不服？一聞讖悔消災之技，又烏得不甘心也？况僧道惑世，誣民之巧，網亦密矣。地獄報應之說，僅足惑中國之愚民；痘疹送生仙妃之說，僅足惑中國之婦女；士大夫不之信也，又創爲文昌帝君之神，司人間科甲貴賤；又恐其教之淡薄苦寂，士夫未必肯受也，又創爲準提菩薩會，每月只說日不食酒肉，又許那借以遂其口腹之欲，予之以不得不悅，不得不服，不得不甘心之勢，而又開之以不甚苦而易進之門，烏得不莫之禦而從於邪也？雖然，天理自在，人心猛一覺照，愚蒙之夫，無不可去邪而歸正；况我輩士夫，聰明傑秀，高出尋常萬萬者乎？急出幽壑，返登喬木，是所望於今之君子。

地獄輪迴之說，我中國聖人全未道及。仲子路才一問事鬼神間死，便截斷不與言。蓋人之與天地並。

大者。盡人道也。盡人道者。方且參天地贊化育。盡幽明上下而自我治之。又焉得舍生人之理而不盡。暇問鬼道乎。故地獄無之乎。君子不道也。有之乎。則君子行合神明。自當上升爲聖。爲賢爲神。彼滅倫敗類。不作生理之佛之僧。生時已背叛人紀。脫離人羣。不可以爲人矣。死後其可對冥府之神乎。不知神之所欽重福利者。其在忠君孝親者乎。其在無父無君者乎。且不忠之臣。但愧忠臣耳。不孝之子。但愧孝子耳。而猶爲君之臣父之子也。設冥府果因生前之行而擬之罪。恐視夫舍君而不之臣。舍父而不之子。尙有輕重差等也。况不爲亂臣賊子者乎。故明舍人道而好談幽冥。盡人皆不可。而佛僧更非所當言。奈何反以我輩全人倫之人。而聽彼言之妄。可謂愚矣！

禍福懺悔之理。若聽信僧言。更爲可笑。古人云：「積善之家。降之百祥。積不善之家。降之百殃。」又云：「鬼神福善而禍淫。」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此禍福正理也。成湯改過不吝。顏子不貳過。此悔過改過正理也。若能日畏天理。日畏王法。不作虧心事。尙矣。卽貪財好色。做出無狀。猛然一醒。痛改昨非。成其今是。孝親敬長。忠君愛民。恤孤濟寡。救難扶危。其心實力。足以格天地感鬼神。况於人乎。去卻半生惡。成此半生善。或掃去五分惡。成其五分善。昔伯夷不舊惡。孔子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吾以爲神明亦當如是。只真心自新。便如君子。自是朝野欽之。鬼神敬之。又何借佛力僧經作三昧法水哉。

今有人罪惡種種，官府將依律定罪；或有言此人素孝，此人素弟，或有言此人素有大功於國君，有大功於生民，則周禮「八義」之法可行。若空言「再不敢了！」官其減罪乎？若言出於大聖大賢或忠臣孝子，或朝廷貴人，官府或因少減其辜，亦未可知也。今譴西番邪妄之經，依佛氏不忠不孝之鬼面求以免禍辟，如作竊盜而求強賊爲之誥，討罵兄嫂而借獄父母者爲之先容，罪不更加之邪，願熟思之！

第五喚

儒名而心禪者，大足爲世道人心之害。既呼回之矣，世間愚民，信重妖邪，各立教門，焚香聚衆者，固皆慘鄙無足道。然既稱門頭，亂冒法道，羣男女廢業而胡行，誘惑良民，甚至山野里比皆遍，則其爲害亦不小矣。愚民何知，不過不曉念佛看經之爲非，不知左道惑衆之犯律，妄開修書而爲之耳。若不急急喚醒，恐他日奸人因以起事，則「黃中」「白蓮」之禍，恐卽在今日之「皇門」「九門」等處！上座國家之憂，下阮小民之命，荆河之事，不己可爲覆車之鑑哉！此篇各因其愚而開明之，庶迷途上個個喚回，共由薄平之正路，是予之願也。

吾觀當今天下僧道是大迷途，其迷途中之歧途岔路，或有信佛，或有信仙，或仙佛兼奉；而各立教門，

交相誘引，焚香感衆，各省下書多名目，吾未之遍遊而全知也。惟就吾之近地眼見者，一一正其醜而喚之曰：則他省府州縣名目雖不同，而凡不遵子臣弟友之道者，便是邪說，不安爲朝廷百姓而名爲道人者，便是左道，皆可類推而急醒改之。大率你們做頭行的，都說是正道要比人；你們做小道人的，都不肯說是邪，只當是修善。這善字不明，修字不講，是天下大關係也！在位大人，惟大學首章三綱領，是真善；實去明德，實去親民，而止至善，自格物以至明德於天下，當先者便先加功夫，當後者便後加功夫，這便是真修善。外此者，都不是善，都不是修善。實去孝順父母，實去尊敬長上，實去教訓子孫和陸鄉里，各安生理，勿作非爲，便是真個修善；若去口中念不忠不孝的佛，聚會講無影無形的經，這不獨犯王法，大是得罪神明。你們聽那邪說久了，迷的深了；如今說是犯王法，你們不解。譬如你們姓張，你們的兒子却說他不是你兒子，我姓李，你們容他不容他？朝廷以道化天下，我們就是他道中人；你們而今另立們頭，說我別是一教，這便是反了教了，便和你兒子不從你姓，從人姓一般，朝廷怎麼容的？今日發文，明日發禁，你們不會見麼？京中剛了甚麼無生老母，殺了許多倡邪道人，你們不會聽的麼？你們那頭行哄你們說，上頭不是拏持齋念佛的，是恐怕聚衆謀反；不曉的聚衆謀反是別有律條，不與持齋相干。持齋念佛，叫做左道感衆，是大犯法的；便是一個人持齋立教，也該問罪。又說他若是

擊我，我便吃酒肉；不知上面不是爲你不吃酒肉，是爲你另立教門。你如今可醒那犯王法的去處了麼？其得罪神明在何處？我說與你深徹道理，你們也不解；且就明白的與你說：你們家下供佛的供餚的三世，再無不得奇禍的；再無不得斷宗絕嗣的；再無不得惡疾的。這是怎說？他是忍心舍世的狼鬼，他是無子孫的絕魂的；你們把那狼鬼絕魂招到宅上，焉得不作禍，焉得有子孫？且如今人請幾個和尚道士來住在宅內是好不好？且佛亦非以不好事故意加你，譬如一人吃着山藥甜，遇心愛的人，亦必教他吃山藥；又如溺者喜人溺，縊者喜人縊。佛以覆宗絕嗣爲好，你們敬他，以氣相召，也叫你覆宗絕嗣，是必然的了。如你們兒子有酒食，只將去與張三李四吃，反不孝父兄；你心下惱他不惱他，責懲他不責懲他？神明自是不容，加禍來祖先自是不教，此所以得罪神明先靈也。你們如今可醒的了麼？你們當初原是要修好，只差走了路，拏着不好當好修；朝廷官府也還憐憫你們，也還寬待你們，從容曉諭，教你改圖。更有一等可惡的，聽見傳下禁令，官府告示，反說是刮風裏落病棗，也把怕王法歸正道的好人反說是病棗不耐風。你們執迷不醒，不遵王法的倒是好麼？把王法比做狂風，而朝廷官府聽的此話，真個拏起來殺起來，怎麼了得有識者替你寒心。急醒急醒！

上一段是大概勸諭天下走邪門的，我直隸隆慶，萬曆前風俗醇美，信邪者少；自萬曆末年，添出個龐

天道，如今大行。京師府縣以至窮鄉山僻，都有其法，尊螺蚌爲祖，每日望太陽參拜，似仙家吐納采煉之術；卻又說受胎爲目連，僧口中念佛，是殆仙佛參雜之教也。其中殊無好奇尚怪，聰明隱僻，大可亂世的人，不過幾個莊家漢，信一二胡齷齪亂講之人，當就好事做，不知犯王法，亂人道，得罪神明，亦不可不喚醒他。如你們不吃酒肉，古聖人經上說：「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又云：「七十非肉不飽。」是聖人制下養老之物，若是不好，聖人便不教人吃了。若有一等性甘淡薄的人，不愛吃的也不妨；但不當胡說亂道。甚麼是胡說胡道？卽如你們喚日光叫爺爺，月亮叫奶奶，那是天上尊神，我們是百姓，最卑，那可加以名號？你看北京纔有日壇月壇，天子纔祭的他，便是都堂道府也不敢祭。況我們愚民，每日三次參拜他，做甚麼？我嘗教一皇門道人說：你去一日三次參拜你縣官，看他如何？他說：怕竹板打。參拜縣官便怕板打，若去輕瀆朝廷，頭也斫了；你終日輕瀆那天神，還是降災不降災？所以你們多大災，多滅門，這個是犯王法得罪神明的一端。又如你們把日改晌，把月改做節之類也；只說是尊日月，不敢沖犯之意。不知我聖人書上說：非天子不議禮不考文，那官府行文，都叫日月，沒有改就晌節的禮，沒有改就晌節的文；你們私議私改，是又一天子了。看是小事，卻犯大法。又如你們把天上參宿，叫就寒母，又叫三星，不知天官書上是七星，上面還有兩大星叫參肩，下面還有兩大星叫參足。你爲甚

麼把天神去了他手足？你們把天上房心二宿合成一座，叫就燒母；不知豎四星是房，橫三星是心。你們混雜二宿爲一。律上說，妄談天象者斬。這信口胡說，卻犯了大法，你們那裏知道？又如你們男女混雜，叫人家婦人是二道，只管穿房入室，坐在炕頭上，不知我聖人的禮，男無故不入中門，女無故不出中門。叔嫂尙且不通問，父兄於子女既嫁而歸，尙且以客禮待之；至親骨肉，亦必避嫌。那有婦女往異姓無干的人家去上會的禮？那有異姓無干的男子入人內室的禮？這大是壞人道亂風俗，你們怎麼不顧體面？我不忍細說，你們思量思量。

古人云：「天地之性，人爲貴。」我們在萬物中做個，人是至尊貴的，怎麼反以蟲類爲祖師，便成個仙佛，也是人妖也可羞！況你們見成了多少仙多少佛，盡是無影妄談！你們從今莫信他了，回頭做朝廷好百姓，省做會的財物，孝父母，敬兄長，養子弟，省上會的工夫，作活計過日子。只守王法有天理，便是真正的善，便受真正的福，免得官府今日拏明日禁，免得鄉人這個把持那個訐告。

直隸區處，皇門道外九門最多，其犯王法得罪神明是一理，何用多言？但你們愚民，若不就名色一一說破，那不是處，你們不醒。必有說那門是邪，這門不是邪的，便不肯改邪歸正。九門道，是斂錢給神掛袍上供的；你們思量府縣官長，叫人斂錢做衣裳，否？做飯吃，否？苟非異樣賊官，斷無此理，况於神乎？神

要衣食做甚麼？譬如百姓，有人做錢與官做衣食，必是好民；官府知道，必是打死。神亦如此，定加你罪。你看你那師傅們，都被惡災，都絕後了，你還不怕麼？又如你們申文上表上帝，你看知府巡道那樣大官，還上不得本，必自巡撫轉本。當初蠹縣道徐某，了殺官破城的大寇，以為有大功，差人上本，差官當擊赴刑部，將徐問罪。你們聞知，否道官尚且上本有罪，况你百姓上表於上帝，豈不大得罪麼？又如你們擺幾碗豆腐涼粉，請甚麼玉皇上帝東嶽天齊城隍土地，我們聽的大為寒心；你們擺下那等東西，敢請縣官否？縣官且請不得，許多尊神來做甚麼？裝瀆神明，罪必不赦。思量思量！又如你們供養仙佛在宅上，朝夕朔望，焚香叩頭求福；你們思量人家請幾箇和尚道士，常住宅內何如？定是不好。佛菩薩仙師，都是斷子絕孫不忠不孝之鬼；凡招這邪氣在宅，自是不祥。看巫蠱鎮之術，但埋藏此骨董物件在宅上，便能釀禍；看那邪祟中惡之疾，但占些皆魅之氣在人身，便能為祟。况常常供此惡鬼，豈不發凶？所以你們供邪神三世者，斷無不絕，你們想了是如此否？

他若十門，專以跪香打七為修善。你看世間有錢的，叫人跪他幾炷香，便將錢與他，有這埋麼？便有乞，是好人否？那有神明叫人跪，他便給福的，可謂愚矣！世間豈有幾日不吃飯便得了道的？又豈有幾日不吃飯便可得福之理？這都是邪人弄箇奇怪欺你們，總不如信奉家宅正神，孝敬自己的祖父，方

是正道。又若「無爲」「大乘」「飛善」等，名目不一，卽如古之「黃巾」「白蓮」，一隨時改變名色，以欺愚俗，小之哄騙錢財，欺誘婦女，大之貽患於國家，釀禍於生民。前朝白蓮之害，近日新河之事，你們不會聞乎？何不知權也？你們陷於邪說者深，初聞吾言，未必不怒，請細細思量，才知我愛你們苦心也。看來也與你們無干，你們本心是修善，我們儒者不自明其道，無人講與你們聽，不知如何是善，卻差走邪路上去，我們殊深可愧也。

聞河南一省白蓮教中人，因自明朝東山某反，朝廷大禁，又改名「清茶會」，又叫「歸一教」，愚民從之者甚衆，其法畫燃燈佛，供室中幽暗處，設清茶爲供獻，閉口卷舌，念佛無聲，拈箸說法，指耳目口鼻皆是心性。你們不知道朝廷法，任你改換多少名色，就如「黃門」「九門」一般，都是犯禁的。只好百姓，孝弟忠信是善人，你們供燃燈佛，比人家念的阿彌陀佛釋迦佛改了箇名色，也不過是西域番人，當不得中國聖人。他們既爲中國人，放著我中國聖人的道不遵，我中國的法不遵，卻奉西番燃燈佛，這就不是了。我們愚民，只可做莊稼，做買賣，孝父母，敬尊長，守王法，存良心，便是本等胡講甚麼心性？我們書上說：「率性之謂道。」這子臣弟友，便是率性來的；你孝父母，便是爲子的心性；敬尊長，便是爲弟的心性。你們鋤田的人，胡講甚麼心性？胡說甚麼歸一大凡邪教人，都好說「三教歸一」。

「或說「萬法歸一」莫道別的歸不得，只我儒道祭自己的祖父，自家宅神，你們好祭西番死和尚，這歸一不歸一？要說一是性，你們把率性的子臣理都不知，卻尊他不忠不孝的佛，還歸甚麼？要說一是空，越發不是了，只看我喚參禪悟道，僧道的便醒的了，不必重說；只你們要各人散去，務農做生意，莫聚會胡說，便是好人。若有高年識字人，愛隨箇會，就大家相勸，年少做子弟的如何孝，如何做，年老做父兄的，如何教子弟成箇孝慈風俗，和陸鄉里，各安生理，勿作非爲。官府知道，也歡喜。第一件要知焚香聚衆，妨你莊農買賣，正是不安生理，正是作非爲了。歷代帝王，優禮儒生，做秀才時便作養禮貌，一切差徭雜役，不以相煩；下自未入流，上至三公，皆用儒生做。而儒生不能身踏道義，以式風俗，可愧一也；不爲朝廷明道，法他愚民，可愧二也；不盡力關辯佛仙二書，以救生民於荆棘，可愧三也。今日儒運恐遭焚坑，清流之禍不遠矣！僕用是憂懼，輒爲俚說，願凡爲孔子徒者，廣爲鈔傳，於以救生民報國恩，回天意，庶僕懼心少下也。祝！

三

明太祖高皇帝釋迦佛贊解

佛之害，至今日尙忍言哉！胥天下之周行而硬塞之，胥天下之人物而斬絕之。家家士偶，而不思野鬼入宅，足以招致不祥；戶戶誦經，而不知覆宗絕嗣之邪教，陰毒浸染，足以害人禍世。甚哉民乎！愚之可憐也！人徒見高皇帝龍潛皇覺，僧道入品，遂謂佛至明，朝實崇信之，不知高皇識見力量，爲三代後第一君。真龍川所謂：「開眼運用光如黑漆」者，其一時之誤，特倏爾雲霧耳。今觀是贊，放邪術正，乃益服其識之高，言之切，於世道人心大有功也。而或者謂佛家有誑贊體，太祖以之。予以爲不然。誑伯夷者，必誑以陳仲子，斷不誑以盜跖；誑柳下者，必誑以胡廣，斷不誑以黃巢。况此贊之尾，刀斧森嚴，直使佛逃奸無所。世有鐵案殺人，以爲誑者乎？即使姑從人言，謂太祖而果誑此誑也，亦率性之誑矣；不佞痛世之愚，妄爲註釋，用公天下。至於辭則效訓諭俗說，庶使荒村父老子婦皆可聽視，而不敢從事於筆墨之文也。

箇老賊貪心不輟再

自有這箇天地，便有這箇人；自有這箇人，便有這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人倫。佛氏獨滅絕之；自有這箇天地，人便有這箇生生不窮的道理。佛氏獨斬斷之；真是箇殺人的賊了。高皇命名以此，王言何確也！至老之一字，更中其情。賊不老，猶或有悔心，猶或不巧於盜，猶或易撲捉。惟是他老

熟於盜，生不問心，死不悔禍，善爲淫詞詭術以欺天下後世，任是聰明伶俐的人，都被他瞞過。吾儒之道，有天地還他箇平成，有父子還他箇慈孝，有民物還他箇仁愛；因物付物，不作自私自利心。釋氏全空了不管，只要自己成個幻覺的性便了。真是貪利行私的，又全無悔意，竭力在那幻妄理上去做，盡力在那幻妄途上去走，則此貪心何時是緩？彼自家卻假說些甚麼清淨慈悲，非聖祖大笑，誰能指出他這箇貪字？

將大地衆生，偷出三界火宅。

釋氏甘空寂，自謂清涼世界，故指兩間爲火宅；不知乾坤中二氣五行，全賴此火。天地非太陽真火，則黑暗，人非命門其火則滅絕；忠臣孝子一副熱腸，慙夫愚婦一段熱情，釀成世界。這大地衆生，離了火宅，便過不得日子。且釋氏亦自火宅中生出，卽結成舍利子，亦是火宅中，豈大火光，彼自己且偷出不去，又烏得偷出衆生說？曰「偷出」者，聖祖原老賊一種偷出貪心而定罪耳。火便是世間生生不窮的種子，火宅便是世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行走的去處；佛氏盡欲偷出，正名定罪，真是老賊了！

掩迹則假滅雙林，逃形在微塵刹界。

此是據事實而形容老聃之情狀也。謂在雙林之地，託名假死，以掩其迹；又逃其形，在微塵刹界，使人莫得擒捉也。然佛雖善逃善掩，天地如烘爐，日月如明鏡，彼在中間，終是不能逃得一步，止蓋了一箇瞞齊天下之物。

聖年談許多非言，三教中頭一箇說客。

佛說法不足五十年，言五十舉成數也。其間如棄絕父母之言，爲非孝；背叛聖人之言，爲非法；如天上地下惟我爲尊之言，爲非天地；如耳目口鼻身意六賊之言，爲非人。總之，皆非言也。三教者，世俗以備孔子，宗道宗老子，乘門宗釋迦爲三教。我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躬行六德六行六藝，非徒以口說者；而且爲天地官子，爲衆生父母，至親也，不可言客。卽老子玄牝守雌，微異吾儒；然孔子稱其猶龍，老子習於禮，自言以道治世，其鬼不靈，則亦非徒逞口說者。况當時爲周柱下史，亦中國人臣也；生於苦縣，亦中國人子也；凡天下李姓皆祖之，亦中國人父也；不可謂之客。飛騰紫氣之說，乃後世道家者流妄託耳；惟釋迦空天地空萬物，亦空其身，全無一些行實，專事口說，生於伽毗羅國，行於天竺國，與中國全無干涉，真是箇客。且空天地，則天地字餘之客氣；空萬物，則萬物遊魂之客；竹石空其身，則此身遊命之客鬼。「說客」二字，確乎不可易矣！然說客又坐之以頭一箇者，何也？

如儒之莊列儀秦，道之五利靈素，釋之佛圖澄鳩摩羅什，或以口說，或以筆說，皆說塔也，而不若釋迦爲最。

普天下畫影圖形，至今捉你不得。

賊與帝王勢不兩立，有賊則帝王之教化不行，宇宙之民物不安，宜急急捉者，故遍天下畫爲影像，圖爲形色。毯毛跳足，明是老賊之狀；破額裸身，明是老賊之體；閉目跌坐，明是老賊好爲佚逸之態。亦易知易見，可一索而速擒者，乃至今捉之不得，則中國之禍何時已乎？

人民何辜遭此土偶作祟？太祖獨曰：「吾將畫影圖形以捉之也。」是大聰明，大手段！故末二句，果然捉住。

呵！呵！沒將說，眉毛不離眼上橫，兩耳依然左右側。

此一匠，便是高皇捉住佛處。「呵！呵！」大笑聲也；佛全憑口說，而今笑你，將何說乎？你眉毛依然在眼上橫着，你何不空此眉？兩耳依然在左右長着，你何不空此耳？五官百骸是開闢來有的，五倫百行是盡人外不了的；佛空父子，必是空桑頑石生的，然後可。然縱生自空桑頑石，而空者猶是桑，頑者猶是石，豈是空得空君臣，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地是天子的父母，四夷是天子的手。

足佛者說空，則上不得天，入不得山林，逃不得外國，佛將安之？空兄弟朋友而又廣度生徒，是去絆而戴枷了，豈止不能空乎？空夫婦以絕生之道，而自己卻欲結舍利子以長存，誰還說是空的？太祖指其易見處，就眉與耳言之，而老賊情狀畢露，伎倆盡窮，束手就擒矣。唐高祖沙汰一勸，以後錄捉賊之功，太祖其首乎！

四

東廡張鼎彝毀念佛堂議

元藏拙草茅，素不慣交顯達；一時君子，蓋多其人，苦愚陋無由知。以尋父遊遼左，貶節叩號，無門不入。奉天少京兆東廡張先生，爲吾友尙夫兄，且憐苦子，爲頒布報帖所屬，是以得侍坐側聞此議也。謹錄爲喚迷助。

甲子，張子奉簡命督學奉天，旣抵省，適通志成。大京兆以其稿屬爲讎校，見其誌祠祀，錦北關有曰念佛堂者，喟然曰：「風俗之不淑，民無禮也；人心之不正，上無教也。」子與氏曰：「不以堯之所以治民，其民者也。」堯之所以治民者何也？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輸之，翼之，使蚩蚩者氓，日用飲食，曉

繁於三綱五常而不敢於邪慝，斯已矣。錦州爲我朝龍興地，太祖太宗暨世祖皆嘗以堯舜之治治者也。今上命吾儕來尹茲土，固將曰爾受茲嘉師，庶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以無負我二三城堯舜之民也。錦民者，竟羣然以念佛爲業，而又肆然鳩工庀材而樹之堂，而又巍然峙於都會之衝，而又煌然登諸通誌以昭示夫天下後世。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者，固如是耶。余竊以爲懼。爰召太守某君而議曰：「盍毀諸？」辭曰：「錦民之習於是也衆，且匪伊朝夕矣，仍之便。」予矍然曰：「佛法至漢明始入中國，迄今千餘年，西方聖人之名遍海筮，凡名山大川，靡不有殊宮貝闕以供香火。然聖君賢相，雖未能盡去髡髮之侶，斷未有等釋氏於二帝三王之道，迪萬世以所雍熙者也。卽蕭瑀王欽若之徒，爲聖君賢相所不齒，亦不敢播爲令甲以合掌當空閉門誦經之事，號召乎寰區也。甚而至於佛圖澄之佐石勒，姚廣孝之佐成祖，身本緇衣，而得君行政，委底定之勳，宜以其術易天下矣，卒亦未敢擅一言於制治之書，俾有室有家者胥率彼天竺教，作六時梵誦也。子太守，當變舜在御，而乃使錦之民羣然以念佛爲業，肆然鳩工庀材而樹之堂，巍然峙都會之衝，煌然登諸通誌以昭示天下後世，爲蕭王佛姚所不爲，將何以無負嘉師而對揚天子之休命？至不矜於非義，而謬諸衆且久，則甚矣。子太守之飾也，聞之義州鄉俗，故重佛老及諸不經之神，有盤閭先生者，製祀外神文祝而悉焚之，

一時倉猝無或便焉者。夫義之民瘼矣，其俗亦非一日矣。暨聞不過一謝病鄉先生耳，非其有責也，非其有權也，乃毅然行之。而義州人無敢便焉者，豈有他歟？躬行以導之，積誠以勸之，担白洞遠以曉之，雖甚頑愚，無不可格之民也。子太守，保釐東郊，民之表也，誠破其飾而振其誣，何畏乎徒之繁而淫於俗者之深且久哉？若念錦土瘠涼，其材或可惜，則錦饗有遠右書院爲明樊介福直指所建，借其地而復之，集郡之俊秀實其中而課之，以白鹿洞之規條教俗育才，均有賴焉，其誰曰不宜？惟子太守勉旃！弗廢，默然而選，嗟乎！義，錦屬也，暨聞先生之子若孫，猶有存者，甯無聞之而齒冷！

關念佛堂說

東光方構前議未成稿，予適入衙，懷然詔予曰：「關異端，渾然素志也。念佛堂之設，最爲不潔，盡爲我關之。」予退，章此以進。

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也，惟務生人，其生人也，務厚人之所以生。故父子，人之相生也；君臣，兄弟，人之相生也；教之友恭，夫婦，人之從生者；教之義順，君臣，朋友，維人之生者；教之令共與信，恐人之未必克盡於教也，爲之立學校以宣行義，鳴鞀鐸以警道路，導之也；爲之法度，嚴諸王府律令，懸之象，示之也。入教者責於道，出教者刑於社，令民知所趨避也。聖人之於教，百執事以及州牧里正，職事

是以勸其戰，聖人亦以是上下其積；此二帝三王之治之所以隆而風俗之所以美，爲繼天立極之化也。降及秦漢，治雖不古，而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凡天下之爲生者，未之有改也。自漢明帝乃西迎以死，殺天下之妖鬼入我中國，其號曰佛，五蘊皆空，是死其心及諸臟腑也；以耳目口鼻爲賊，是死其身形也；萬象皆空，是並死山川草木禽魚也。推其道，易天下男僧女尼，人道盡息，天地何依？是並死世界宇宙也。舉擬古來十百聖人所以生天下之道，法盡夷滅之，舉千萬載生民所以相生從生，同生維生者，盡斬斷之；然人君迎之親王奉之，歷代風靡，寺菴遂遍天下。仁人君子望清涼臺，未嘗不痛心疾首也。然寺庵雖儼然立，僧尼雖公然行，而都鄙不寺不庵之地，閭閻不僧不尼之人，猶未有異名別號以倡邪說者。迨「紅巾」「白蓮」始自元明季世，焚香惑衆，種種異名，旋禁旋出，至今日若「皇天」若「九門」「十門」等會，莫可窮詰。家有不禿刹之寺庵，人成不削髮之僧尼，宅不奉無父無君之妖鬼者，鮮矣，口不誦無父無君之邪說者，鮮矣。風俗之壞，於此爲極！猶幸朝廷嚴擯，庵觀寺廟私度僧尼之禁，凌遲無生，老母屠夷新河妖人，煌煌顯律，凜凜王章，愚民猶有不辨邪正，不畏生死，相聚會佛者，仁人君子所以聽佛聲未嘗不痛心疾首，淫淫淚下也！噫！愚民何知？妄謂念佛可以致福免禍耳，殊不知禍者何？子孫昌，家業富之謂也；禍者何？絕子孫，無家業之謂也。彼佛者，有子孫事，有家業事，佛已

無福，念之其可以致福耶？佛已大禍，念之其可以免禍耶？况天地鬼神，昭昭在上，不可以僞言欺；苟不實踐忠孝篤行仁義，卽口稱忠臣孝子之名，日誦大仁大義之語，天地鬼神必且斬之福而降之禍。况口稱不忠不孝之非鬼，日誦晚仁殘義之邪言，天地鬼神其不益怒而加禍耶？以念佛求福，愚且妄矣；念佛已愚且妄，况聚爲羣社立之室堂，公然建之城市，聞之官長。其干法壞俗又何等耶？是又愚之愚，妄之妄者矣！今錦州府誌有云：念佛堂者，世未前聞；官吏非徒不之禁，而且顯登之記載，以長邪，汚典冊。奈何不知聖人生天下之教，而忍於助死天下之教也？仁人君子所以閱錦府祠祀記，未嘗不痛心疾首，淫淫淚下也！噫！

擬論錦屬更念佛堂

既呈前說，京兆遂出所議示予。予曰：「經世之文也！」然竊念議之闕之，不若直行文更之。遂草此進。

嗚呼！錦守天生蒼赤，愛賦恆性，絃爲五典，葢爲百善。順之吉，違之凶，矧其棄之，鮮不殄滅。越自東漢，皇天降割於我時夏，使西番妖法，入惑我黔首。五典咸墮，百善俱廢；忍絕天性，謬託慈悲，苦戾人情，妄稱極樂。沙門輩復敢恣爲幻瀾，創爲十王陰獄諸危醜，恐慄我赤子；謂呼乃佛號，立致種種福，立脫種種

嗚呼！惟德動天，非修善克允福，弗倖遂非改過克允禍，弗苟免舉口而致斯民，嗚呼！嗚呼！小人何知？惟君子心，繼反榮辱，終至不畏刑戮生死，是以呼佛成俗，敢營堂城市，罔知禁忌。嗚呼！錦守！小人何知？惟君子心思，小人何識？惟君子耳目。素迪不勤，素戒不飭，念復顯登之誌册，以冀邪俗。嗚呼！予茲懼上干天子降罰，傳譏於後世。嗚呼！錦守！易乃風俗是責，吾儕其罷堂中所有，更區額曰鄉約，所仰承天子制選，老成德望，朔望講誦，訓正斯民，無俾終惡。嗚呼！予聞茲士醫巫閻先生賀子欽，易諸佛刹爲書院，講朱考亭白鹿洞規，淑俗明季。當日士夫齊民，胥安從之，罔有異。矧予暨汝，實戶名位，孰與鄉先生反掌丕變，信無礙無俾。誌册比觀，取羞賀賢，勸旃錦守，易一時羞，作千古美。錦守勸旃！

新式
標點
朱舜水集

——許嘯天先生整理

這部集子一向在日本印行流傳到中國來還不多幾年中國學問傳到日本舜水是第一人日本有如今的一日實在是舜水教化成功的日本的智識階級受先生的感化最深這原是我們自己的國寶如今把他收回來自己享用讀了他的書人人能學着他忍苦力行這纔可以稱得是真正有力量的讀書人他是新回國來的人格修養書你們要和他見面嗎

精裝的——一冊——大洋八角

平裝的——一冊——大洋五角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
標點
顏習齋集

——許嘯天先生整理

這個集子是從顏李叢書裏整理出來的裏面有最精要的年譜言行錄四存編三種他是一個最重實驗學問的人是現在學界高談主義的一服對症藥他的教育方法極合於現代教育原理無論新舊學界的人讀了他的書可以振起精神不少梁啓超先生說「顏李學派和杜威所倡的實驗主義有許多相同之點」你們若不信請先看看他這一部集子

精裝的——一冊——大洋一元

平裝的——二冊——大洋七角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 標點 顧亭林集

——許嘯天先生整理

亭林先生做學問的工夫重考證求實際很可以給我們後進做一個模範他的日知錄是他畢生精力寄託所在梁啓超先生說「欲知亭林學術日知錄非看不可」這部本子便是從先生的日知錄裏整理出來的是我們做學問刻刻不可離開的書

精裝的——一册

大洋九角

平裝的——二册

大洋六角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 標點 王船山集

——許嘯天先生整理

船山先生的哲學思想別具隻眼他的史學也有獨到之處便是文學方面被他翻案的也很多船山遺書共有二百多册人人慕名而不能人人得讀如今我們把他裏面最於思想學術有關的思問錄俟解羅夢黃書四種整理出來讀了便可以知道先生學問的大概

精裝的——一册

大洋七角

平裝的——一册

大洋四角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
標點
王陽明集

——許嘯天先生整理

全書分王陽明從歷史年譜傳習錄語錄討論
集文章集六卷

王陽明先生一生的學問思想全在於此他的
思想能養成國民剛毅的氣節在如今民氣衰
弱的中國讀了他的書真好似服了一劑補藥
梁啓超先生說「我自己很得力於王學所以
極推尊他」這句話很可以表明這部集子的
價值如今我們拿他刪繁就要用新式標點整
理出來很可以幫助讀者省去一半腦力省去
一半工夫

精裝的——一冊——大洋一元一角
平裝的——二冊——大洋八角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
標點
黃梨洲集

——許嘯天先生整理

黃梨洲先生的明夷待訪錄和明儒學案兩書
想來諸君早已聞名了嗎這部集子便是把這
兩種書加過整理以後合印起來的待訪錄是
中國主張民權的第一部政書學案是以極忠
實的態度介紹先代學說中國學術史之開創
者不讀過學案的連一個起碼讀書人也算不
得但這部書卷數太多了怕不能夠普及如今
我們也拿他刪繁就要的整理出來拿他去讀
在時間上腦力上金融上多少總比較的經濟
些

精裝的——一冊——大洋一元
平裝的——二冊——大洋七角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標點 **戰國策**

許嘯天先生整理的

中國數千年的文化光明發源於戰國數千年的政治罪惡也發源於戰國我們既做了中國人對於這文化政治最熱鬧最複雜的戰國時代的實狀不可不盡心研究盡力探討這部戰國策是當時最忠實的報告書凡是讀書人固然都應該讀凡是中國人何嘗不應該讀不讀戰國策等古書他的學問太沒有根底了他做人太忘本了但是戰國策也不容易讀文字深奧句法古雅還有許多顛倒錯亂的地方須一一考證註解出來如今經許嘯天先生用了一番整理的工夫容易讀得多了這也是史學上文學上的第一部好書諸君不妨來試試看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標點 **西游記**

精裝的——二冊

大洋二元四角

平裝的——四冊

大洋一元八角

「西游記的中心故事雖然是玄奘的取經但是著者的想像力真不小他得了玄奘故事的暗示採取了金元戲劇的材料加上他自己的想像力居然造出一部大神話來這部書的結構在中國舊小說之中要算最精密的了」——這是胡適之先生評西游記的語「我們讀了西游記不覺提起了游歷的興趣辦事的經驗社會的教訓和心理的測驗在他文學自身上又得了結構嚴緊想像真確的好模範」——這是許嘯天先生評西游記的話因這兩先生的話你們也可以知道西游記的真價值了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
標點
說唐

精裝的——一冊

大洋一元六角

平裝的——二冊

大洋一元三角

改正完善可做歷史的國語教本又是提倡平等精神的書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
標點
岳傳

精裝的——二冊

大洋二元二角

平裝的——四冊

大洋一元六角

意大利有三傑中國有關岳在如今民氣不振的時候這部岳傳是我們青年要緊讀的你看他以平民而擔負國家大事處處尙義盡忠是愛國兒男的好模範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
左宗棠家書

全書——二册

大洋六角

左宗棠的道德文章和會國藩齊名他講學說
理更能切近人情這部家書是從左公家鄉得
來句句關合人心學術是青年修養的好讀本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古文
對照
新選古文讀本

許嘯天譯

全書——十四册

中紙大洋二元八角

洋紙大洋一元五角

如今是推翻古典主義的時代那深澀的古文
是不行了學生作文先要養氣這部古文由淺
入深專選古人行文暢達說理詳明寫情真隸
的文章來做學生作文的教本請許嘯天先生
選定句句用白話對照可以不用教師講解你
們要學寫實派的文學麼這便是好讀本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
標點 **官場現形記**

精裝的——二册

大洋三元

平裝的——四册

大洋二元四角

官原是人民的公僕清朝捐例一開便聚集了許多市僧無賴奸盜邪淫無奇不有這書用筆深刻人人活現紙上讀了再和民國的官場比較一比較是怎麼樣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
標點 **鏡花緣**

精裝的——一册

大洋一元六角

平裝的——二册

大洋一元三角

鏡花緣這部書是反男權的宣言書他把女子所受精神上身體上的痛苦一一加之男子身上都要叫男子去一一領受這雖是他的寓言雖也有過火的地方但他是忠實的報告我們須虛心靜氣的去讀他從這裏面看出他對於女子貞操女子教育女子政權的見解爲我們討論婦女問題的一助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言文對照
我大修正
附錄改正

聊齋誌異

許嘯天先生作品

平裝 二卷 三元二角
六卷 二元六角

書文對照的 原文上有一句白話文上也有一句好似有一位先生在旁邊講解一篇一篇看下去這書裏的好處統統得到了 分類精透的 專選情節曲折篇幅長的分派鬼人神物五類 清爽又整齊歡喜看說狐狸的可以單看狐異類多少自由便利

註釋古真的 聊齋誌異的編者是多用古典文學的精神便是善用古典如今把這書上的古典另外提出用白話解釋明白也可以從白話文裏得到舊文學的好處 加新式標點 既譯白話不可不用新式標點來表現他的狀態況且聊齋誌異美備寫景十分細膩更加要用新式標點來幫助他叫一一看便當這新文學就本著也可以當舊文學就本著也可以當這新書看也可以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 名 言 大 辭 典

許嘯天譯註并增補

從來說的一語值千金名人的名言真是一語千金我們一世的經驗一生的學問往往不敢名人的一言許嘯天先生盡數年的心力搜集中外古今名人的言論短簡有味外國名言并附原文共得數萬句實學生修養的好書行文引證的寶庫全用新式標點分個人家庭社會國家四大類每類又分十餘目檢查極便現已付印出版在即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
標點
全唐演義

用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改正完善可做歷史的國語教本又是
提倡平等精神的書」

全書五百餘頁

精裝的——一册

大洋一元六角

平裝的——二册

大洋一元三角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
標點
儒林外史

許嘯天先生句讀并序

用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小說的效用第一在寫實儒林外史爲中國
社會小說中寫實派的第一枝筆，讀了可得
文學的利益情感的效力是國語教科書的
第一善本

全書六百餘頁

精裝的——一册

大洋一元六角

平裝的——二册

大洋一元三角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這書裏……情是別家故事本自有幾種人的關係
；也是自有歷史以來的強盜劫掠這百姓痛苦史了！
……然而主人編著，覺得小國難處。……」

這書何，是許嘯天先生三國畫長序裏的話。你
們要知三國時候曹操劫寨財產盡失槍散
主人的實況，不可不讀三國志；你們要知道這
去病現在一般強盜的……實況，辦法不可不讀
三國志。

新式三國志

許嘯天白讀并序

用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精裝的——兩册——大洋二元六角
平裝的——四册——大洋二元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神傳封神

神怪小說寄託極深外國說部中如天方夜談
等中國神怪小說長篇的算是神傳西游記
兩書封神傳是鼓吹革命的文章以皇權無限
假假託許多神怪看了很有趣味也很有深意

精裝的——二册

大洋二元四角

平裝的——四册

大洋一元八角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標點
一百回的紅樓夢

許嘯天則改句讀并序

新式標點分段的；

刪節改正一百回的。

有許嘯天先生的長序：

「……一百二十回的紅樓夢，在文學點論理點上，都有刪改錯構補正事實的必要；使他在文學上，信定完善的席位，教育上顯出感化的技能。……」

精裝的

三冊——大洋三元八角

平裝的

六冊——大洋二元八角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我們要研究適合於現代的文字，

假不能辦不研究過去的文字；

過去的文字，都能夠代表一個時代的精神

在小說中註法顯明！……

新式標點
今古奇觀

許嘯天則請者序

這一部書，代表時代精神的地方很多，

是四五百年前創造的白話短篇小說。

精裝的一冊——大洋一元二角

平裝的兩冊——大洋九角

卷頭有許嘯天先生的序；統篇用新式標點，分段的。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標點
分類精選
曾國藩書札類鈔

分學問事理家政軍事四類

人無論新舊以修養人格爲第一要義

曾國藩的言論是最注重修養人格的

許嘯天先生序文裏說「我們現在中了思想的毒獸得利害我們還不如揀那平易的方法做些修養人格的實驗工夫罷」這部書札類鈔是從曾國藩全集裏精心揀選出來上面的言論句句可以實驗的

精裝的——一冊

大洋一元一角

平裝的——二冊

大洋八角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標點
隋唐

這部書一方面能寫出隋煬唐明兩個皇帝的荒淫能給人民以反對帝制的暗示一方面也能寫出帝王的不自由連戀愛也不自由能覺悟多少帝王的迷夢

精裝的——二冊

大洋二元四角

平裝的——四冊

大洋一元八角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
標點
列國志

許肅天白曉秀序

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他是依據正史作材料的讀了可以明白軍
閔禍國帝皇誤國的實狀爲後世的好教訓
又可以明瞭周秦學術的派別

卷頭有許肅天先生的序文：

精裝的——二冊

大洋三元

平裝的——四冊

大洋二元四角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
標點
兒女英雄

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提倡女子尙武精神又是在
舊式婚姻中得獲神補的
社會小說

卷頭有許肅天先生的序文：

精裝的——二冊

大洋二元六角

平裝的——四冊

大洋二元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中華民國十五年二月出版

顏習齋集

定價 精裝的 二册 大洋一元
平裝的 二册 大洋七角



整理者 許 嘯 天
校閱者 胡 翼 雲
發行者 沈 繼 先
代印者 中國印刷廠

總發行所 上海 羣 學 社
四馬路 中市
分發行所 北京 佩文齋書莊及外埠各大書莊
自強書局

